

On The Way to a Smile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官方小说



On The Way to a Smile

《最终幻想VII 再临之子》官方小说

[日]野岛一成 著
夜蓝、清雨 译

目录

Contents

丁塞尔篇……003

生命之流 黑 1……036

蒂珐篇……037

生命之流 白 1……058

巴瑞特篇……059

生命之流 黑 2……079

那那岐篇……080

生命之流 白 2……107

尤菲篇……108

生命之流 黑 3……137

神罗篇……139

生命之流 白 3……193

星之彼端的少女……194

丁 On the Way to a Smile

塞尔篇

最终幻想VII

从很久以前开始，米德加便显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一个是建造在那利用支柱高高耸立于天空的钢盘上的上层都市，另一个则是终日不见阳光，混乱却充满生机的地面贫民窟。

繁荣之光傲然在上，贫困之影笼罩下方。

这是神罗公司人为制造出来的结果。而在那时，人们都以为这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铁则……

四年前，当星球深处的生命之泉吞噬一切时，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座钢铁都市已经走到了它的最后一天。市民们本想力所能及地抓起他们的财物逃离此地，但最终他们还是无法抛弃这座都市。而之所以会如此，大概是由于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了他们心中繁荣昌盛的象征吧。他们认为只要临近这个象征，就可以重建当年的辉煌，所以不久之后，边缘城就在米德加的附近建立起来了。

边缘城的主干道起始于三号街和四号街边界，一直往东延伸，而城区则是沿着主干道逐渐向南北两向扩展的，从远处看去非常壮观。这座城市绝大多数建筑的材料来源都是从米德加废墟中挖掘出的废料，因此街道上四处都弥漫着钢铁的气息。

约翰尼在边缘城的主干道上开了一家咖啡店。店里的设施十分简陋，只有几套桌椅而已，而那张位于空地上的柜台则是他制作小点心的地方。咖啡店的名字是“约翰尼的天堂”，这是约翰尼从另一所咖啡店——曾坐落在米德加七号街的“第七天堂”那里得来的灵感。一方面是希望自己的生意也能像后者那样成功，另一个理由则是——第七天堂的店主蒂法正是约翰尼心仪的女子。

当原“第七天堂”随着七号街一起崩塌几个月后，蒂法在边缘城开了一家新店，名字也是“第七天堂”。那时无数人对前途感到困惑迷茫，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何方，约翰尼也是如此。不过没过多久，蒂法那乐天派的生活态度就唤回了他的希望，而从那时开始，这个年轻的女子也成为了他心中仰慕及爱慕的对象。

“我也想像蒂法那样生活，但是……该从何处着手呢？对了！

我要做生意，做能给迷惘者带来希望的生意！”于是，“约翰尼的天堂”便应运而生了。每当有客人进来喝上几杯的时候，他总是会向他们讲述自己获得重生的故事，一般来说这些顾客都会出于好奇心前往光顾新“第七天堂”，以便亲眼目睹那位了不起的蒂珐是位怎样的姑娘，而在那之后，他们便转而成为了那里的常客。不过在约翰尼注意到这一点之前，他总是把时间花在等待上，殷切盼望着能向新顾客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充满爱与希望的故事。

“有客人来了。”他想着。不过，出现在店门口的只是一个小孩而已。“独自来这里的孩子还真是稀罕呢……哦，是丁塞尔啊。”

这个孩子总能得到约翰尼最好的招待，比如现在，约翰尼就在主动为他开门，这是因为，丁塞尔正是约翰尼的偶像蒂珐的家人。

“欢迎光临，丁塞尔。”约翰尼低下头，深深地鞠了一躬。不过丁塞尔只是瞥了他一眼，就走到离柜台最远的桌子前。

“来吧，坐到这边来！”约翰尼邀请道，但丁塞尔却摇了摇头。

“不必了，我在这里等人。”

等人？这小鬼是在约会吗？哈哈，别为此烦恼，大哥哥会帮你的。他看了丁塞尔一眼。在服务时约翰尼总喜欢帮人分忧解愁，尤其是对这样一位VIP顾客更会下足功夫。

“是约会吗？加油哦。”

“给我咖啡。”

丁塞尔扭开脸，好像对他这种殷勤的态度感到有些厌烦。

无视我？哈！我知道了，这孩子一定是害羞了。

“如果感到烦恼的话喊我一声就行了。我知道许多可以和你谈论的有趣故事哦，要不然我现在就讲给你一两个吧，如果你……”

这时，丁塞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他生气了？约翰尼困惑地凝视着丁塞尔。不过，男孩的目光却越过他锁定了咖啡店的门口，而站在那里的，则是一个穿着朴素的男子。

“欢迎光临，”约翰尼边致意边向这位新顾客打量过去，而结

果则令他大感意外。

男子的名字是雷文，旧神罗公司的主管之一，现在则是WRO（世界恢复组织）的主管。

“还是第一次在这附近见到他呢……”约翰尼想着，“正规军们是怎么说他来着？对了，‘他去到哪里，哪里就有死亡的气息’……这样的家伙到我店里来干什么？”

雷文向丁塞尔的方向走去，同时谨慎地四处张望着，这似乎是他的习惯。当来到桌前时，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

约翰尼突然明白了（至少他这么认为），这一定是WRO的童子军运动！雷文打算引诱可怜的丁塞尔加入他们的军队。

我必须阻止这件事发生！他这样想。如果我任由这样的事在我的咖啡店发生，蒂珐就再也不会看我一眼了。

想到这里，他怒火满盈地瞪了雷文一眼，但脸上转即便换回了平静的表情。

“给我来杯咖啡好吗？”雷文没有回头，平静地说道。

“好的先生，就来！”约翰尼连忙小跑回柜台，并一直悄悄关注着事态的进展。

这家伙真是个强大的对手。

他心想。

丁塞尔似乎已经呆住了，甚至忘了给坐在自己面前的人打声招呼。的确，眼前的景象让他极为惊讶，他明白对方派来的人肯定不寻常，可他怎么也没想到雷文这位WRO的高层主管竟会亲自来见他。

“坐下吧。”

雷文的声音将愣神的丁塞尔拉回了现实中，虽然丁塞尔还有些犹豫，但在雷文的坚持下还是坐了下来。

“好吧，丁塞尔。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开门见山。”他压低了声音。“我必须提前警告你，对于已经进行了改制的我们来说，现在并不怎么欢迎任何新人的加入。如果你真希望参与重建工作，那就意味着你会接触到区域主管，因为现在的WRO和军队没

什么两样。”

“我明白，先生。我知道这件事的危险性。”

“就这样……？好吧，那我们开始。首先说说你的经历吧。”

“经历？可是……先生，我才十岁。”

“我知道。那就意味着你有整整十年的人生经历了，不是吗？”

＊ ＊

丁塞尔是神罗公司第三业务部的雇员亚伯的独生子，而他的母亲克萝伊则是位贤淑能干的家庭主妇。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七号街钢盘的神罗公司职员住宅区里。对于出生在当地农村一个贫困家庭的亚伯来说，能让全家住在米德加上层已经足以令他感到心满意足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目标——住到为经营主管们保留的五号街住宅区就是他新的努力方向。就在丁塞尔7岁生日前不久，亚伯被提升为了区域主管，这让他们家获得了住在五号街的资格。一听到这个消息，克萝伊和丁塞尔就立即准备了一场派对，可以想像，当一家之主回家后受到美丽彩带和美味饭菜的欢迎时会多么高兴。

在这次愉快的晚餐中，丁塞尔总是被父亲讲述过去生活时穿插的小笑话逗得哈哈大笑。

“能以我的儿子这个身分出生，你应该感到庆幸，丁塞尔。如果你生在贫民窟的话可吃不到鸡肉，只能拿老鼠来充饥了。”

“没有鸡肉？”

“就算有他们也买不起啊，所以只好用长矛抓住老鼠来当晚餐，就是那种脏兮兮的灰老鼠。”

“唔……真恶心……”

“那么……这个尝起来如何？”亚伯边问边向克萝伊使了个眼色。

“嗯哼——丁塞尔？”克萝伊指着丁塞尔的盘子问。丁塞尔顿时紧张起来，他看了看自己的盘子，又向父母望去，而他的父亲正低着头努力掩饰嘴边的笑意。

“如果失去笑容的话，人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母亲的口头禅这时出现在了丁塞尔的脑海中。

他们在吓唬我。他想。

“我才不会上当呢！”

“很有趣的父母嘛。”雷文点了点头，说。

“他们总喜欢和旁人开玩笑，就算对象是我，我也不会对此生气。”丁塞尔回答。

“唔，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从我懂事时起，贫民窟的人就不是靠老鼠养活自己的。你要知道，当时贫民窟的老鼠根本就不能……”

“我明白，先生。我很清楚那里的生活。”

“好，继续吧。之后发生了些什么？”

“……一言难尽，先生。”

当亚伯打来电话时，丁塞尔正在看家。

“你妈妈在家吗？”父亲问。

“她出去买东西了。”

“叫她回来后马上给我打电话。唉，算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亚伯挂断了电话，但他声音里透着的那种慌张的情绪却让丁塞尔心神不安。不过，对此无能为力的他也只能老老实实地看电视等妈妈回来。

此时，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号街魔晃炉被一群自称“雪崩”的恐怖分子炸毁的新闻。

就是因为这个才让爸爸最近那么忙碌的吗？他想。这是爸爸这段时间总是生气的理由吗？还好不是因为我和妈妈……

又过了将近一个小时，总算有人回来了。不过，进门的却是亚伯。

“你妈妈呢？”他问丁塞尔。

“还没回来呢。”

“糟糕！看来我们只好去找她了。”话没说完，亚伯便大步走出家门，向购物区的方向跑去，丁塞尔也急忙跟了上去。没过多久，他们便看到了正微笑着与小贩聊天的克萝伊。

亚伯让丁塞尔等在原地，走到小贩店前一言不发地拉起克萝伊的手，然后把她拖到丁塞尔跟前。

“放开我！”听到妈妈大声抗议的声音后，丁塞尔的心开始怦怦地跳个不停。

“你在干什么，亚伯？”克萝伊仍在挣扎，既生气又感到迷惑不解。

亚伯谨慎地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道：“七号街快要完蛋了。我们必须马上搬家到五号街，那里有公司分给我的新房子。”

“完蛋？”

“那群炸掉魔晃炉的家伙，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七号街。”

丁塞尔死死盯着父母的脸，但让他失望的是，这次没有人在窃笑。

“……这次不是玩笑吗？”他深吸了口气，紧紧抓住了父母的手，“那我们快走吧！”

可是，他的父母并没有动。

“我们怎么能就这样独自逃走？”克萝伊说，“必须去提醒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

“没有时间了，克萝伊。而且这是公司的最高机密，我将它告诉你已经违反了规定，尤其是在我刚晋升了之后……”

克萝伊摇了摇头，将身体转向了丁塞尔。

“和爸爸先走吧，宝贝。我一会儿就会赶上你们，别担心。”离开前，她紧紧地握了握儿子的手。

“克萝伊——！”亚伯急忙追了上去，但没跑多远就停了下来。看着父亲悲伤的神情，丁塞尔心中充满了恐惧。他也很想追上妈妈，但他非常清楚自己帮不上任何忙，只会成为她的拖累而已。

“……丁塞尔，我们去五号街吧。”

“不，应该和妈妈一起去！”

“你妈妈不会有事的，她毕竟是这个家的宝贝。”这时，他的目光忽然越过了丁塞尔，投向了六、七号街的交界处。一个高大的人正走向这边，身后拖着个看起来很重的箱子。当听到亚伯在叫自己的名字后，那个男子马上就疾步向这边走了过来。

“你怎么还在这里，先生？”那人有些惊讶，“塔克斯已经开始行动了，炸弹过不了多久就会被安装好，我的同事们也将要运走的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

小时候丁塞尔就听父亲提到过神罗公司的组织架构，塔克斯正是替公司干那些见不得人的脏活的机构。可那人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塔克斯安装炸弹？那不应该是雪崩的人干的吗？

丁塞尔低头望着地面，努力想要理清事情的头绪。当发现父亲正在看着自己时，他抬起了头来。

“你能把我儿子带到五号街吗？”亚伯看着自己的儿子，对男人说道。“我还有些事要做。”

“不要！”丁塞尔大喊了起来。

“我去把妈妈找回来，你和雅克汉姆叔叔先走吧。”

“来吧，我带你去那里。”被称为雅克汉姆的男人向丁塞尔伸出了手。

“向我保证你会安全地把他带过去，雅克汉姆。”亚伯说。

“没问题，部长先生。”

“五号街，社员住宅区三十八号。这是钥匙，我把它交给我儿子了。”他从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硬塞进了丁塞尔手里。

“爸爸……”

“新家有台我刚买的宽屏大电视，到了那里就先看电视吧，我和妈妈一会儿就会来陪你的。”

亚伯用力抚摸了几把儿子的头发，而后将其推给了雅克汉姆，扭头向七号街跑去。丁塞尔踉跄了几步，跌倒在雅克汉姆怀里。

“来，孩子，我们走吧。”男子友善地说道，“很高兴认识你，丁塞尔。我叫雅克汉姆，是你父亲的下属。”

丁塞尔努力想要扭动身体挣脱雅克汉姆去追上父亲，但他最终

还是没能做到这一点。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父亲把你交给我了，我必须完成他的指示。不管怎样，先跟我去五号街吧，之后你想怎样我都不会管的，如何？”

众多毫无二致的房子横纵排列在居民区内，丁塞尔的新家也在其中。

除了亚伯说的那台电视机外，新居里什么都没有。雅克汉姆拆开电视的包装将线接好，然后打开了它。电视里仍然在报导被炸毁的一号魔晃炉，不过丁塞尔想知道的是雅克汉姆什么时候才会离开这里。

“我饿了。”

“好，我去给你买点吃的。”

就在雅克汉姆说完这句话的同时，整个房子忽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吱嘎的响声从四面八方传入丁塞尔的耳中。雅克汉姆急忙打开了门，钢铁摩擦时发出的那种尖利刺耳的声音刹那间充斥了整间房屋。

“待在这里别走开。”抛下这句话后，雅克汉姆离开了房间。丁塞尔刚要跟上去，电视里的声音令他停下了脚步。

“插播一条新闻！”街道崩塌的场景出现在屏幕上，没过多久丁塞尔就意识到了灾难发生的地点——七号街，几小时前他所在的地方。

“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七号街的现状。”

什么都没了，七号街完全毁掉了。

当意识到这点后，

丁塞尔飞也似的冲出了房子。整个五号街已经陷入了一片恐慌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四散逃命的人们，他们都认为五号街将是那帮人的下一个目标。丁塞尔在逆向的人海中拼命地奔跑着，自己都不知道跑了多久。来到第六区边界时，他已经累得有些喘不过气来了。士兵们在此处架起了防护栏，丁塞尔奋力紧靠在匆忙搭建的围栏上向七号

街的方向望去，可是映入他眼中的却只是空空荡荡的一片，仿佛那一切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一样。从六号街这边看去，他看到的只有八号街模模糊糊的轮廓而已。

七号街，已经没了。

“喂，当心点！”士兵的喊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你住在哪儿？”

丁塞尔默默地指向了空空如也的远方。

“是吗……真遗憾。”士兵的语气变得和缓了许多。

“你的父母呢？”

当看到丁塞尔再次指向同一个地方时，士兵长叹了一口气。

“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雪崩那群混蛋干的好事。等你长大之后再为父母报仇吧……”他拍了拍丁塞尔的肩膀，轻轻将他向六号街的方向推了过去。

丁塞尔失魂落魄地随着人群慢慢挪动着脚步，脑海中一片空白。周围嘈杂慌乱的声音以及人们争相逃命的身影在他眼前和脑中毫无阻碍地穿流而过，就如同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中似的。

接下来我要去哪里？

爸爸……这里安全吗？

妈妈！

该死的雪崩，我绝不会放过你们！

神罗公司现在在做什么？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

惊慌失措的叫喊声逐渐消逝，但丁塞尔脑海中那个孩子哀怨的声音却始终没有停止。当他停下脚步时才终于明白，一直徘徊在自己脑海中的那个声音正是来源于自己。

意识到这一点后，泪水不可抑制地自他脸颊悄然滑落……

“是神罗干的吗？”

“没错。”雷文挪开了视线，努力将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下来。“如果你恨我的话，不管怎样对我都可以。”

丁塞尔摇了摇头。

等丁塞尔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了，他发现自己身处于五号街的新家中，并躺在一张昨天还不存在的床垫上。在他身旁放着一个圆面包，以及一张便条。

“我要去上班了，不过会经常来看你的。千万记住别离开家太远，这几天所有人的心情都是糟糕透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事。另外，将你这个胖小子找到并背回来还真不容易啊……PS:床垫是我从邻居家借的，一定要记得还！”

雅克汉姆

电视上依然在地反复播放着七号街崩塌的片段，而神罗公司也一再试图让公众相信米德加是安全的。他完全搞不懂，他的父母都已经不在了，那些人怎么能说出“安全”两字？

也许真的有人在幸福地生活着吧……但我绝对不在其中。

他将面包强行向口中放去，可每次都忍不住又吐了出来。怒火终于不可抑制地爆发了出来，他用尽全力将面包砸向了电视，而后飞奔出了门外。

外面一片寂静。他凝视着矗立在米德加中心的神罗大厦，突然想到爸爸是不是带着妈妈一同逃到那里去了。

大厦中的职员们一定都忙得不可开交，但这里是神罗的住宅区，也许有人会认识爸爸，知道爸爸的下落。虽然丁塞尔很不习惯与陌生的大人交谈，但他还是决定努力去打听一下。

他来到右边邻居的门口按响了门铃，但却没人回应，当他试着开门时才发现门并没上锁。

“抱歉打扰了。”他在门口等了好一阵都没有回应。床垫应该是雅克汉姆从这家借来的，不过在对方不在的情况下取走不是和小偷没什么区别吗？只有这样……才能生存下去吗……

左边的房子、街对面的房子、后边的房子，但每家每户都没有

人在，即使是比较远地方的房子也是如此。许多家房门上都贴有一张写有联系地址的便条，标明自己已经出外避难去了。

谁都不在这里了。爸爸妈妈也不可能在公司那边，不然的话，他们肯定会回到这里的。就算爸爸回不来，妈妈也应该会过来找我的……

希望的火苗完全被浇灭了，丁塞尔就这样默默地走啊走啊，不知走了多久才发现，自己已经完全迷路了。当意识到这一点时，泪水又一次模糊了他的视线，但不是因为悲伤，更多的是出于愤怒。

他停下脚步想在路边坐下，但屁股在着地前却碰到了某样硬硬的东西。

那是一个神罗飞空艇的小模型，不知道是哪个孩子丢在这里的。

丁塞尔捡起飞艇，用尽全力将它扔了出去。

“我讨厌你们所有人！”

玻璃破碎的声音回荡在住宅街上，紧接而至的则是一个妇女恼火的质问声。

“谁？！哪个家伙干的好事！”

在丁塞尔还没回过神来时，一个老婆婆就从他正前方的房子中推门走了出来。说是老婆婆，但女子其实并没那么老，只不过丁塞尔不善于从外表判断女性的实际年龄而已。

“你干的？”那个老婆婆摇了摇手中的飞空艇模型，问道。

丁塞尔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说，为什么……”老婆婆刚想责问，但话刚说到一半就重新咽回了嗓子眼里。

“你在哭吗？”

丁塞尔摇头否认想否认这一点，但泪水却不可抑制地从脸庞滑落。

“你家在哪里？”

这时丁塞尔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这让他更加无法控制自己的泪水了。

“不管怎样，先进来吧。”

露维太太的家与丁塞尔刚才的“家”截然不同，洋溢着浓厚的家居氛围。花形纹样的墙纸贴满了墙壁，地毯和沙发上用的也是一样的图案。尽管并非真正的花朵，但却让房间里充满了温馨亲切的气息。

丁塞尔忐忑不安地坐在沙发上望着露维太太，后者正在将碎玻璃收拾到胶袋中。

“等我儿子回来后再换玻璃吧，现在这样就可以了。”

“露维太太，真对不起……”

“要不是现在是非常时期的话，我早就拎住你的脖子把你拖到父母跟前，然后质问他们是怎么管教你的了。”

“我的爸爸和妈妈都……”

“难道他们抛下你自己跑了不成！？”

“他们当时在七号街。”

露维太太的动作停住了。几秒钟后，她放下手中的活，坐到丁塞尔身旁，将这个在低声哭泣的孩子紧紧抱在了怀里。

当丁塞尔的情绪稍稍缓和了些后，露维太太带着他离开了房间。

“去找你的家吧。”她这样说。

在路上，露维一直牵着丁塞尔的手。丁塞尔一向很反感这样，早在六岁时他就不愿意让父母拉着自己的手走路了，因为他觉得那样实在是有够傻。不过，如今的他却觉得露维太太的手是如此的温暖。

这里的居民中，神罗的职员需要整日整夜待在公司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而他们的家属则暂时撤到了朱农区或者阳光海岸避难。露维太太告诉丁塞尔，她之所以留下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一个人，所以还是觉得待在家里比较好。

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找到了丁塞尔的家。

“非常感谢您。还有，窗玻璃……实在是对不起……”

露维默默地点了点头。丁塞尔走到门口，但却没有进去，而是

在门外向屋内望了几眼。

“……唉，不要自己住在这里了。”露维太太摸了摸他的头发，柔声说道，“去我家吧。”

就这样，丁塞尔开始了在露维太太家的生活。

在一号魔晃炉被炸掉时，露维曾认为局势将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储备了许多食物，而结果就是罐头食品已经堆满了后院的储藏室。

“有备无患，听过这句话吗？”

她是这样对家中的新客人解释的。

打扫房间、做饭、缝纫……每天露维都显得很忙碌。除了缝纫外，丁塞尔都可以帮上点儿忙。他们在睡觉前总会先读些书。露维太太喜欢读些既厚又难看懂的书，当丁塞尔问道这些书是否有趣时，得到的回答是“一点也不”。

露维告诉丁塞尔，这些书是她儿子的。她觉得这些书会有助于自己了解儿子的工作，所以就反复读了它们超过五年。

“至少它有助于让你早点睡着。”露维太太微笑着说。

露维太太借给了丁塞尔一本怪物图鉴，这是她儿子在丁塞尔这个年纪时读的书。她认为这本书比较适合丁塞尔看，将来也比较有用。书中对于许多怪物的说明都是：“如果你遇到这头怪物的话就尽快躲开，并向大人求救。”

如果现在碰到一头怪物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向露维太太求救吧。丁塞尔想。不过露维太太怎么看都不像是个能与怪物战斗的人，所以还是我来吧。我也不清楚自己行不行，不过大概不太可能打赢吧。

我真是没用啊，不然的话，爸爸妈妈也不会……

这时，愈加强烈的阳光已经让丁塞尔出了一身的汗。

“这鬼天气……”雷文对约翰尼说，“拿两杯水来好吗？”

丁塞尔掏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花纹很漂亮，像是女孩子用的。”

“确实呢。”他凝视着手帕，轻轻点了点头。

当那天早上他刚醒过来时，露维太太就将一件衬衫递到了他面前。

“穿上吧，这是我专门为你做的，不过布料只有这种样式的。”

在白色的衬衫上印着许多粉红色的小花，就如同是被风吹在雪地上的樱花瓣一样。要是在以前，丁塞尔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穿这种衣服，但现在他很高兴地穿上了它。

“布料还剩了些，所以我就做了这些。拿着吧。”她拿出了几块与衬衫相同花纹的手帕，看样子布料剩下的应该不少，因为手帕有好几块。丁塞尔挑了一块，折好放进裤子的后袋里。

“接下来……”笑容渐渐从露维太太的脸上消失了，“该怎么说好呢……”

丁塞尔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脑海中浮现出了对于他来说最可怕的话语——“你走吧。”

不会的……她不会这样说的。丁塞尔这样想着，身体因紧张而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去外边走走好吗？”

露维太太说完这句话后，没等丁塞尔回答就通过厨房门走到了后花园。丁塞尔犹豫了一下，然后也跟了上去。他跨过堆起的泥土走到露维太太身旁，后者正抬头凝视着天空。

丁塞尔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在本应由蓝与白组成的天空中有一块隐隐浮现的黑影。不知怎的，这幕景象让他感到非常不安。

真不吉利。他想。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别人叫它‘陨石’。人们说它将会撞上这个星球，然后一切就都完了。”

露维太太从储藏室拿出两个罐头，将其中一个递给了丁塞尔。

“那样的话，我准备这些东西岂不是白花时间了，真是

的……”

那一天，露维太太既没有没有打扫房间也没有缝纫，只是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像是在想什么事情。

她曾有好几次像想到了些什么而拿起电话，但看样子始终没人接听。

大概是打给她儿子的吧。丁塞尔想。

丁塞尔将房间内外都打扫了一遍，看着这整洁干净的景象，他完全无法想像当陨石坠下时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本想问露维太太一件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可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当天近黄昏时，露维太太似乎已经平静了下来，重新开始了打扫工作，还一边打扫一边埋怨着。

“丁塞尔，这样打扫完全不行啊。真是的，一直以来你都是怎么做的啊？”

丁塞尔很高兴，因为这才是露维太太一贯的语气。

入夜时，他们一如既往地坐在沙发上一起看书。

“丁塞尔啊，我会一直留在这里直到最后的。如果世界末日真的将要来临的话，那去哪里都没什么分别。不过，你呢？”露维太太盯着书本，问道，“你想去什么地方吗？如果有的话，家里无论是食物还是什么东西你都可以随意带走。虽然你还是个孩子，但你有权利选择自己最后想去的场所。”

当听完露维太太的话后，丁塞尔考虑了片刻。之后，他怯生生地说出了一直以来想问的那个问题。

“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露维太太将目光从书本移向了丁塞尔，渐渐地，笑容浮现在了她的脸上。

在那之后，他们的生活与以往也没有任何改变，只不过清洁外面的工作转交给了丁塞尔负责。当他在外面清扫时，能清楚地看到神罗公司新开始的建筑工程。一座巨型加农炮架在了屋顶上，似乎神罗想凭借这个来击毁陨石。

他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露维太太，不过后者只是伤心地摇了摇

头。

“我总觉得那家公司有哪里不对劲。”

结果那座大炮只是发射了一次就坏了，神罗大厦也遭到了一只丁塞尔从没见过的怪物的袭击而被彻底摧毁。丁塞尔对那只怪兽究竟属于哪一类感到很好奇，因为怪物图鉴中从没提到过这么强大的家伙。不过他没问露维太太就是了。每天他都能清楚地感觉到陨石正在向这个星球步步逼近，世界各地此时已经变得一片混乱。不过，丁塞尔的生活依然平静而没有任何改变。

有时候，想要再见父母一面的梦想会让他哭出声来，这时露维太太就会将他紧紧抱在怀里，直到他冷静下来。

只要与露维太太一起睡就会让他的心情变得格外平静，甚至不太关心末日何时来临。

可是，夺去他这种平静的并非陨石，而是那愤怒的白色洪流。

一方面，星星体内的生命之流是摧毁陨石的惟一力量；但在另一方面，那种浓密的生命力量也同样能够令人类陷入绝望。

然后，命中注定的那一天来了。

那天晚上，丁塞尔和露维太太正躺在床上，但他们还没睡着就听到了外面呼啸而来的风声。准确地说，那并不是风，因为没有任何暴风的声音及力量会如此强烈。没过多久，整个房子已经开始了剧烈的震动。

终于来了……真希望能快点结束。丁塞尔这样想着。

可是，随着时间流逝，震动反而变得越发强烈。声音时而消失，时而如同列车从他身旁呼啸而过。丁塞尔被露维太太紧紧抱在怀中，他拼命捂住耳朵想要阻止那恐怖的声音传入耳中，但当五分钟过去后还没有任何好转时，他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

“露维太太，我好害怕……”

露维太太下床想要开灯，而就在那一刻，布满花纹的窗帘被映成了纯白色，白色的光芒笼罩了整个房间。

“躲到被子里面！”露维太太大声喊道，而后冲出了卧室。震动愈加强烈，衣橱上的假花都摔落到了地上。丁塞尔从床上跳了起

来，飞也似的向着露维太太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

露维太太此时正盯着客厅那扇当初丁塞尔打破的窗户，那些封在上面的胶带膨胀得随时都回崩裂开来。露维太太跑到窗前，用双手按住了胶带。

“丁塞尔，回去！”

当发现跟来的丁塞尔后，她大声喊道。

丁塞尔浑身不住地发抖，完全无法挪动一步。就好像脚被钉在了地板上一样。

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把窗户打破的话，一切都不会……

露维太太离开窗户冲到了丁塞尔面前，一把抱住他将他推回到卧室中。

而就在那一瞬间，胶带破了。

眩目的光芒潮水般汹涌而至，露维太太使劲地关上了卧室的门，而后为眼前发生的这幕骇人景象失声惊叫起来。

“露维太太！”丁塞尔拼命敲着门，想要将门推开。

“住手！丁塞尔！”

“可是——！”丁塞尔没有停手，依然奋力拉着门把手。

露维太太背对着门框，手脚分开顶着门板，想要阻止丁塞尔出来。

“把门关紧！”

话声刚落，透过门缝，丁塞尔看到了他永远都不会能忘记的一幕。

无数条光流穿透了露维太太的身体，在墙壁与地板之间不停反射。而另一些光则如同蛇一样在房间里肆意扭动着自己的身躯。

怪物图鉴中根本就没有记录过这样的东西。逃跑？向大人求救？不对，我才是应该为这个家而战的那个人啊！

“露维太太——！”就在丁塞尔狂喊出声的那一刻，光蛇直直击中了露维太太的身体，她那痛苦的呻吟声也刺入了丁塞尔的耳中。

变为细绳状的光线从露维太太和墙上的缝隙中侵入了卧室，丁塞尔被光线弹得向后飞了出去，直直落在了地板上。

而在失去意识之前最后映入他视线的，是露维太太倒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身影。

我不清楚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只知道当我清醒过来时房子里变得一片混乱，露维太太倒在地板上，看上去非常虚弱。当听到我的呼唤声时，她微微睁开了眼睛。

“你没事就好了……”

虽然她的声音很微弱，但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孩子，把手伸过来好吗？”

我照做了。她轻轻握住我的手，力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儿子的手太大，我早就不能像过去一样将它紧紧握在手心里了。能像这样握住你的手，感觉真好啊……”她的脸上挤出了一丝笑容，“外面怎么样了？已经到早上了吗？不会像这里一样乱糟糟的吧？”

丁塞尔垂着头继续讲述自己的经历，而雷文则闭着眼睛继续倾听。

丁塞尔来到屋子外面后，忍不住转身向露维太太的家望去。窗框上的玻璃全碎了，而向四周望去，其他家的情况也是如此，有些房子甚至连屋顶都消失无踪了。墙壁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窟窿。

即使我没打破玻璃，结果还是一样的。他想。反正最后它也会碎掉，一切都不会改变。

但在一秒钟后，他就对自己刚才的念头感到极为生气。

在那么可怕的情况下，露维太太还不顾安危地保护我，可我还想假装这一切与我无关？

他回到房子里，露维太太依然躺在原处，但却一动不动，虽然安详的表情让她看起来就像是睡着了一样，但不安的阴影却在一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

“露维太太……”

他轻轻摇晃着露维的肩膀，想要将她从睡梦中唤醒，但对方的双目依然紧闭不开。

“露维太太！”

他大声喊道，拼命地摇晃着对方的肩膀。

然后，他看到了从露维嘴角流下的黑色的液体。

丁塞尔迅速将这预示着死亡的东西拭去，可黑色的液体却开始自露维的头发里不断流出。绝望与恐怖让他飞快地逃离了屋子。

“爸爸！妈妈！救救我！”他大声喊道，然后开始呼唤自己记得起名字的每一个人，直到他的嗓子都喊得嘶哑时，只能无助地哭了起来。

“喂，哭什么？”随着声音的响起，一只大手在他的头发上粗鲁地摸了几把。丁塞尔抬起头来，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黑胡子男人，而在男人身后还停靠着一辆载有十来个人的卡车。

“你在这儿干嘛？电视不是说让你们去避难所吗？”男人以斥责的语调说道。

“我没看电视……”

“真该死……和这帮家伙一样，总是告诉我‘我不清楚这回事……’或者‘我以为挺安全的……’什么的。”

卡车上的男女脸上露出了羞愧的神情。

“喂，你的家人呢？”

“露维太太在屋子里……”

“那人叫卡斯金，是他帮我把露维太太葬在后院里的，车上的人也帮了些忙。”丁塞尔说道，“他们将露维太太孩子的书与她的缝纫用品都一齐埋了起来，并都对那里土壤的深度感到不可思议，要是换个别的地方，应该早就挖到底下的钢盘了。”

“说不定她打算种点蔬菜吧，许多乡下来的老人都有这种习惯。”

“……我觉得她想种花。”

丁塞尔看着印有花纹的手帕，轻声说道。

“她的家里到处都装饰着有着各种鲜花纹样的图案以及假花，但我认为她更喜欢真花一些。自从她的儿子进入神罗公司后她就住在了这里，而当她终于收集到足够种花的泥土时……对不起，我似乎扯远了。”

雷文边听着边点头。

没过多久，丁塞尔乘的卡车就抵达了火车站。开往避难所的火车就是从这里出发的。

“卡车已经动不了了，我们没办法修好它。不过幸运的是轨道还在，只要我们沿着它一路前进就能够抵达避难所。”卡斯金说道。

“米德加现在非常危险吗？”不知道是谁问了声。

“谁知道呢，但你不觉得在下面会更安心些吗？ ”他将头转向了丁塞尔，“当心点，脚下别打滑，大家可没空去救别人，你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

卡车掉头开走了，而这时车站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昨晚那白色的光芒给整个米德加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无家可归的人以及认为城市都招致毁灭的人都逃到了这里。不过，许多人都对沿着轨道步行到避难所这件事感到有些犹豫。在这里听不到陨石被消灭的喜悦之声，取而代之的则是对那并不完美的撤离指引的不满。

真高兴爸爸不在这里。丁塞尔想着。

他走向月台并跳下了轨道，尽管他对于前方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一无所知，但现在卡斯金是惟一值得依靠的人，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听这个人的。

从铺在支柱上的轨道空隙中可以看到通向下面的路，而如果从这上面摔下去的话必死无疑。对此非常清楚的丁塞尔小心翼翼地沿着米德加的外围轨道旋转而下。他一直在集中精神以便不让自己滑倒，以至于已经忘了自己究竟走了多久。

突然，一直走在他前面的大人们停了下来，好像遇到了什么阻碍。他从人群中挤到了最前面，看到的是一个正坐在轨腰缺口上，双

腿紧紧夹着轨道的小男孩，大概只有三岁左右。

为什么不走过去呢？丁塞尔感到有些好奇，他根本没有挡住众人的去路啊？

“你妈妈呢？”有人问。

“妈咪！”男孩忽然喊了一声，哭着向下面望去。看到失去平衡的他险些掉下去时，丁塞尔毫不犹豫地冲上前去抓住了男孩的手。而此时，他的背后则传来了一阵惊呼声。

“喂，别碰那个孩子！”

“你会被传染的！”

丁塞尔完全不明白他们再说什么，他迷惘地向孩子望去，完全看不出他患病的迹象。

“行了，把道让开吧！”有人已经不耐烦了。

丁塞尔本想反唇相讥，却找不到声音来自何方，于是只好选择了放弃。他将男孩抱到了为修理轨道而搭建的铁板上。可还是不明白问什么没人愿意帮助这个孩子。

这样想着，他又将目光移向了男孩。而在这时，他忽然找到了答案。

一些黑色的液体正从男孩背部的衣服往外渗去，这种液体……与露维太太头发上渗出的一模一样！

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惊慌失措地将手缩了回来。

大人们完全没有理会他，只是自顾自地向前走着。

男孩一直在反复哭喊着“妈妈”和“好疼”，丁塞尔有些烦躁，刚才大人们的话语又回荡在了他的耳畔。可是，脑海中忽然浮现出的露维太太的身影却让他作出了一个决定。

当黑脓从她身上涌出时，他感到一阵恶心，而后扭头逃走了。对方是对他那样好的一个人，可他所做的却只是如此而已……

丁塞尔感到非常内疚，他决心帮助这个男孩子，希望能够补偿自己犯下的过错，希望能够得到露维太太的原谅。于是，他蹲在了男孩身边。

“哪里不舒服吗？”

“这里好疼……”

“是背吗？”

“嗯……”

他轻轻抚摸着男孩的后背。以前当他肚子不舒服时，妈妈都会这样帮他轻揉难受的地方，而每次伴随着妈妈那温暖的手的游动，疼痛也会瞬间消失无踪。

也许我可以用妈妈的魔法！丁塞尔轻轻抚摸着男孩的背，努力让自己忘记掌心所触及的黏黏的黑脓。一开始男孩还是在不住喊疼，但渐渐地，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三个小时过去了，或许更久一点。丁塞尔只休息了一小会儿，其他时间都在轻轻抚摸着男孩的背。人们不断地在他面前沿着轨道穿行而过，却都对他与男孩视而不见。

“他已经死了。”

丁塞尔抬起头，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满脸疲倦的妇女。

她胸前绑着一个婴儿，并牵着一个和丁塞尔年龄相仿的女孩的手。

“竟然穿着像是女孩子穿的衬衫，真是怪人。”女孩撇了撇嘴，说，“妈妈，我们快走吧。”

被其唤为妈妈的女子默默地脱下女孩的蓝色外套，递给了丁塞尔。

“用这个盖着他吧。”她说。

原先她的女儿穿着三件外套，显得有些臃肿，不过现在看起来轻松多了。

“拿着吧。那是我姐姐的衣服，我穿着太大了。”女孩说。

丁塞尔又看了一眼蜷缩在身旁睡去的男孩，此时他已经感觉不到对方的气息了。

丁塞尔顿时感到浑身无力，险些瘫倒在地。女孩从母亲手上接过外套，将小男孩全身都盖了起来。

“现在他和我姐姐在一起了。”女孩说。

“谢谢……”丁塞尔竭尽全力才让这两个字从自己嗓子眼里挤

了出来。那位母亲默默地扭过身继续向前走，而女孩也追了上去，让母亲握住了自己的小手。

这时丁塞尔才察觉到，那两人的手也像他一样，都缀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

背着陆行鸟背包的女孩越行越远，在丁塞尔的视线中渐渐消失。

我们的身体也会流出那种黑色的液体吗？也会像那个小男孩一样痛苦地呻吟吗？所有的人……都会得那种病而后死去吗？

“那时的我们对星痕一无所知。凡是曾沐浴在生命之流下的人体内都会伴随着黑脓的渗出而死去。有人认为这种病是通过身体接触传播的。但实际上那是由于杰诺瓦的意志混在了生命之流里……算了，别管它吧，我们就算明白了这一点也无能为力。”

“没错，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

“嗯。”

“我在轨道上也想起了这个问题。那时的我真希望早点长大，那样至少会让自己搞不懂的东西变得少些。”

从车站前往避难所的人在丁塞尔面前川流而过，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忧心忡忡，只是不住地向前走着，一句话也不说，像是害怕一停下脚步就会立即死去似的。实际上丁塞尔也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做，不过他更希望坐在这里能等到自己认识的人经过。可是，难以忍受的饥饿感让他打消了自己的想法。

他开始四处寻找食物，没过多久，不远处的一大堆行李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可以看到在更远一些的地方有些人正在做着什么，好像是在挖坑。夹杂着腐臭味道的风从那边吹了过来。一个男人背着一个年轻女子来到坑旁，将后者缓缓放到了坑里。看样子那是个临时修建的坟墓。丁塞尔不想再看下去了，而当他想转身离开时，行李堆中一个熟悉的背包映入了他的眼帘。

是那个陆行鸟背包。

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想的，一种难以遏止的冲动让他迅速将背包从那堆行李中翻了出来。

背包里放有曲奇和巧克力。丁塞尔又想起了那个女孩的模样，她应该也已经死了吧……

“吃吧。”卡斯金的声音传入了他的耳中。

丁塞尔有些漠然地望向这个没想过会再次相遇的男子。

抬起头，为了再次见到他而高兴。

“担心吃了会生病吗？那只是个谣言罢了。就算它是真的又怎样，不吃东西一样会死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做个饱鬼应该更舒服一些吧。”一边说着，卡斯金从包里掏出一块曲奇放进口中咬了一口，“味道不错，还能吃。放任不管让它们坏掉就太可惜了。”

丁塞尔也拿起一块曲奇吃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从没吃过那么美味的东西。

“谢谢。”他盯着背包小声说道。

卡斯金粗鲁地摸了摸丁塞尔的头发，尽管抚摸的方式截然不同，但丁塞尔还是想起了自己的爸爸。

那之后整整一年丁塞尔都住在避难所里，而他最先做的事情就是在行李堆中翻找能吃的东西。没过多久他就交上了朋友，都是些失去父母的孩子们，而卡斯金的同伴也增加了不少，不过他总是把他们叫做只知道巡逻的死脑筋白痴。一开始他们的时间都花在了埋葬尸体上，丁塞尔也发现微笑渐渐又出现在了自己脸上。但之后两周内，从米德加逃来的人与日俱减，为车站做事的人开始清闲了起来，而这也意味着卡斯金和他的伙伴们在这里的任务已经快结束了。那些夜里，丁塞尔始终睡不好觉，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不安。

有一天，丁塞尔看到一个好像在找些什么东西的男子。不久之后，男子走到了丁塞尔和他朋友面前。

“能帮我找些钢管吗？越多越好。”

丁塞尔他们立即就开始了寻找钢管，七号街废墟中那个有不少这东西，很容易搞到手。

在接过铁管后，男子向他们道了谢，而后离开了。

之后男子又来了几次，当他第三次来时把伙伴一同也带了过来。他告诉丁塞尔，他们已经开始在米德加东边修建新的城市，所以才会到处寻找建筑用材料，而带来的食物则是他们对孩子们努力的回报。

七号街探险队——这就是丁塞尔和朋友为自己的团队起的名字。他们每天都能接到很多活，而这种像大人一样的忙碌感也让他们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在有些夜里，他们也会因想念父母而难过哭泣，但总的来说每天都工作得非常愉快。

共享命运——这是七号街探险队的口头禅。可是，命运并不会如他们所想将每个人都紧紧联系在一起。

那天早上，卡斯金将由小孩和成年人组成的探险队聚集了起来，提议一同去帮忙建筑新城市。有个孩子注意到，在说话时，卡斯金总是不住按着自己的胸。

“卡斯金先生，你还好吗？”他问。

“事实上不怎么样。”

卡斯金解开外衣钮扣，所有人都看到了他衬衫上渗出的点点黑斑。

“一个月后，卡斯金先生去世了，大家将他葬在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好人不长命……不是有这句俗语吗？”

雷文静静地点了点头。丁塞尔拿过他的杯子喝了一口咖啡，那种苦涩的味道还是让他感到不太适应。不过，他认为自己应该尽快习惯咖啡的感觉。

因为大人总是喝咖啡。

大人们都离开了避难所，不过由二十多个孩子组成的七号街探险队依然选择留了下来。

听说新城市取名为“边缘”，目前那里的建设工程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还设立了孤儿院。孩子们虽然也在帮忙建设新城，但他们认为自己并不需要大人的帮助，因为他们觉得搬到那里后，那些大人一定会将自己当成孤儿一样照顾，这种态度让认为足够照顾好自己的他

们觉得相当难受。不过，这种想法并没能持续太久，因为丁塞尔他们运送一个铁框往返的时间足够让一辆起重机吊走一整座房子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探险队里的孩子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避难所，最后剩下的只有包括丁塞尔在内的六个孩子而已。当再也无法忍受饥饿时，最后一个女孩子也离开他们去了边缘城。

丁塞尔突然笑了起来。

“怎么了？”雷文感到有些意外。

“我并不喜欢那个女孩。可其他男孩一边嘟囔着女人会成为他们的累赘一边让那个女孩加入了队伍中。当人数降到不足十人时，我们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麻烦。”

雷文也笑了。

“不过，现在我明白了。当她离开后的那些夜里，我总会为一些小事感到心烦意乱，甚至感到胸闷。”

“想向那个孩子道谢吗？”

“太晚了……她已经不在了。”

当某天早上丁塞尔醒来时，探险队的成员只剩下他与一个叫里克斯的小男孩了。

“现在我们最好的东西就是螺丝钉和灯泡了。”丁塞尔笑着说。

“还是把它们存下来比较好。”里克斯咧开嘴巴，洁白的牙齿让丁塞尔看着很舒服。

“我去买早饭，顺便看看能不能找些活做。”

“我也去，等一下。” 里克斯跑到他们存钱的秘密地点将盖子掀开，却立刻呆住了。

“……丁塞尔，我们的钱似乎被人偷走了。”

小金库里还剩下了几个硬币，但那点钱连一块面包都买不起。他们默默地坐在原地一动不动，最后是里克斯打破了空气中的沉默。

“也许我们该去边缘城生活，据说那里有免费的吃的。”

“那我们就输了。”

“对，是输了，但总比饿死要好一些。”

突然，父亲那时开玩笑说的话在丁塞尔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抓老鼠吃如何？”

“老鼠？”

“对。我爸爸曾告诉我避难所那里的人穷得只能吃老鼠，而且是脏兮兮的灰老鼠。现在我们就在避难所，而且也确实没钱了……”

“你没开玩笑？”

“当然，我要吃老鼠，像个真正的贫民孩子一样。”

里克斯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丁塞尔也站了起来，向四周张望着。

“先找根矛吧。”

“你自己去找矛，然后去抓老鼠吃吧。”里克斯显然有些恼怒，“我从小就生活在这里，但从来没吃过什么脏兮兮的灰老鼠。”

丁塞尔马上泄了气，并意识到了自己犯的错。

“……对不起，我不清楚……”

他试图解释，不过里克斯余怒未消。

“那你清楚了以后打算怎么办？还会与我成为朋友吗？”

“没那回事！”

“我真不明白，你们这些钢盘上的家伙怎么能这样说话。”

“里克斯……”

“给我记住吧，这里所有老鼠的身上都沾满了可怕的细菌，而这都是因为你们这些钢盘上的家伙随心所欲地将污水排下来的结果。根本就没人敢去吃那样的东西。”

说完后，里克斯扭头离开了那里。

丁塞尔叹了口气。

“我没有追上他，因为我觉得他不可能原谅我了……”

“为什么？”

“我一直生活在钢盘上，但我已经习惯了在七号街这样的生

活，所以不想去其他地方。对于我来说，边缘和其他避难所没什么区别，都是同样的贫穷脏乱。”

“里克斯呢？”

“他很好，只不过从那以后再也没理过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总有一天会和好。”

丁塞尔捡起了一根木棍，将一头削尖后开始到处寻找老鼠。

避难所的人不吃老鼠，但我会吃。他下定了决心。我既没钱也没活干，过得比贫民还不如。我是七号街的孩子，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孤独感逐渐侵蚀着丁塞尔的求生意志，这种感受在七号街崩溃的时候也曾有过，但这次不同的是，父母、雅克汉姆、露维太太、卡斯金、七号街探险队……之前他遇到的所有人，所有曾是他心灵依靠的人都离开他，并且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他觉得自己再也不会笑了。妈妈曾说过“如果失去笑容的话，人生也将变得毫无意义。”你说得对，妈妈。他想。一只脏兮兮且沾满了可怕细菌的灰老鼠应该能让我解脱吧。

“喂喂喂！”一直在旁偷听的约翰尼忍不住叫了出来，将丁塞尔吓了一跳。

“只是那时的想法而已。”丁塞尔笑了笑，“我已经意识到那时的想法绝对是错误的，所以现在才会好好地坐在这里啊。”

“嗯，对哦。”

“那真是一次最棒的相遇。”

“尽管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约翰尼插嘴道。

这周围一只老鼠也没有。一路找着找着，丁塞尔不知不觉走到了五号街一座废弃的教堂前。他看到一辆摩托车停在教堂门口，是之前从未见过的样式，不过最吸引他目光的是挂在把手上的手机。

丁塞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我只是借来打个电话而已，能打通就最好了。这样想着，他走近摩托车将手机拿了下来，一边按下了家里的号码，一边幻想着在七号街废墟中响起铃声的那幕情景。

“无法接通七号街的电话。”

在探险队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丁塞尔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父母的努力，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也许他们被压在了无数的碎石瓦砾下，那样的话不可能活下来吧。

“无法接通七号街的电话。”

丁塞尔把电话放在耳旁，向上望去。从这里可以看到五号街钢盘的东部，露维太太就沉眠在那里，而自己正处于坟墓的下方，所以自己才会觉得如何孤单吧。

“无法接通七号街的电话。”

他切断了电话，好不容易才将想把手机扔到地上的冲动遏制下来。再借我用一次吧。他小声说着，想要回忆起露维太太的电话号码，但却怎么也记不起来。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考虑，丁塞尔调出了手机的通话记录，而后按下了最上面的那个号码。几秒钟后，电话接通了。

“真是少见啊，克劳德，你竟然会主动打回来。是有什么事吗？”

丁塞俄默默听着电话中响起的女声。隔了几秒钟没有得到回应后，女子似乎觉察到了情况有些不对。

“克劳德？”

“……我不是。”

“……你是谁？从哪里得到克劳德的手机的？”

“我不知道。”

“你是谁？”

“我不知道……我、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才好……”当说出这句话时，他的语调微微颤抖起来。

“……你在哭吗？”

丁塞尔的泪水终于忍不住从眼角滑了下来。而当他想将眼泪擦

干时，突然感到额头处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他下意识地按住额头，手心传来的那种又湿又粘的感觉让他突然打了一个哆嗦，电话也摔落在了地上。

不……我不想死！他想对着一切东西大喊，可根本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种剧烈的痛楚让他连呼喊都无法做到了。

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不要是黑色的……

他在心底拼命地进行祈祷，浑身因为恐惧一直在剧烈颤抖着。又一阵剧痛让他睁开了眼睛，并且清楚地看到了自己放下来的手心。

被染成黑色的手心……

“接下来的事我完全不记得了。当我醒来后已经躺在了床上，蒂珐和玛琳就守候在床边关注地看着我。以后的事……，你都知道对吧？”

“嗯，是的。”

“我现在还能坐在这里要感谢许多人。我的父母、露维太太、卡斯金先生、探险队的同伴们。还在世的人、已离去的人、蒂珐、克劳德、玛琳、还有……”

雷文不住点着头。

“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下次，就该轮到我来担当保护的职责了。”

雷文没有说话。

“让我加入吧。”丁塞尔向前探起身子。

“不行！不行！”约翰尼大喊了两声。

“你闭嘴！”丁塞尔说。

“你只是个孩子！”

“那有什么关系！”

“我拒绝。”雷文开口了，“实际上， WRO（世界恢复组织）不收小孩子。”

“哈哈，看吧。”

“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拒绝我！”丁塞尔愤怒地责问道。

“不，这是我刚决定的。”雷文说，“听了刚才的一切后，我认为有些事只有像你这样的孩子才能做到。所以，我希望你能将精力放在另外一件事情上。”“……那是什么？”

“唤醒大人们的力量。”

丁塞尔以为他还要继续说些什么，但雷文已经站了起来，很明显，他想说的只有那一句话而已。

“另外，还有一件事……”

丁塞尔将期待的目光投向了雷文，但对方却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递到了他的面前。

“非常感谢你照顾了我的母亲。”

那是一块印有许多粉红色小花的白色手帕……

当雷文走后，约翰尼开始清洁桌面，丁塞尔则一直默默凝视着放在桌子上的自己的手帕。

“你啊……”约翰尼停下了手上的活，对男孩说道，“如果真想为人们做些什么的话，不需要非加入WRO不可啊。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克劳德……”

“他怎么了？”

“他以前就是因为在那个军队里待过才会变那么强的，我也想要像他那么强。

“……时代已经不一样了。”

“什么意思？”

“很明显，比起拿着武器四处奔波的男人，能抚平人们心中痛楚的男子汉才更值得尊敬。”

“我不是说自己想要去打仗。”丁塞尔冷淡地看着约翰尼放在桌子上的手说道，对于对方好心的鼓励并不领情。而接下来的话，他并没有说出声来。

一直以来，有许多人对我伸出了手。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

孩……虽然方式不同，但每个人的手都是那样的温暖。

我也想……向别人伸出手……



生命之流 黑1

LIFE STREAM Black1

男子感受到生命之流正在夺取自己的精神——也就是之前的体验、思想以及感情的记忆。如果将身体就这样交给生命之流，所谓“自己”这个存在很快就会扩散，并消失在围绕着整个星球流动的精神能量中。男子觉得这是一件绝对不能被允许的事情。成为被这个星球所支配的东西，并对这一系统做出贡献，这些事情只能意味着自己的失败。

男子感觉到了生命之流的剧烈运动，那是又一个失败的证据。当这生命之流喷出地表时，男子觉得克劳德一定能够确信自己的胜利了。克劳德是曾经两次将男子打落生命之流的对手。男子知道，只要没有失去精神的核心，自己就能成为一个独立于星球系统的存在。克劳德。男子决定将克劳德作为自己的精神核心，他还想将这些事情告诉给对方。我一直都在想着你，总有一天我会证明给你看。

蒂 On the Way to a Smile

法篇

最终幻想VII

当送走第七天堂的最后一位客人后，蒂珐回到餐厅开始对厨房进行清理。昏黄的灯光虽然足以照明，但却给人以一种低沉朦胧的感觉。这里只有蒂珐一个人，这让她感到很不习惯。就在不久前她还不觉得这工作是如此的枯燥乏味，因为身旁的朋友和亲人会让她忘记所有烦恼。可现在，陪伴着她的却只有冰冷的水以及肮脏的餐具，这个小小的房间让她无处遁逃。蒂珐一口气打开了店内所有的灯，想要借助光亮驱散心中的不爽，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店内变得灯火通明，可转瞬间不稳定的电力供应就令一切重归昏暗。蒂珐越来越难以忍受这种孤独不安的感觉了，她甚至怀疑是否这个家里只剩下了自己一个人，当这种想法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时，她立即喊出了一位女孩的名字。

“玛琳！”

没过多久，轻轻的脚步声就从第七天堂深处的房间里传了过来。

“嘘——”玛琳走到蒂珐身旁，皱着眉头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丁塞尔刚睡着。”

蒂珐向她道了歉，总算是放下心来。

“他感觉怎样？”

“还是觉得疼。”

“那你该叫我过去啊。”

“丁塞尔不让。”

蒂珐沉默了，她明白孩子们是在为她着想，但这也让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你怎么了？”

“唔……什么意思？”蒂珐有些慌乱，努力想要掩饰自己的感觉。玛琳向四周环顾了一下店内，确认这里只有蒂珐一个人，而后抬头望着她的眼睛。

“你觉得寂寞吗？放心好了，我哪里也不会去的。”

“……谢谢。”一阵暖流涌上蒂珐的心头，她摸了摸玛琳的头，柔声说道，“你也应该去睡觉了。”

“我刚才正准备去呢。”

“真对不起，那就快去吧。”

她是我的女儿。我总会向别人这样介绍她。她的父母不久前去世了，一直以来养育着她的是她爸爸最亲密的朋友巴瑞特。

从认识巴瑞特到现在，蒂珐已经从他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关于玛琳的事情。所以当巴瑞特决定外出旅行并安顿自己的过去时，他自然而然地将玛琳托付给了蒂珐。

蒂珐把手头的活停了下来，跟随玛琳走进了另一侧的房间。这间专为孩子们准备的卧室里并排放有两张床，躺在其中一张床上的丁塞尔已经沉入了梦乡，这个八岁男孩前额上留下的星痕症候群的伤痕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印象。没有任何药物和方法能治疗这种病症，人们甚至连减轻病痛的方法都没有找到。当蒂珐将丁塞尔额头上流出的黑脓拭去时，男孩露出了痛苦的表情，但还好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看到蒂珐准备离开时，已经躺在床上盖好被子的玛琳叫住了她。

“你还是感到有些寂寞，是不是？即使和我们在这里，你仍然觉得寂寞，是吗？”

“……对不起。”蒂珐老老实实地点了点头。

“别介意，其实我也一样。”

“说着，玛琳笑了一下。

“我理解。”

“克劳德在哪里呢……我很想见他……”

蒂珐没办法回答女孩的这个问题，她只知道克劳德在米德加的某处，但除此之外就一无所知了。起初她总是会往最坏的方向想，例如他在工作时遇到事故啊，遭到强大怪物的袭击啊什么的。不过还好，没过多久她就从别人口中得知克劳德还在某处继续着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离开了这栋房子而已。蒂珐曾试图让玛琳和丁塞尔认为生活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可她却无法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没过多久，孩子们便敏锐地感觉到了她身上的变化。

“他为什么要走呢？”

我也不知道，可能我们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吧。

不过，蒂珐依然忘不了她最后一次看到克劳德时的感觉，后者脸上露出的笑容是那样温柔亲切，让她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美好。

我是不是误解了些什么？

命运之时来临的那一天，生命之泉从星球裂缝处喷涌而出，阻止了从宇宙中袭来的陨石。在拯救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一些后遗症。那时，蒂珐和她的伙伴一起在空中目睹了一切。

我希望一切都被洗刷走，能让我和他们都忘却某段过去。一切都结束了，长久以来一直在作战的我们也终于得到了解脱，可是，恐惧与失落也不可避免地侵占了我的身心。

我……究竟还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呢？

当某些人向她倾诉心中类似的烦恼时，她会笑着鼓励他们应该充满希望地面对未来。可当自己也遇到这种事情时，她却发现自己是如此得脆弱。

神罗公司开发的魔晃能源令世界得以繁荣昌盛，但在那耀眼的希望之光背后，却隐藏着世人无法看到的黑暗，反神罗组织“雪崩”也正是为了让世人了解到那些黑暗才组建起来的。

终于，魔晃能源令星球陷入了毁灭的危机中。雪崩一直在努力尝试着扭转这种局面，但他们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改变人们以及这个世界。世人已经习惯了魔晃带来的好处，贪图安逸的他们只想着能享受这一切，根本就懒得理会这种能源会让他们付出怎样的代价。

无奈之下，雪崩只好采取了某些极端措施希望能引起人们的警觉，例如将魔晃能源被广泛应用、有很多人居住的魔晃城市米德加的一个魔晃炉炸掉就是其中的一例。

雪崩错误估计了炸弹的威力，城区被破坏的程度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不只是魔晃炉，就连其临近地区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起事件后，神罗公司展开了对雪崩的大规模清剿行动。当他们得知了雪崩的根据地后，便毫不犹豫地摧毁了那个地区，完全不顾还有

许多无辜的居民居住在那里。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为达成自己的目的所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而已。当然，公众不会知道事实真相，神罗公司大义凛然的声明让所有人都相信雪崩才是造成这幕惨剧的罪魁祸首。

而蒂珐，就是雪崩的一员。

在那之前她与其他同伴一样，都坚信为了实现自己伟大的使命，牺牲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为此即使献出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但那次灾难以后，蒂珐与其他人都失去了原本的目标。没过多久他们就发现，在神罗公司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萨菲罗斯。

为了阻止萨菲罗斯的计划，蒂珐和她的童年好友克劳德、雪崩的首领巴瑞特、卖花少女艾莉丝以及赤红XIII一同踏上了旅途。而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希德、尤菲和文森特也加入了队伍中。

虽然一开始还存在着一些矛盾，但友情之花开始逐渐在众人之间绽放。不过作为代价，艾莉丝永远闭上了眼睛。

尽管如此，众人依然勇敢地走了下去。当回头回顾这段旅程时，蒂珐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不管成败与否，他们的战斗都已经走到了终点。

一切的一切从我还是个小女孩起就开始了。当时尼布尔海姆——我的故乡附近的魔晃炉发生了故障，可能威胁到村民们的安全，于是神罗公司就派萨菲罗斯过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他却杀死了我的父亲，以及……所有人……

对神罗和萨菲罗斯的仇恨让我加入了雪崩，虽然我与同伴们一样将雪崩的口号——“反对神罗”、“反对魔晃”作为大义所在，但那只不过是为了将自己真正的目的隐藏起来。无数人为了拯救这个星球而失去了生命，可我，却只是想着复仇而已……

这种罪恶感深深地植入了蒂珐的心底。

她害怕自己会始终伴随着这种感觉生活下去，这让她对未来充满了恐惧。

她将目光从天空移向地面，而那时，克劳德就坐在她的旁边，与她看着同样的风景。

在克劳德脸上，她看到了在旅途中从未见过的温柔笑容。

“怎么了？”克劳德注意到了她的目光。

“克劳德，你笑了。”

“有吗？”

“是的。”

“我想……应该从现在重新开始……”克劳德犹豫了一下，努力在脑海中搜寻着合适的字眼，“开始新的生活。”

他继续说道：“我要活下去，只有那样我才能得到原谅。我们经历了……太多事情。”

“你说得对……”

“可每当我想到自己究竟有多少次打算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后，就感到自己很可笑。”

“为什么？”

“因为每次我都会半途而废。”

“这并不可笑。”

“……也许这次会不一样吧……”克劳德沉默了一会，继续说，“因为你和我在一起。”

“之前我也一直在你身边啊。”

“以后也会一直如此。”克劳德的脸上再次露出了笑容。

蒂法曾与同伴们一同去看望艾莉丝，如今的她一直沉睡在忘却之都的湖底。世界现在已经恢复了平静，而这种和平都是因为艾莉丝选择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在那里，蒂法曾听到一个声音问她是否一切都好，她不清楚那究竟是艾莉丝的声音还是自己内心的问讯。

她忍不住哭了出来。当萨菲罗斯夺走艾莉丝的生命时，蒂法并

没有感到多么悲痛，因为她很快就将悲伤化为了对敌人的愤怒。可当现在她再度来到这里时，却深深体会到了几乎把她心脏撕裂的悲伤和痛苦。作为雪崩的一员，此时的蒂珐无法停止自己的泪水。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她感到克劳德把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握得紧紧的，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她留在这里，不去其他任何什么地方。现在她只想大哭一场，然后将所有的一切都交给身旁的这个青年。

她真不敢想像如果自己是单独一人的话会怎样。

当时与蒂珐并肩作战的朋友们都已经各奔东西，就如同他们当初相聚在一起时那样平静轻易。文森特静静地离开了众人，就如同他只不过是曾在火车上坐在你邻座的过客而已；尤菲倒是对此感到很不情愿，她一个劲地说既然曾经一起共患难，就不应该如此轻言告别。不过巴瑞特（也可能是希德）告诉她，只要大家都活着，那么只要愿意的话随时都可以见面。在定下了于某天再度聚在一起的约定后，蒂珐、巴瑞特和克劳德离开其他人启程前往了可利尔镇——巴瑞特的故乡。对于巴瑞特来说，那里由魔晃引发的悲剧就是一切的起源。巴瑞特在那里默默站了一会儿，而后告诉其他人他不久后准备独自上路。与蒂珐一样，他也要背负着罪恶感活下去。

之后，蒂珐和克劳德回到了两人的故乡——尼布尔海姆。在那里他们没有感到丝毫乡愁，因为曾在这里发生的那幕惨剧直到今天还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

“我不应该回来的。”克劳德说，“这让我重新回到了过去。”

蒂珐默默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们来到了卡姆镇，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艾莉丝的养母爱丽米娜，以及留在那里接受照顾的女孩玛琳。爱丽米娜与两个亲戚就住在克劳德和蒂珐之前的住所里。巴瑞特和玛琳都为久别后的重逢感到兴奋，不过，当克劳德告诉其他人艾莉丝的事情时，所有人都沉默了。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如何接受已经发生的事实，蒂珐、克劳德和巴瑞特为他们无法拯救艾莉丝道着歉。

“你们已经尽力了，所以不用觉得愧疚。” 爱丽米娜说。

蒂珐和其他人忽然发觉自己无法进行回应。

我们……真的尽力了吗？

有许多难民都来到了卡姆镇，普通民房也成为紧急避难所。虽然完全有理由收取一定费用，但没有一个卡姆镇居民这样做，甚至连旅馆都免费向需要的人开放。不管人们过去生活在哪里，现在都只会为重建世界这一个共同的目的团结在一起。

“回家去吧。”克劳德说。

“去哪里？”巴瑞特反问道。

“回到我们被打断的现实。”

“什么意思？”

“继续过普通的生活。”

“我们在哪里还有那样的东西？”

“会找到的。”克劳德看着蒂珐说，“是不是？”

“当然！”玛琳高兴得喊出声来。

蒂珐也点了点头，但其实她和巴瑞特一样，都怀疑自己在哪里能再找到那样平静的日子。

最后，他们四人返回了米德加。当陨石被击毁后，这座城市已经渐渐从恐慌和混乱中恢复过来，人们也开始重新寻找各自的未来，或者说是寻找他们现在的生活。当亲眼目睹这一切后，蒂珐再次陷入了自责中。当她从空中俯视米德加时，曾希望那里的一切都被清洗干净，却忽视了还有千千万万的生命生活在那里，这让她无法原谅那个自私的自己，她将自己当时的想法告诉了克劳德和巴瑞特，两人表示能明白她的感受，但同时也提醒了她，无论他们在何处，在做什么，都永远无法从内心深处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

“既然这样，我们必须要继续活下去，直到赎清了之前犯下的

所有罪为止。这是惟一的办法。”巴瑞特说。

而当蒂珐和克劳德单独相处时，克劳德对她说：“不要为自己的想法而困扰，这不像你。”

“……我就是这样的人。”

“不，你应该是更快乐而坚强的。如果你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的人，那么我会在你身边提醒你的。”

“……你真的愿意吗？”

“也许吧。”克劳德有些腼腆地说道。

他们做的首件事情就是要了解到米德加最缺少的是什么，当得知是建设用的原材料后，他们三人开始分头行动搜集情报，并通过交流各自的信息而找到所需的材料。白天，他们会到处帮助那些行动不便的人。入夜后，他们则会选择米德加某块可能随时崩塌的盘块作为自己的休息场所。

有一天，巴瑞特带回来一箱酒、一个电暖气还有各种水果。那是别人送给他作为帮忙拆屋子的谢礼。

“看！”巴瑞特显得很高兴，从那天开始他便开始为几人做饭，而且厨艺相当巧妙，这让克劳德和蒂珐都吃了一惊。那箱可利尔镇生产的特酿酒从被带回来起已经放在那里两周了，不过一直没被喝完。蒂珐和克劳德喜欢慢慢品味，而巴瑞特则偏爱直到喝醉为止，他喝下去的那些酒的量大概都够让他洗澡了。每次当他谈论起那些过去的美好时光时，脸上都会露出享受和幸福的表情。有次他喝醉后跌进了一口井里，蒂珐和克劳德为那幕滑稽的情景放声大笑起来——他们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了。

第二天，巴瑞特认真提议道：“我们不如就卖这种酒，开酒吧做生意吧。”

“我们？”克劳德有些惊讶。

“当然，你这个笨蛋！我们当然无法吸引客人，但蒂珐可不一样。”

“我？”

“当然，第七天堂的大明星。”

巴瑞特所说的第七天堂是之前雪崩组织作为隐蔽场所的一个酒吧，同时该酒吧还为组织内人员的生活和活动提供资金。当时的蒂珐是酒吧的侍应兼经理。

“要我说，现在米德加有两种人。”巴瑞特接着说道，“一种整日游荡无法接受现实，另一种则一直在努力工作寻求新的生活。这两种人的心理我都能明白，所有人都要面对自己的问题，虽然解决的方式各不相同。不过，酒这种东西却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不过想想昨天我们喝醉时开心的感觉吧，那时的我们不是忘记了所有烦恼吗？而这正是酒带给我们的。”

“嗯……我同意你的看法。”

“这样的快乐时光很重要，不是吗？嘿，蒂珐，你说呢？”

蒂珐无法马上回答。她能明白巴瑞特的意思，但开这样一个酒吧却让她感觉好像回到了过去的雪崩一样。

克劳德看出了她的想法，说道：“试着去开始吧，蒂珐。如果实在无法忍受我们就停下来。”

“不会有事的，我倒觉得她如果不工作的话总会胡思乱想，这样反而什么事都干不了。”

也许他们说的对。蒂珐这样想。

当意见统一后，三人开始着手准备，而新酒吧的地址则定在了米德加北部建起的新城市——边缘。

之前曾受到巴瑞特和克劳德帮助的人都来了，他们运来了石墙、立柱等修建酒吧必须的材料，竭尽所能帮助三人。

巴瑞特大声地指挥着，克劳德则是稳重地对他们进行指导。另一方面，蒂珐则在学习如何酿造那种可利尔镇的特制酒，并且让它更加可口。此外她还要考虑在目前能得到稳定供应的烹饪配料，以确定菜单中该有哪些种类的佳肴。对于前来帮助修建酒吧的人来说，玛琳就像一位小天使似的，每当她强调自己将成为酒吧的新侍应时，他们

总会露出会心的微笑。虽然工作非常辛苦，但这却让克劳德他们感受到了久未尝过的满足感。有时蒂珐还会在微笑时为自己的罪恶感到心虚，但这种感觉总会被询问各种事情的电话打断。

当再有几天新酒吧就可以开张时。巴瑞特问他们决定给酒吧起个什么名字。虽然提议不少，不过克劳德起的名字几乎全都既沉闷又无聊，而巴瑞特的每个方案都让人想起怪物。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将决定权交给了蒂珐。两个男人保证，无论蒂珐起什么名字他们都不会有任何怨言。不过，由于酒吧临近开张，蒂珐手上也有一堆活要做，根本就没时间仔细进行考虑。直到有一天，玛琳过来询问新酒吧的名字时，事情方才有了结果。

"……我们还在考虑中。"

"叫第七天堂吧。"玛琳说。那是蒂珐一直想回避的名字。

仅仅是我心中的那些过去就已经够了，不需要再用这个名字来再让我想起那些事情。

"为什么？"

"因为那时很快乐啊，如果再用那个名字的话，我们肯定会重新找到那份快乐的。"

成年人的顾虑太多太多，但玛琳的单纯却让她从来不会考虑那些事情。对于她来说，第七天堂就只是一个快乐的家，一个巴瑞特、蒂珐和其他朋友都在那里的家。

"嗯，第七天堂……"

我无法消除自己的过去。所以，我只能妥协……并且继续活下去。

蒂珐做好了准备。

第七天堂开张的首日堪称盛况空前，可利尔镇的那种特酿酒原本就属于可以轻易自酿的酒种，所以价格不贵。尽管有限的烹饪材料使得酒店没办法提供任何饭菜，但人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可以和朋友一起喝酒的地方，一个可以抚平现

实中的悲伤的地方，一个让他们忘记现实尽情幻想的地方。哪怕手上没钱，人们也可以用物品换酒喝。此外小孩子也可以入内，不过他们当然只能喝果汁，而且酒店只招待玛琳认识并喜欢的小孩子。无论谁都不会忽视玛琳的存在，由于蒂珐不会让身为侍应的玛琳工作到深夜，所以那些喝多的人会被毫不犹豫地送回家。

巴瑞特在角落里慢慢喝着他的酒。也许他打算当酒吧里的保镖。克劳德的工作则是去各处取制作食物和酒所需的原料，当得知克劳德不知道大部分水果和蔬菜的名字时蒂珐很惊讶，但她马上就想到了克劳德所经历的人生，那确实是没办法的事情。每当她想起克劳德的新生活竟然是从记住蔬菜的名字开始时就会忍俊不禁，但她一直忍住没让自己笑出声来。

克劳德不善言辞，交际本领更是完全不在行，但他依然一直尝试着为他们所需要的原料讨价还价。这些原料的价格都比它们本身的价值要高，不过克劳德依然不断努力着。

当酒吧开张一个礼拜后，巴瑞特告诉其他人，由于这里生意不错，他可以放心去旅行了，而玛琳则会留在这里。

“我要去安顿我的过去了。”

克劳德点点头，没有试图阻止他。

“其实……我也正想这么做。”

“你们在这里就可以搞定这件事了。试着证明一下你们除了夺走某些东西外也可以给予另一些东西吧。”

在巴瑞特离开前的那晚，以前总是和蒂珐一起睡的玛琳坚持要和自己的养父一起睡。那晚他们谈了很久，直到深夜都不想入眠。

第二天清晨，巴瑞特出发了。

在他身后，玛琳大声喊道，“记得给我来信！电话也要多打！”

巴瑞特没有回头，只是举起他装有机枪义肢的右手继续向前走去。除了战斗，他别无其他生存方式——他的背影给了蒂珐这样一种感觉。

我想知道他将会找到什么样的生活。希望他能远离战斗。希望他能证明自己除了夺走某些东西外也可以给予另一些东西……

“你们要保证当个‘好’孩子！”

当克劳德和蒂珐听到巴瑞特的话后彼此对望了一眼。当个“好”孩子？

“我会照顾好克劳德和蒂珐的！”

巴瑞特终于转过身来。

“保重！”他大声喊道，声音有些哽咽，“加油！一定要把这个家搞得更好！”

我离不开朋友，这样我才能承受住灵魂中的罪恶感活下去。即使他们和我有同样的伤痛，即使他们背负着同样的罪恶。离开了对方的鼓励和支持，我们全都无法活下去。

这就是我们的家，而且，我们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维系这个家庭。

只要能与这些家人在一起，我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蒂珐坚信这一点。

酒吧开张几个月后，负责原材料提供的克劳德打回了一个电话，他问蒂珐每位来第七天堂的客人终生能得到多少免费餐点和饮料。还没等他说完蒂珐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克劳德肯定是想用这种特权去交换些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她不会过问。

当天晚上，克劳德骑着一辆机车回来了，那种型号他们从未见过。从那时起，在工作闲暇时克劳德总喜欢调试自己的机车。他先是让一位在外面认识的工程师帮忙改装了一下机车，之后又接二连三地请了其他人继续完成改装。当时玛琳和她的小朋友们就在旁边看着，这幕情景让蒂珐感到安心，就像他们真的成了一个家庭一样。

克劳德曾有几次为了运输原料而前往卡姆镇，在此之前他必须去租机车、卡车，或者是陆行鸟，但现在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机车。有时他也会驾车去很远的地方，并会从那里搞到些稀有的东西。

有天晚上，克劳德接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谈了一会儿后，他

告诉蒂珐自己要出去一趟。

"去哪儿？"

"该怎么说呢……"

克劳德坦白告诉蒂珐，以前当他带着原料回来的时候，经常被要求送一些货物。打电话来的人是一位和他们同样分享蔬菜供应的商店老板，他希望克劳德能在天亮前将他需要的某些东西送到。

克劳德看着蒂珐，就像是一个秘密被揭穿的孩子。

"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唔……对不起，之前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理由呢？"

"我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蒂珐忍不住笑了起来。克劳德继续告诉蒂珐他是怎样靠送货得到酬金的，不过他一直为自己将这些钱都用在改造机车上而感到心虚。

真像个孩子。蒂珐不禁这样想。

一想到克劳德已经找到了自己所不了解的另一种生活后，蒂珐就感到有些难过，不过同时她也为此感到欣慰。是的，就像是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蒂珐将克劳德送出门，并为自己心中产生的这种全新感觉感到欣喜。

如今的蒂珐已经可以坦然地伴随着心中的罪恶感生存下去，但她始终没有忘记它们。也许有一天自己将因此得到惩罚，但在那天来临前，她会一直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前方，努力生活下去。她会坚持生活下去，不是为了夺取，而是要证明自己也一样可以给予另一些东西。

当克劳德回来后，蒂珐建议他开一家快递公司。他们可以在酒吧里接定单，她或者玛琳可以来做接电话的工作。在犹豫了整整一个晚上后，克劳德接受了这个建议。虽然之后他有好几次差点反悔。

就这样，斯特莱夫快递公司成立了。米德加是他们业务的中

心，不过凡是克劳德的机车能抵达的地方，他们都会接受送货服务。对于自己就是公司最大的活广告这点，克劳德只是付之一笑。他的工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毕竟现在不比往日，寄送物品是件非常危险的工作。路上到处都有潜伏的怪物，而生命之泉喷涌的影响也令前路随时有可能崩坏。不过，克劳德却很享受这份工作的挑战性。

这是件好事。蒂珐想。克劳德并不善于交际，通过快递工作他也许可以认识到更多的朋友。

不过让她感到有些失落的是，当克劳德开始快递业务后，他们的“家庭”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德除了清晨和深夜外几乎都不在家，这也意味着他们三人一起坐下来说话的时间越来越少。蒂珐想出了将酒吧的每周营业时间减少一天的办法，不过这并没有阻止克劳德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不会拒绝任何委托。虽然蒂珐非常希望“家”里人能偶尔腾出时间聚在一起，但她觉得这太自私了。在那段日子里，玛琳发现克劳德有些改变。她告诉蒂珐，克劳德有时会独自看着天空而完全不注意她。

克劳德可能永远不会主动和玛琳说话，但是我绝对相信他从来没有忽视过玛琳。克劳德有自己的方法和玛琳相处，那是他的性格使然。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不擅于和孩子打交道的人，不过他们对于孩子都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我告诉她克劳德也许只是累了，但是这显然收效不大，因为玛琳是个对大人情绪的变化非常敏感的孩子。

有一天，在工作结束后蒂珐和玛琳一同打扫房间——如今克劳德的办公室。那里有很多未经整理凌乱摆放的纸张。其中一张吸引了蒂珐的注意力。

客户名字——爱丽米娜·盖恩丝伯尔
运送物品——花束
目的地——忘却之都

蒂珐把这张纸重新放回原处，就像它从未曾被动过一样，可浑

身微微的颤抖却说明了她心中的不安。在各地间运送货物，就意味着克劳德在与自己的过去一同旅行。她很清楚克劳德那份由于没能保护好艾莉丝而承受的巨大痛苦，本来再过一段时间，他也许就能够将其克服，但再度回到那个他与艾莉丝生死两隔的伤心之地，就意味着悲伤与悔恨已再度撕裂了他的身心。

当天夜里酒吧关门后，克劳德独自坐在角落里少见地喝着闷酒。看到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后，蒂珐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给他倒满了酒。

"我能和你一起喝吗？"她有很多话想和他说，但克劳德丝毫没感受到女孩的心意。

"我想自己喝。"

听到这句话，蒂珐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将酒瓶放在桌子上，恼火地说道："那就回你自己房间喝。"

巴瑞特曾打来过好几次电话，他基本上没提自己的情况，总是在问玛琳过得如何，并且每次都会以与玛琳说一会话来结束通话。这次，玛琳在注意了一下蒂珐是否能听见两人交谈之后，难过地对巴瑞特说，"克劳德和蒂珐处得不太好。"

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对方，都不能将玛琳卷进来。蒂珐这样告诉自己。

蒂珐强迫自己与克劳德交谈。当玛琳在场时，她会挑那些轻松愉快的话题来说，避免使谈话变得沉重。克劳德一开始有些诧异于蒂珐的变化，但他似乎隐约感觉到了女孩的意图，也会附和着这种气氛去和蒂珐讲话，有时玛琳也会加入进来。

我想一切都还好。但我只能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话，或者说，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一天早上，蒂珐对大家说起一个她从顾客那里听来的笑话。

"那不可能。"克劳德自言自语道。

“那不可能！”玛琳突然喊了起来。

蒂珐和克劳德惊讶地望向玛琳，不明白她为何如此激动。

“这个故事你以前曾经说过，可克劳德每次的回答都一样！”

或许相处得并不好，但是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一个家。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并且我们必须要维系这个家。可能我们不会怎么交谈，可能我们之间极少有欢笑，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家。

蒂珐这样想着。不，应该说是她强迫自己这样想的

在确定克劳德已熟睡后，她问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吗？”

当然，她没有得到回答，也没有期盼得到回答，回应她的只是克劳德熟睡时的呼吸声。他睡在这里，这意味着他是这个家的一员吗？蒂珐很想知道这点。

“你爱我吗？”

这时，克劳德醒了，一个怀疑的目光正注视着他。

“克劳德，你爱玛琳吗？”

“当然，虽然有些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与她交流。”

“即使是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还缺些什么。”

“我们对你来说不够吗？”

克劳德没有回答。

“对不起，问了奇怪的问题。”

“不用道歉，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克劳德闭上了眼睛。

“一起努力吧。”

克劳德还是没有回答。

不久后，克劳德将丁塞尔带了过来。由于星痕症候群的影响，丁塞尔陷入了昏迷中。克劳德认为他看起来刚被传染上不久。当蒂珐看护丁塞尔时感到有些奇怪，这个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孩子染上了这种

病，而且到处都有为父母双亡的孩子设立的孤儿院，为什么克劳德会把他带到这里来呢？

当蒂珐想问这个问题时，克劳德开口了。

“这孩子去我那里了。”

“什么意思？”

“我是说……”

在丁塞尔清醒后，蒂珐从他口中得知了之前在他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然后她对自己说：他应该待在这里，因为他是七号街的牺牲者之一。

都是因为我们，七号街才能被弄成那样，所以我们必须付起照顾他的责任。他不是去了克劳德那里，他只是见到了克劳德，所以，他可以来到这里。

蒂珐希望让丁塞尔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当她与克劳德和玛琳商量时，前者点了点头，没有说话，而玛琳显然非常高兴。

起先丁塞尔只是沉默地帮他们干各种活，但当开始帮克劳德工作并在酒吧忙碌时，他终于向他们敞开了心扉。

晚上酒吧关门后，蒂珐在清洁厨房时望向房中间的桌子。那里坐着斯特莱夫快递服务公司的经理克劳德，以及他的两个助手——玛琳和丁塞尔。丁塞尔经常会被星痕症候群的痛苦折磨，但在一切如常时他总喜欢呆在克劳德旁边。每天克劳德大概会有大半天在外面工作，而当他回来时，就是丁塞尔一天中最珍贵的一段时光。因为丁塞尔只有那时才能和他的英雄在一起，没错，对于丁塞尔来说，克劳德就是他心中的英雄——骑着机车，在他濒死时拯救了他的英雄……丁塞尔非常崇拜克劳德，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即使在克劳德回家前他也会不断向蒂珐询问关于克劳德的事情。有次蒂珐半开玩笑的对丁塞尔说，她才是每天做饭给他们吃的人。丁塞尔马上就用大人的口吻回应道，他同样每天都在打扫房间和酒吧。

的确，在清洁方面他做得相当不错。蒂珐曾问他这是不是去世的母亲教他的，丁塞尔摇头说不是，而当她第二天向克劳德询问这件

事情时，却发现丁塞尔早就向克劳德说过答案了。这件事让蒂珐心中有些不是滋味。

为什么丁塞尔告诉了克劳德而不告诉我，我对此感到很不解。不过有次我曾向一个和丁塞尔差不多大的孩子问过这个问题，他回答说男孩子都是这样的，这才让我放下心来。从他所说的来看，我们没有任何问题，算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家庭。

虽然那个答案没有让蒂珐更了解他们，但“正常家庭”的想法却让她感到非常安心。

当酒吧关门后，克劳德和两个小助手通常会围坐在桌旁。如果向人介绍这是一位年轻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孩子的话，大概没人会对此感到怀疑。当然，蒂珐如果愿意也可以加入他们，他们都会笑着欢迎她的到来。

克劳德首先会把地图铺在桌上确定明天的送货路线，而丁塞尔和玛琳则会整理那些纸张。当玛琳有不认识的字的时候，她就去问丁塞尔。丁塞尔就会像一位哥哥一样去教她。如果丁塞尔也不认识的话，男孩会去问克劳德。当告诉他们字的读法之后，克劳德会习惯性地递给他们一支笔，告诉他们如果不会写这些字就很难记住。孩子们对纸张上标注的地名很感兴趣，经常会缠着克劳德问那些地方是怎样的。虽然克劳德总是描述得非常简单，例如那里有很多人，那里没什么人，那里有很多怪物所以很危险，走北边的路会安全一点什么的……这些描述会让你有着“就这样？没别的了？”的感觉，不过孩子们已经感到很满足了。蒂珐曾想告诉孩子们更多关于他们感兴趣的某地点的事情，可每当她描述细节时丁塞尔总会扭头问克劳德是不是真的。这让蒂珐感到有些不爽。不过回过头来她就会想，这没什么，正常家庭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

可能是在丁塞尔来之后，他们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家庭。克劳德接的工作明显少了。晚上他尽可能会多与孩子们待在一起，而他和蒂珐之间那些又短又傻的对话也回来了。

“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什么问题？”

“你的问题。”

“是的……”

克劳德想了一下。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没关系。”

“我想可能我解释得不好……”克劳德提醒蒂珐，而后说，“问题没有解决，至今，甚至在未来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都找不到解决它的办法。就像无法挽回已逝去的生命一样。”

蒂珐默默地点了点头。

“不过，我觉得自己大概能拯救那些如今处在危险中的生命。”

“你是说丁塞尔？”

“是的。”

“……还记得当你把丁塞尔带回来时说的话吗？”

“我说了什么？”

“你说丁塞尔到你那里去了。”

“嗯……”克劳德垂下了头，就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

“告诉我吧。我在听过之后再决定是否生气。”

克劳德点了点头。

“丁塞尔晕倒在艾莉丝过去常去的那座教堂前。所以我觉得是艾莉丝带他到‘我那里’去的。”

克劳德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而后不自觉地躲开了蒂珐的视线。

“你到那座教堂去了。”

“我不是想在那里逃避。”

“你是在逃避。”

“对不起。”

“我不是说你不可以去。但我希望你能让我和你一起去。”

“我知道了。”

“还有，你错了，克劳德。”

克劳德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蒂珐。

“艾莉丝不是把丁塞尔带给你的。”

“嗯，我也这么想。”

“她把那孩子带给了我们，不是吗？”

克劳德凝视着蒂珐良久，最后，他笑了，是那种蒂珐许久未曾看过的亲切而温柔的笑容。那笑容令她觉得一切都没有问题，一切都很美好。

几天后，克劳德离开了。蒂珐有时候会怀疑她那天看到的笑容是否只是个幻觉。当确定孩子们沉入梦乡后，她亲了亲两个孩子的脸颊，而后走进了克劳德的办公室，擦拭掉他们全家合影上的灰尘。在犹豫了一下后，她拿起手机尝试着按下了克劳德的手机号码。几声铃声过后，她听到的是语音留言的系统服务声。

睡神扫描

生命之流 白1
LIFE STREAM White1

女子是古代种，所以即便是在生命之流中也能够维持着自我。虽然只要愿意，她随时都可以成为星球的一部分，不过女子觉得现在还为时尚早。

女子感觉到在围绕星球流动的生命之流中存在着异常物质，那是绝对不会与星球相融合的顽强意志力量。女子认识这份意志，那属于夺走了自己生命的那个男子。是被美丽的容貌所隐藏起来的冷酷而又残忍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生命之流中活动着。女子感到对方正企图想要对地面的事物产生影响，她认为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

由于直接接触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女子想要尽量远离男子的意识。可是这样一来，她就无法详细地了解到男子的意图了。但她还是从突然出现在附近的男子的精神中了解到，对方正在将自身关于克劳德的记忆作为其精神的核心。

克劳德是女子的朋友，是恋人——是极为重要的东西的象征，是应该守护的存在。

巴 On the Way to a Smile

瑞特篇

最终幻想VII

那一天。在命运之日的几个月后，巴瑞特在帮蒂法和克劳德建完房子时就将好朋友达恩的遗孤玛琳托付给他们两个，自己独自踏上了旅程。这是一次想要赎清自己在过去所犯下的罪过的旅途。与玛琳在一起的日子总是能让他安心，但是一天又一天的拖延也让巴瑞特产生了罪恶感。即便是没有目的地，自己也必须踏上旅途。离开心灵停泊的港湾，让自己不得不置身于荒野之中，这是类似在义务驱使下的“匆匆忙忙”的出发。

巴瑞特偶尔会想起蒂法临别时的赠言——她和巴瑞特一样背负着相同的罪恶感。

“要证明不仅仅只会夺取，我们还能够赠与。”

巴瑞特认为这句话应该与她的赎罪有所关联，但自己所说的话并不能用来安慰自己。巴瑞特虽然踏上了旅途，但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做些什么。

在半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世界各地。在米德加以外的其他地区，除了星痕症候群的问题之外，人们几乎都已经恢复了日常的生活，与往日惟一不同的就是几乎没人再继续使用魔晃能源了。魔晃炉一台也没有被启动起来，这几乎可以算是之前巴瑞特等人在进行反神罗活动中所构想的理想状态。比起这份满足感，巴瑞特内心中的迷惑更加强烈。这名右手安装有枪械的男子的容身之所，只有战争以及混乱。一旦没有战争和混乱，他就会觉得自己失去了赎罪的机会，并因此感到焦躁不安。

为了寻求战斗，他在森林中不断徘徊，将袭来的怪物一一消灭。可是在忘我的战斗之后，他又会觉得这只不过是缓解紧张状态罢了，随即又陷入了自我的厌恶中。

每当这时，巴瑞特都会大声喊叫：“噢！”

那时，巴瑞特正走在朱农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感觉自己的右手前端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于是低头一看，只见一个年幼的孩子正在哭泣，鲜血从他的头上流了下来。正当他手忙脚乱地打算给孩子包

扎一下时，一个大概是孩子母亲的女人跑了过来，说道："求求你，请你原谅这个孩子吧，拜托了。"

那个母亲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安装在巴瑞特右臂上的机枪。巴瑞特在想，在和平的年代中，我就是一个如同怪物的人。时代正在发生着变化，必须要想出一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赎罪方式了。就算找不到这种新方法，自己首先也要改变才行。

巴瑞特到访了住在可利尔村的坂木老人的家。那个满头白发的矮个子老头是在可利尔村负责为采矿工人使用的各种机械以及工具进行维护修理的技术人员。当村民们舍弃了煤矿而选择魔晃炉时，他不辞而别地离开了村子，不过当神罗将这个村子弃而不顾时，坂木老人又回到了可利尔。从那之后，他就成了一名与其他村民保持距离的倔强老头。

某一天，坂木老人忽然对巴瑞特说能不能让我来为你制作一个义肢。老人的这一举动让巴瑞特感到十分迷惑，而且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制作过义肢。虽然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无法适应失去右手这件事的巴瑞特还是不假思索地说："那就拜托你了。"

老人做出的第一个义肢是前面带有钩子的简单造型，这让巴瑞特十分不满，因为他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做呢。比如说挖土——老人给他做了一个铲子型的义肢；比如说钉木桩——老人又准备了一个锤子型的义肢。但是无论是哪一个都无法令巴瑞特满意。

某一天，老人对积攒了不少不满情绪的巴瑞特说："你的脑袋里塞满了对神罗的报复意识，无论我做出什么样的义肢你都不会满意的。我已经不想再继续耗下去了，所以给你做了这个，你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了。"

说着，老人极为不耐烦地拿出来一个义肢，义肢的前端是那种可以安装道具的转接器。只要使用这个东西，巴瑞特的右臂上可以安装各种各样的假手，甚至是武器。

"虽然安装什么东西是你的自由，不过一定要事先考虑清楚。"

不仅仅是没有理会老人的忠告，巴瑞特几乎没有考虑任何事情。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安装在义肢转接器上的东西只有武器。在得到新武器之后随即就将其安装在义肢的转接器上，想要借此来提升自己的力量，这样的日子不停地重复着。

看着久未谋面的老人，巴瑞特慌慌张张地打了声招呼，并请求对方为自己制作一个新的假手。

形状最好是普通人的手，颜色也要柔和一些。无论是谁看到了都不会感到害怕，可以让自己顺利地融入日常生活的假手。

坂木老人盯着巴瑞特，只是用鼻子哼笑了一声。

“我不是一个只会战斗的男人，我不想其他人惧怕我。”

“所以呢？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以……”巴瑞特想要回答老人的问题，可是内心里却找不到合适的答案。一边恢复笑容一边融入这个世界，我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啊！我不知道！”

“要花费一周左右的时间，可以吗？”

“明白了。那么，我在这期间……”

巴瑞特想说能不能留在这里等着，老人却打断了他的话。

“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能不能帮我侄子他们做点事情？报酬嘛……”

“可以，我不要报酬。”

“啊，你要考虑清楚哦。”

第二天，巴瑞特便坐上了坂木老人的侄子所驾驶的卡车。巴瑞特在孩提时就是一个各方面都非常活跃的孩子。这辆卡车装载的是那种通过煤炭的燃烧使锅炉中的水升温，然后借助锅炉中的蒸汽来驱动的引擎。

手握方向盘的驾驶员，负责调节引擎输出功率的控制人员，两

名负责将煤炭送进炉中的锅炉工，总共需要四个人的合作才能将这台卡车开动起来。在高大的车体后部还带着一个能够轻松容纳十名成年人的装货台面。其中五个人的空间已经被煤炭所占据，剩余空间中的两人份则由巴瑞特占领。

巴瑞特躺在装货台面上，一边仰望天空一边在心里想着，这也太慢了吧。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搭载蒸汽引擎的大型卡车从很久之前开始就一直以这种速度行驶着。男人们挥汗如雨地工作，无论是人还是机械都在尽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中年锅炉工为了休息一会儿也来到了车后的台面上。

“你一定很着急吧，不好意思。”

“我并没有着急。”

“急躁的情绪已经从你的皮肤里渗出来了。”

巴瑞特坐起上半身盯着对方说：“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

两个人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儿，锅炉工再次开口说道：“你啊，打算一直做我们的保镖吗？”

“只不过是受老人家的委托罢了，以后的事情我还不知道呢。”

“你并不适合。”

“你是说保镖工作？大概没有人比我更适合了吧？”

“这个嘛……”

说到这，锅炉工再次沉默了。巴瑞特还在等着他继续说下去，他觉得这个男人也许真的能够看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喂，继续说吧。”

说不定这个男人能给我一些关于人生的启示呢，巴瑞特暗自想道。

“你说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并不是那种满足于打倒朝你扑来的怪物的人，而是更喜欢去直接捣毁怪物巢穴的家伙。”

原来如此，也许真的是这样。

“即便你并不知道怪物的巢穴到底在什么地方。”锅炉工笑着说道，“就像傻瓜一样。”

“无论如何也做不到啊，我可以将这句话看作是对我的夸奖吗？”

巴瑞特看着对方的脸，呵呵呵地笑了。锅炉工则一脸惊讶地看着他。

“有件事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

“那要看是什么事了。”

“我啊，想要赎清之前犯下的罪过，所以才开始旅行的。但是，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我仍然没有找到赎罪的方法。我大概真的是你所说的那种男人吧。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赎罪呢？”

“啊，那要看是什么样的罪过了。”

“……因为我的错误，导致数不清的人都死了。”

巴瑞特想到了与雪崩的伙伴们炸毁一号魔晃炉时的事情，那是一场远远超出众人想像的灾难，整个城市都陷入了恐慌之中。那些死去的伙伴们——还有那些素不相识的市民们。

锅炉工对陷入沉默的巴瑞特说道：“那你就只能坚持活下去了，我想你只要以此作为开端就可以了。”

“果然是这样……”

“即便不知道怪物的巢穴在哪儿，你还是要去将其捣毁。在这段时间里，连怪物也消失了——喂，你看！”

锅炉工说着朝卡车的后方一指，只见一个小型的怪物正在快速朝这边逼近。巴瑞特抬起右手对准怪物所在的方向，直接发动了攻击。伴随着“砰砰”的子弹被连续发射出去的声音，怪物的身体瞬间就被轰碎了。

“好厉害……这对怪物来说也是场灾难啊。”

巴瑞特转过身正打算说“这没什么”，却意识到锅炉工的视线一直在紧紧盯着自己的右手。那是和在朱农遇到的那个女人相同的眼神。

所谓的怪物，也许就是自己吧。

“怪物的巢穴，也许就在我的心里。”

听了他的话，锅炉工什么都没说。

卡车的目的地是一个很小的村子。村民们好像是以田里种的红薯来维持生计的。在已经减少了一半煤炭的装货台面上，逐渐堆满了装有红薯的麻袋。巴瑞特一边帮忙装货一边想，这些红薯在城里的市场上究竟能卖多少钱呢。在村民们认定的红薯售价中肯定还算上了这些开卡车的人的报酬吧。在米德加，食品的售价非常重要，无论是多么困难的时期也不会高得离谱吧。巴瑞特一直都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亲眼目睹了这种劳动场面之后，他又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自从停止供应魔晃能源之后，那些搭载了引擎的农具几乎全都不能使用了，农民们耕种红薯的艰辛肯定非同寻常吧。

“哦！”巴瑞特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声音。既然无法使用机械，那人们就只能亲自劳作了。如果是人的话，有很多啊。在米德加不是有很多没有工作，整日为吃饭问题而发愁的人吗！虽说可以吃那些生长在附近的农作物，但是长此以往很快就会坐吃山空吧。所以人们必须播撒种子，或者种植幼苗，还必须养育家畜。

“噢噢……”

没错。如果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大家至少可以过上吃喝不愁的日子。需要使用机械的时候，可以像驾驶那台卡车时一样利用煤炭来驱动。人们的生活只不过是回到了使用魔晃能源之前的时代罢了，也许会有些贫困，也许事物的发展会变得缓慢。

对于急性子的自己来说，也许会比较难以忍受吧。但是，也只能这样。不，时代在逐渐朝着这个方向变化。

巴瑞特随即对这种好不容易摸索到的“自己的想法”而感到满足，并露出了微笑。紧接着他又开始想，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呢。首先在右手上安装一只铁锹，然后进行耕种。凭借自己强壮的身体大概能顶五个壮劳力吧。不，创造新时代必须要有个领袖才行。那就是我的任务吗？

巴瑞特的思维开始逐渐加速，脑海中浮现出了自己发布指令的样子，接着又出现了那群伙伴们的身影。

“明白，巴瑞特！”

一边回答，一边跑出房间的杰西。紧接着是威治和比格斯。自己作为雪崩领袖时的景象浮现了出来，光明美好的未来一瞬间变成了深深的后悔。

“噢噢噢噢噢！”巴瑞特大喊道。

他随即清醒过来，尴尬地环顾四周，但是谁也没有看他。大家此时全都聚在一户人家的门前，坂木老人的侄子正在与一名中年男子说着什么。巴瑞特也走上前去，想要听听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我并不介意将您的女儿送到米德加去，但是，她看上去实在是太虚弱了……恐怕来不及了。”

“但是……”

中年男子的身后背着一名年轻的女孩，女孩露出了一副十分疲惫的样子。她长得很漂亮，但是从她的手腕上涌出了浓黑的液体，正滴滴答答地滴落着。是极为可怕的星痕症候群，而且看上去相当严重。这是巴瑞特最为讨厌的场面。现在，在面前就有一场可怕的危机，可自己却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巴瑞特知道，就算是在米德加也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是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们比较好吧，留在这个村子里慢慢等着死神的降临不是更好嘛。但是，告诉他们这一事实，也就相当于夺走了那对父女的希望，所以只能什么都不说，默默地看着整个事情的发展。巴瑞特想要高声大喊。

“即便是去米德加也没用吧？”不知何时走到近前的锅炉工小声说道。

“也许吧……”巴瑞特说。

“那么，我去告诉他们。”锅炉工说着朝那对父女走去。

巴瑞特在他的身后说道：“等一下。”

但是那男人好像充耳不闻。巴瑞特连忙追上去，打算在这名锅炉工的话让那对父女绝望之前将其阻止。

这时，锅炉工转过身对巴瑞特说道：“你觉得如果能够心安理得，即便让她去米德加也无所谓吗？即便这举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呃。”

“如果有飞空艇，这事就另当别论，可是现在我们只有这台破卡车。你应该知道这装货台面很热，让人很难受。如果因为这个原因加快了她的死亡，到时该怎么办？”

“……可是。”

“好了，我会去跟他们说明情况的。也许这么做会让那位父亲的希望完全破灭，但是，她的女儿最好能留在家里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

巴瑞特并不知道自己与锅炉工到底谁的做法才是正确的，但他不得不去考虑这个问题。思维一旦开始运作，巴瑞特再次想要大喊，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

很快，那名锅炉工并没有参加对话，而是走了回来。

“就在刚才，她死了。”

“什么！”

“……嗯，你想知道那个女孩临终的遗言是什么吗？”

不想，虽然巴瑞特这么想，但那个锅炉工还是继续说了下去。

“请带我去米德加吧。”

我错了，锅炉工紧握着拳头小声说道。

“噢噢噢噢噢！”巴瑞特喊道，“谁也没有错！”

无处发泄的愤怒在身体里横冲直撞，巴瑞特猛地将右手高高抬起，朝空中不停地开枪。砰砰的枪声在寂静的山村上空回荡着。

巴瑞特留在村子里，看到那位父亲埋葬女儿的一幕，他问这位憔悴的中年男子自己是否可以帮助他。

“如果有飞空艇的话……”那位父亲小声说道，“我曾经是盖尔尼卡飞空艇的乘务人员，如果那个东西还能飞的话，我的女儿也许就不会死了，因为可以一下子就从这里飞到米德加去。”

“这位兄弟……”巴瑞特认为自己必须要说出真相，“虽然我很明白你的心情，但是即便是在米德加也治不好星痕症候群啊。”

如果这样的话，如果那样的话。一旦开始考虑假想世界和现实生活之间的差异，人就会变得很难看清未来。这是巴瑞特自身的体验。像这个父亲一样，后悔自己什么都做不到的想法则是更加不好的事情。过去是无法被改变的。就在巴瑞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对方时，这位父亲却主动说道：“不是米德加也可以，其他的地方也行。只要知道有地方可以治疗星痕，无论在哪儿，都可以将患者及时送到吧？所以只要有飞空艇，至少可以做些准备。”

“准备？”

“被星痕所折磨的人并不仅仅只有我的女儿啊。”刚刚失去女儿的父亲目光坚定地看着远方。

在把红薯装上车时所描绘的未来已经完全褪色了。飞空艇，以及其他便利的机械，即便只有很少的几台也好啊。现在米德加的人们已经使用上了很多工作用的车辆以及机械，因为在那里储存有丰富的除魔晃之外的燃料。也许这里的居民们会感到十分惊讶，但是神罗公司会定期将之前藏起来的燃料分发给居民们。与此同时，之前以魔晃作为能源的引擎在经过人们的改造之后，都变成了可以用其他燃料驱动的样式。虽然输出功率稍微有些低，不过并没有人对此表示不满。

那样的话，也许还会有飞空艇吧。如果说除了魔晃之外的其他能源不能让它们飞起来，那就使用魔晃好了。只使用一点点的话，应该没关系的，只要不浪费就行。时代在改变，所以我也要改变，巴瑞特在心里暗自想道。

＊ ＊

在火箭村东边并不是十分遥远的地方，在那片几乎寸草不生、类似沙漠一样的地貌上，有一个炼制石油的设施，并架设有大概十五米高的油井平台。设施相当古老了，几名男女站在平台下抬头仰望，其中穿着白衣的女子正是希拉。

一个站在她身旁的男性工作人员说道：“与一个月前相比下降

了70%，情况相当不妙啊。那么，你那边呢？”

“我们这边已经完成了，虽然还不能与魔晃相提并论，但至少已经可以精炼到差不多的程度。”

“我就知道如果是你的话一定能行，可是原料还是不足啊。”说着，男子将视线投向地面。

希拉也低头看着地面，脑海中浮现出了此时应该在地下开采石油，并发出嗡嗡声的钻杆。

“再稍微多一些，拜托了。”

希拉双手合什祈祷着，染在她左手指甲上的并不是石油，而是星痕。

＊ ＊

火箭村曾是神罗公司的宇宙项目开发基地。当年的那些技师们全都在这里住了下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村落。

巴瑞特刚一进村，就看到了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其中还有一些与玛琳同龄的小家伙。看到这一幕，他不由地把眼睛眯成了一道缝。

“你们在玩什么呢？”听到他的话，孩子们的视线一下子集中了过来。

“叔叔也可以加入吗？”

孩子们一下子全都跑远了，巴瑞特咂了咂嘴，并看了下自己的右手。

“在新的义肢做好之前，我必须忍耐。”

“即便没有那支枪，你也挺可怕的。”有人在他的身后说道。

“你是……”巴瑞特没有回想起这个人的身分。

“你不记得我也是很正常的，我是‘高风’上的成员。”

“高风”是巴瑞特等人在拯救星球的旅途中曾经搭乘过的飞空艇的名字。

“哦，当时受到了你们很多的照顾。”

“这没什么。”

巴瑞特拜托对方带自己去见希德。刚走出几步，他便听到从村

口那里传来了敲击金属的声音。

“休息时间结束了，我也必须快点。”

“你们在做什么？”

“还用问吗，这里可是希德和他的伙伴们居住的村子啊。”

“飞空艇吗？”

“你看！”

这时两人走过了村民们的居住区，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一艘与曾经的“高风号”差不多规模的飞空艇映入了巴瑞特的眼帘。

“真棒！”

飞空艇被一些粗糙的工作用脚手架围了起来，虽然这里的安全措施并不十分齐备，不过还是有二十多名村民正在脚手架上忙碌着。他们正在用铁锤用力地敲打着飞空艇外部的金属板，使其成为合适的形状，嘈杂的金属声此起彼伏。看上去这艘飞空艇几乎已经完成了。

“这不是马上就完成了吗！”

“只是外表而已，你看！”

顺着男子手指的方向望去，巴瑞特这才发现原来飞空艇的内部还没有安装引擎。

“魔晃已经不能再继续使用了，所以新型引擎的研发花费了我们不少的时间。”

这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巴瑞特急忙压低身体。

“艇长就在那里！”这位不知姓名的伙伴一边指着飞空艇对面的那间车库，一边说道。

车库里，一台看上去应该是飞空艇引擎的东西被安置在工作用的架子上。

一群男人正在远远地围观，他们每个人都戴着护目镜。这时又传来一声巨响，原来是爆炸声，巴瑞特感到有些害怕。其中一个男人摘掉护目镜往旁边一扔，然后跑到引擎近前。

“可恶！”

希德咬牙切齿地说着，看上去就像是要把那引擎生吞活剥了似

的，紧接着又将脸凑过去开始仔细检查。

“混蛋！你这块废铁！”

听到久违了的脏话，巴瑞特笑了。这家伙还是没有变啊。希德一边继续谩骂着，一边朝巴瑞特的方向走来。

“别说那种话，会被神明惩罚的。”巴瑞特说道。

希德闻言只是不以为意地回答道：“神明？你把它带过来，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两个人互相报告了一下彼此的近况。

“我把玛琳托付给蒂珐了，因为她们两个很亲近。”

“很好，我想无论是谁都会赞成吧。那个，克劳德也和蒂珐在一起吗？”

“嗯。蒂珐和以前一样开了家酒吧，克劳德就在那里帮忙，不过现在他好像也在忙着自己的生意。大概是货物快递吧。”

“克劳德？生意？”

“大概是被蒂珐敲打清醒了吧。”

“原来如此，结果还是女人比较强势啊。”

“希拉怎么样了？”

“啊，还是老样子。”希德一下子有些语焉不详，并打算转移话题，“那个，你这次来有什么事？我这边还挺忙的。”

“你在制造飞空艇吧？”

“是啊。”

“我可以来帮你吗？”

“哈？你能做什么？”

如果是以前，巴瑞特一定会怒不可遏，不过现在的他却好像置若罔闻，十分平静地将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

“只要有飞空艇，我想一定能够挽救很多人的性命，比如说星痕的患者。一旦有人发现了有效的治疗方法，就可以快速将其送过去。而且还可以将懂得治疗这一病症的医生送到各个地方，或者可以输运大量食物。只要是人们生存的必需品，无论是什么都可以用飞空

艇运输吧？”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希德将脸凑到巴瑞特的近前，“这要使用魔晃，魔晃啊！你知道像你刚才说的那样去操控飞空艇，需要消耗多少魔晃能量吗？”

“我不知道，但是……”巴瑞特说出了自己在来这里的路上所考虑的事情。只要我们不贪得无厌就行了。使用魔晃会缩短星球的生命，的确是这样，这一点不管到什么时候也不会改变吧。但是，我们只用一点儿。如果我们只是使用能够让自身活下去所必须的分量的话，我想星球也会允许吧。

“切，看来雪崩的领袖改变了不少啊。”希德不无讽刺地说道。

巴瑞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关于与过往那些事情的妥协，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答案。但是再次被朋友指出痛处，他的心里还是被一些模模糊糊的东西瘀滞住，于是他抬起了右手。虽然巴瑞特打算开枪，但忽然意识到这里是室内，于是又把手放了下来，不过还是克制不住地大吼了起来：“噢噢噢噢噢！”

房间里的众人全都看着巴瑞特。

“不好意思，请各位不要介意。”巴瑞特努力露出了一个笑脸，对周围的人说道。

接着，他低下头想着接下来要说的话。代替那些苍白的语言出现在他脑海中的，是过去的情景，是比格斯、威治、杰西等人活生生的脸。

想要说什么呢，你们几个，是在责备我吧。

巴瑞特用力摇了摇头，把他们的脸从自己的眼前甩开，然后重新抬起头，目光紧紧地盯着希德。

“你怎么了？”希德惊讶地看着巴瑞特。

“希德，麻烦你告诉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的过去充满了错误，不过其中应该还有些正确的事情。但是，到底哪些才是正确的？哪些又是错误的？从今往后，我该怎么做？不，我已经变了，可是因为过去那些事，这还不够吗？啊？还要一直在右手上安装这把

枪，让孩子们永远都惧怕我才行吗？只有那样才能赎清我的罪过？我不知道，你帮帮我……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

说着，巴瑞特终于忍不住朝着上面开了几枪，子弹在天花板上射出了几个窟窿。

希德则仰望着天花板说道：“首先啊，你要把那几个窟窿补好。”

就在巴瑞特汗流浃背地修补天花板上的窟窿时，希德走了过来。虽然他感觉到了对方，不过因为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假装没看见继续修理着天花板。

“冷静下来了啊……”

希德在稍远的地方找了把椅子坐下来，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

希德有些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有件事我想要请你帮忙。”

巴瑞特闻言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扭头望向希德。

“首先呢，是魔晃。的确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们也认为如果是很少的分量，应该没什么问题。特别是在眼下人们正积极准备重建这个世界的紧要关头，飞空艇应该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吧。如果有一天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了，我们还可以在某个景色优美的地方停下，并在那里建造新的家园。”

紧接着，希德开始讲述关于目前的能源的事情。世界各地的魔晃炉都已经停止了运作，但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绝不是由于意识到使用魔晃能源会缩短星球的生命，大家都在因此而反省。当然，负责运行魔晃炉的神罗公司已经失去了之前的实力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不过魔晃炉没有被再次启动的真正理由则是——

“如今所有人都知道魔晃能量就是吸取星球内部的生命之流进行使用。而在那一天，大家全都体验到了生命之流的恐怖。那景象实在是太可怕了，那是星球的愤怒。”

巴瑞特回想起了那颗迫近米德加上空，并打算破坏整个星球的陨石被生命之流消除时的景象。那是人类绝对无法创造出的、极具压

倒性的力量。

“任何人都不想再靠近生命之流了。”

“魔晃能量已经再也制造不出来了？”

“是的，大概吧……”

“但是，只要将一座魔晃炉运作起来不就可以了吗？虽然多少会令人感到害怕。”

原谅我，比格斯、威治、杰西。

“那里也无法开采到魔晃了，因为生命之流的流向已经发生了改变。”

“你调查过了？”

“是的。当然，我无法进行特别深入的调查。”

巴瑞特沉默了下来。这就相当于星球拒绝了人们想要再次使用魔晃的要求。

“要是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一个魔晃炉的话，事情就要另当别论，但寻找适合的场地，搬运必备的物资——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搬运那些必需的物资。”

“还是不行啊。”

“之前储备的燃料一旦耗尽，整个工作也就结束了。世界如今已经退回到了煤炭时代，我们只能用令人怀念的慢吞吞的蒸汽卡车，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应该是陆行鸟。嗯，这种情况也不赖。”

“要死了这条心，得过且过吗？要眼看着时代的倒退，苟延残喘吗？这真是个极大的失败啊。不能走和以前一样的道路，也许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要因此而停下脚步吗？只要寻找其他的道路就可以了呀。”

“正如你所说的，那就是石油。”希德抿嘴笑着说道。

“石油，是那种没用的东西吗？”

对于曾经在煤矿工作的巴瑞特而言，石油的出现原本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但是结果，这种东西却似乎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

“石油没有发挥出作用，完全是因为魔晃的出现。这个世界原本应该进入石油时代才对，应该会出现那种从石油中提炼出各种燃料

的技术。但是呢，自从魔晃出现之后，这一技术就转而被魔晃所用，并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石油从历史中消失了。

“但是，石油在目前的情况下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神罗将那些勉勉强强从地下采集到的石油全都储藏起来就是最直接的证据，所以……我们也在寻找油田。不过，神罗使用的可是海底的东西……”

“他们有潜水艇吗！”

“如果没有魔晃，那种东西是无法运行的。即便能够运行也没用，生命之流会破坏掉输油管的。”

“可恶！”

“啊，所以只能放弃了。”

希德等人找出了古老的记录，得知了另一个油田的位置，幸运的是那里距离火箭村并不远。那里的开采石油设施以及提炼汽油的设备全都处于半损毁状态，不管怎样总算是被保留下来了。希德与伙伴们对那座设施进行了修复，如今已经可以正常使用。但是提炼汽油的设备的动力仍然不足。

必须要有更加强力的燃料，众人为此继续努力着，最后好不容易在制造火箭燃料方面有了一些眉目。另外，为了能够适合新型燃料，引擎的改造也在同时进行着，不过却怎么都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你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太棒了，希德！太棒了！”

“所以说啊，根本不需要什么新的技术。我们做的只不过是让古老的技术在现在复苏罢了。”

“也就是说，煤炭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这对在煤炭之村出生并长大的巴瑞特来说，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

“时代改变了，我们也必须适应时代的改变才行啊。”

“这种心情我也说不好。”

“你很幸运啊，生活在一个可以尝试很多新事物的时代。”

“这倒是。”

“不幸的是……”

“什么？”

“可以尝试的事情太多了，时间根本不够，真混账！”

希德和巴瑞特离开火箭村后朝东边走去，走了整整一天才到达目的地厚，前来迎接他们两个的是希拉。

“哟！”巴瑞特为这次久别的重逢感到高兴。希拉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改变，不过巴瑞特随即就注意到了对方手上的星痕。希拉觉察到了这一点，急忙将手缩回了袖子里。

“怎么样，疼吗？”希德用粗鲁的声音问道，“别勉强自己。”

——时间根本不够——巴瑞特回想起希德的这句话。

希德抬头仰望油井平台，根本感觉不到这个东西在运作。

“怎么回事……”

希拉开始为二人说明情况：“是今天早上停下的。虽然也许还能开采出来，但是已经降到最开始时的10%了，所以我就把油泵停下了。”

希德耷拉着肩膀小声说道：“最开始时，即便没有油泵，石油也会自动向外喷，我们都被石油弄得一身漆黑。”

巴瑞特重重地叹了口气。

“星球啊，不会赐予我们任何东西吗？”

“没有那回事。”希拉用干脆的口吻说道，“星球给我们准备了很多东西，比如煤炭、石油，也许魔晃也是其中之一，此外可能还有我们尚未查明的东西。只要使用方法没错就没关系，只要不浪费就好，即便花费些工夫也是正常的。星球应该在关注着我们的举动，因为所谓的生命之流就是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命啊。”

希德和巴瑞特仔细玩味着希拉的这番话。

巴瑞特觉得，无论希拉活着，还是回归星球，她都会一直关注希德吧。

希德是如此，巴瑞特也是如此。

“希拉……”说出这句话后，希德便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儿之后才重新开口说道："希拉……燃料怎么样了？"

"没问题。虽然最终结果要看引擎的功率，不过绕着这个星球飞一圈还是没问题的。我觉得目前的储备量足够用于试飞，怎么了？"

"……引擎的改造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甚至一点儿头绪都没有。所以呢，希拉……"

"怎么了？"

希德依然保持着沉默，这时巴瑞特突然插嘴说道："希德想要让你帮忙开发引擎。虽然燃料已经准备好了，不过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呢。"

"我明白。"希拉看着希德说道，"我们还不能认输。"

巴瑞特接着说道："在制作出引擎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希拉用微笑回应他。

一行人默默地仰望着油井平台。

"巴瑞特。"希德小声说。

"你能找到油田吗？"

"嗯，交给我吧。"

我已经不再迷惘了。星球啊，围绕着星球流动的生命啊。如果想要惩罚我的话，你们随时都可以来。但是，我会拼尽全力来抵抗的。能够惩罚我的人只有那些活在现在的人们，我会活下去，为那些活着的人的未来。

当巴瑞特回到可利尔之后，坂木老人按照约定拿出了一个全新的义肢。那是用木头制成的、拥有温暖触感的假手，而且是那种不用转接器，可以直接安装在手臂上的类型。巴瑞特先是看了看假手，继而将视线投向老者。

"真不好意思，虽然这是你特意为我制作出来的……但是我决

定继续踏上旅途。我要去寻找蕴藏有石油的土地，所以也许会踏足那些人迹罕至而且十分危险的地方吧。我并不知道那些地方会有什么样的怪物，所以还是需要这些武器。当然，并不仅仅为了保护自己，还因为我是一个无法放弃战斗的人。如果我的战斗可以使其他人避免战斗的话，这就将是我的使命，这也将是我的赎罪方式。”

听了巴瑞特一番条理清晰的话之后，坂木老人转身回到房间里，然后拿出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里面包着一个稍有些锈迹的义肢，那是一个制作极为精巧的钢铁假手，看上去就连手指也能够自由活动。

“如果好好训练的话，还可以用它来写字哦。至于是否能把字写得漂亮，就全看你自己的了。”

“这个是……”

“这是你帮助我侄子他们干活的报酬，不过看起来你并不需要，所以我就先带你保管吧。”

“这是你特意为我制作的东西，真是不好意思。”

“不用介意，这是我很多年前就已经做好的。等事情全部都结束之后，你再来取吧。”老人说道，“我会把这些锈迹都打磨掉的。”

告别坂木老人之后，巴瑞特再次踏上旅途，这时他忽然想到如果能给玛琳打个电话就好了。不，还是等事情全都结束之后回到这里，到时用那只坂木老人制作的义肢给玛琳写封信吧。

巴瑞特想要大喊。

“去吧！”

他在内心里喊道。

睡神扫描

当生命之流喷出地面时，男子已经将自己最早期的那些毫无意义的记忆交给了星球。少年时期的记忆、关于极少数朋友的记忆、无意识时期的战斗的记忆、过去那些日子的生活记忆——这些记忆成为了奔流的一部分，继而包裹着陨石，不一会儿就消失了。与此同时，他的精神核心以及与其有着极强羁绊的思维却混合在几条生命之流中在大地、在城市中四处奔腾着。当那些四处逃跑，或者哑然呆立的人们被奔流所吞没时，男子决定将自己的刻印赐予这些平凡人。他确信只要克劳德能意识到这一刻印的存在，自己就绝对不会消失。只要克劳德还记得我，我就能永远存在，无论是在生命之流中，还是在地面上。即便我的精神最后真的会扩散，但只要有一小片的记忆还在围着星球流动，我很快就可以凭借克劳德的意识找回自己，男子在心里这样想着。

那 On the Way to a Smile

那岐篇

最终幻想VII

基利甘，快给我消失。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绰号为赤红ⅩⅢ的那那岐想要将那个以自己的心作为巢穴的漆黑怪物吐出来，于是对着月亮狂吠。那那岐的嚎叫声回荡在夜里凄冷的高原上。在柔软的尾巴尖上燃烧着的火焰，使得那那岐的身影从夜色中突显了出来，用尽力气的嚎叫令它那覆盖着红色毛皮的身体微微地抖动着。

并没有任何声音来回应那那岐的嚎叫，虽然这样的结果与往常一样，不过这次好像是某种信号。恐怕，只能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了。基利甘在自己的内心里，它只是自己的敌人。

首次意识到它的存在，是几天前的事情。那那岐按照时间的顺序，试图回想起基利甘的诞生——或者说是自己被附体的经过。

与克劳德等人一起打败萨菲罗斯，并结束了拯救星球旅程的那那岐回到了宇宙峡谷。谷中的居民们热烈地欢迎着结束战斗后回到故乡的那那岐，并饶有兴致地听他讲述旅途中的事情。一时间，那那岐的心中充满了自豪的情绪。

接着，前去见父亲塞特的那那岐，对那位在与基族的交战中被石化之后仍然守护着峡谷的勇敢战士说道："父亲大人。父亲与母亲都是曾经守护这一峡谷的勇敢战士，所以我也要像你们一样守护这里，我觉得我能够做到。所以，父亲大人，我要再次踏上旅途。这次并不是为了战斗，而是为了去看看那些世界上的生命。看看陆行鸟的诞生，看树木的枯萎，呃……总之我要看很多很多的事物。爷爷也曾说过'用双眼去观察，并好好地铭记下来，然后将其转达给其他人就是我的使命'，所以……"那那岐看着父亲已经变成了石头的眼睛和耳朵，"我也会向父亲您报告的，嗯，就是这样。"

从父亲那里回来之后，那那岐将相同的事情告诉给了峡谷中的人们。他说自己将要遵从爷爷——布甘哈甘的临终遗言，将"铭忆这世界的旅程"作为自己新的使命。峡谷中的人们纷纷鼓励那那岐，都说这次旅行将会是极其有意义的事情。他们还说自己会永远留在峡谷里等他回来，最后众人送走了那那岐。

离开高地上的村子，沿着地势险峻的小路走了一会儿之后，那那岐停下脚步转过身去，只见峡谷的居民们还在朝他这边不停地挥手告别。那那岐想要回应大家，于是坐在地上，将两只前爪举过头顶，并拉长声音嚎叫了起来。再见了，我会回来的，你们要保重。接着，他一口气跑下了山，很快就来到了那块熟悉的岩石上。

那里是那那岐每次离开宇宙峡谷时都必然会回望村子的地方，只要翻过这块岩石，就再也看不到村子了。那那岐如往常一样回头望去，虽然想要仰望村子——可这次却没有看到，一块以前并不存在的巨大岩石挡住了他的视线。是啊，那那岐随即反应了过来，生命之流曾经流过这里。由于受到其影响，那块岩石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掉了下来。当他在回来的途中就已经发现了，有些地方的地貌发生了改变。他重新望向四周，发现从很久之前就露出地表的一部分断层此时已经被挖掉了，一些探出山体的岩石此时也已经崩塌。

没办法啊，那那岐心想，幸好没有人对此感到困扰。与米德加那种受到了难以修复程度的破坏的城市相比，这里的情况几乎算不上什么。

那那岐飞身从这块小岩石上跳下，继续朝前跑去，他将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脚下。一步，接着一步，很快他就意识到了某种异变——并不是风景的变化，而是自己的身体里，不，是在内心里发生的异变。那那岐停下了脚步，并闭上了眼睛，仔细在自己的内心里探寻着。

找到了，就是这个，这是什么呢？那那岐觉得自己无法用语言来说明。所谓对事物的理解，至少对那那岐而言就是这样的一种行为。这个东西是——漆黑的，就像是在心里有一个窟窿。不，不是窟窿，而是某种“感情的块状物”。很沉重，好像有什么东西将内心堵得死死的。那那岐能够感受到那个东西很快就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而且还预感到那东西会改变形状。究竟会变成什么呢——这样的想法刚刚浮现在脑海中，那那岐就由于强烈的恐惧开始浑身发抖。

“……”那是一种让他发不出声音的战栗。那那岐紧咬牙关忍受着。不，这根本无法忍受。那那岐大口地呼了一口气之后，便快速

朝着村子的方向跑去。

村子里的人们见到刚刚离开的那那岐忽然又回来了都觉得十分惊讶，于是重新聚拢过来。

“那那岐，怎么了？”

“呃……”他勉强发出声音，而内心里的那个块状物已经消失不见。

“难道说，你已经开始怀念自己的故乡了吗？”不知是谁冷冷地说道，周围的人闻言全都笑出声来。

“嗯，也许吧……”

“那那岐啊，振作一点！你可是勇敢的战士啊！”

“嗯，知道了。”

那那岐与村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然后再次告别大家，踏上了旅途。虽然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路，不过还是转身走回了刚才的那条。因为那那岐觉得自己有必要确认一下，刚才的那种恐惧是不是和某个特定的地点有关系。不过，这次什么都没有发生。

那那岐将那个在自己的内心中突然出现的，释放着无限恐惧的“东西”命名为基利甘。虽然他并不知道基利甘这个词的意思，不过至少这个名字比较不容易忘记。一个名字可以让人想起有关这个事物的各种要素。那那岐就这样带着这个寄宿在自己内心里的“基利甘”继续着他的旅程。偶尔也会想要探寻这个东西的真面目，但是每次那那岐都会被这份恐惧吓得发抖。所以他想，在自己能够以平常心来思考这个东西之前，还是尽可能地将“他”放在一旁不去理会吧。

离开宇宙峡谷之后，那那岐粗略地制订了一个旅行计划。首先朝西走，那里有尤菲的故乡，去看看那个南北细长的海岛。然后再朝东走，那里有希德所在的火箭村和巴瑞特的故乡可利尔，还有克劳德和蒂珐的故乡尼布尔海姆村所在的大岛。然后试着去北边看一看吧，因为他想去到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看看，虽然不知道具体会花费多长时间，但那那岐一点儿都不担心。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近乎于永远的

五百年或者是一千年的时间跨度，在那那岐一族的生命旅程中只能算是刚刚有些意义罢了。

“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我的寿命比任何人类都长。”

那那岐先以五台作为第一个目的地。如果有可能，他还想见见尤菲。虽然对方总是以类似主人的身分来对待他，不过那那岐相信那只是她表达友好的一种方式而已。

“尤菲是个很容易读懂的人。”那那岐想着。虽然身边都是年长的伙伴们，但尤菲还是想要与他们公平竞争。能够看出，她主张大家可以站在同一个战场上，而这一点与年龄的差异根本没有关系。那那岐十分了解她的这种心情，大概两个人的精神年龄是相同的吧。虽然自己已经活了将近五十年，但是对于能够非常理解只有十五、六岁的尤菲这件事，那那岐的内心还是会感到有些复杂。不过，由于人类与那那岐的成长方式极为不同，因此关于这件事好像也只能放弃。

当来到五台附近时，那那岐突然发现了尤菲的身影。虽然他原本打算玩一个假装偷袭的恶作剧，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尤菲目前所处的状况应该接受不了这种玩笑吧。只见尤菲将一名与她同龄少年的脚踝紧紧地夹在肋下，并用力地拖拽着，倒退着朝五台的方向走去。她好像拖了好久，因为在草原上留下了一条长长的痕迹。虽然不知道少年的生死，不过尤菲会不时地对他说上几句话。不一会儿，尤菲停了下来，那那岐以为她可能是想要休息，可是只见尤菲俯身将少年抱起，看样子是打算将其背在身后。但是对于并不十分强壮的尤菲来说，这好像是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真拿她没办法啊。”那那岐自言自语地说道，然后朝着尤菲的方向跑去。在对方没有期待得到帮助时，自己能够主动伸出援手，这感觉还真不赖。

那那岐轻轻地靠近尚未有所察觉的尤菲，并轻轻地说：“要帮忙吗？”

尤菲的朋友，那个名叫由里的少年在米德加染上了一种突如其

来的怪病。那是一种患病后会从身上各处流出黑色液体的可怕病症，而且患病后的死亡率相当高。在米德加，这种病症已经被认为是与修复被破坏的城市同等重要的问题了，而且还有逐渐超越的趋势。那那岐曾经听说过这种病好像具有传染性，不过尤菲好像毫不介意地与由里接触着。那那岐有些不安，心想也许还是告诉她比较好吧。但是在两个人对话的过程中，他发现尤菲早就已经知道了这种病症具有传染的可能。那为什么还会如此地毫无防备呢。不对，那那岐意识到了，这并不是毫无防备，而是一种体贴。虽然不知道他们两个的关系到底有多么亲密，但是很明显尤菲认为绝对不能抛弃朋友。这样一来，他反而觉得这个叫由里的少年实在是太可恶了，明明知道自己有可能会将病症传染给尤菲，还能这么心安理得地依赖对方，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那那岐有些生气，但却又无能为力，毕竟对方是尤菲的朋友。不过，为了泄愤，当话题转移到能够用来治疗病症的魔石上时，那那岐直截了当地说根本没有那种东西。尤菲生气了，这是那那岐预料之中的反应，但是尤菲那悲伤的眼神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那那岐有些后悔，并开始深深地反省。

三人很快就到了五台，那那岐在那里待了一段日子。尤菲在此期间一直照顾着那些被隔离的患者们，虽然那那岐偶尔也会帮忙做些简单的事情，不过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旁边仔细地观察这种疾病的各种表现。他觉得自己应该把这件事牢牢记住，因为这是自己的使命之一。

“你真的能够说话吗？”一位患者问道。

“嗯。”

“真不可思议啊。上帝为什么会创造出像你这样的生物呢？是他将容纳灵魂的容器弄错了吧，你是否会觉得如果自己是人类就好了？”

“嗯……”这时，那那岐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与人类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感受方式以及思考方式的自己，一定是为了理解人类这种生物才被创造出来的。将人类这种生物的变化传达给未来就是自己的责任。终于又弄清楚了一件事，那那岐心想。

虽然想要继续留在五台观察患者的病情，继续与尤菲待在一起，不过尤菲却拜托那那岐去收集一些有关这种病症的情报，于是他只好离开五台。

只要进入眼前的这片低洼地就看不到五台了，于是那那岐转身回望小镇的方向。原本应该能够看到在镇子口处建造的病人专用的小屋前忙碌的尤菲的身影，可是那那岐却什么都没有看到。好像这块低洼地的地势要比想像中的更低一些。

“什么嘛，不过没关系，我还会回来的。”就在他打算继续向前走时，忽然感觉内心受到了冲击。是基利甘，他又出现了。那那岐这次想要弄清对方的真面目，于是将意识全都集中在基利甘身上。那个黑色的块状物在颤抖，很快就在表面上浮现出了什么东西。

——那是宇宙峡谷中的人们的脸。人们的表情很恬静，不一会儿就好像被黑色的表面吸进去了似的消失了。这张脸——哎？当回想不起这个人的名字时，那那岐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而且颤抖的程度十分剧烈，身体好像都难以直立，于是他原地坐了下来。名字，快回想起这个人的名字，那那岐在心里鼓励着自己。接下来浮现在基利甘黑色表面上的是尤菲的脸，尤菲的表情很平静，是那那岐从未见过的样子。尤菲的脸也随即如同陷入黑色泥沼一般地消失了。一瞬间，那那岐的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了“死亡”这个词。难道说峡谷里的人们都死了？尤菲也死了？他一下子被强烈的恐惧所笼罩。

“救命！”那那岐无力地趴在地上，试图让星球来帮忙支撑住自己的身体。当他试图再一次高声嚎叫时，基利甘消失了。那那岐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环顾四周。接着他快速跑上低洼地旁的斜坡，遥望五台的方向，并终于看到了尤菲忙碌的身影。

就算是尤菲，总有一天也会生老病死吧。因为峡谷里的居民有很多上了年纪的人，所以他们应该会更早地去世吧。仅仅是想像一下都觉得哀伤。当那一天真的到来，自己一定会流眼泪，并很长时间都会处于低落的情绪中吧。

但是，为什么让我想像到大家的死的基利甘会释放出恐惧呢？

难道说当我想到大家总有一天会死去时的恐惧就是基利甘的真面目吗？那那岐摇了摇头，试图摆脱这种不祥念头的纠缠。虽然那一天终将到来，但即便如此他也不想去考虑有关朋友们的死亡。

那那岐改变了旅行的计划，决定去调查有关尤菲说的“米德加病”的事情。。

最适合收集相关情报的地方就是米德加了，那里应该有很多信息，但同时也会有很多混乱吧。不过总是对事物进行深入思考的克劳德和聪明伶俐的蒂珐也在那里，所以只要花费一些时间，最后肯定能够有所发现的，那那岐心想。

绕过尼布尔山朝着东边前进的那那岐进入了一片他从未听说过的森林，并在森林中迷失了方向。最开始他只是凭借着野兽的直觉前进，但这片森林的规模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想。不过那那岐并不着急，而是十分冷静地寻找着出口。虽说这是一片浓密的森林，不过只要抬起头就能看到太阳的位置，借此可以利用从人类那里得到的知识来辨别方向，那那岐就这样继续前进。反正总有一天，他能走到这片森林的东部边缘地带。

从远处传来一声枪响，枪声在树木间回荡着，让人分辨不出这是从什么方向传来的，不过那那岐还是大致做了一个推断，然后朝着那个方向跑了过去。于是他看到了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正遭到怪物袭击的场面。那头怪物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看上去就像是一头熊，不，也许它就是一头熊。从长有棕褐色体毛的前爪附近汩汩地流出了鲜血。

那伤口大概是被子弹射伤的吧。受伤的野兽在摔倒在地的男子周围不停地徘徊着，仿佛在思考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不一会儿，他那被疯狂或者是愤怒点燃的双眼紧紧地盯着男子，并慢慢地开始向其逼近。那那岐从自己藏身的逆风位置跳了过去，然后咬住男子的衣服将其拉开。接着，在将对方带到安全隐蔽的地方之后，重新转身面对那头发狂的熊。这头熊好像并不在意有新的敌人出现，而是理所当然地

朝那那岐扑来。能够看到它毛茸茸双掌前端的锋利爪子，那那岐知道一旦被那个东西攻击到可不是闹着玩的。

“尼比熊的弱点是喉咙！上吧，赤红！”男子突然说道。虽然对对方的指示感到有些犹豫不决，不过几乎可以确认大部分野兽的弱点都是喉咙，所以那那岐将攻击目标锁定在尼比熊的喉咙上。他久违地发出了类似野兽的嚎叫，试图以此来威吓对手。尼比熊突然停止了行动，想要试探一下这个初次谋面的敌人的实力。双方互相对视着。

“你在干什么，上啊，赤红！”

别擅作主张，那那岐心想。在除了自己的肉体之外并没有其他武器的野兽之间的战斗中，人类是没有资格插嘴的，森林就是野兽的地盘。

这时，枪声再次响起。与此同时，大量的鲜血一下子从尼比熊的喉咙处喷薄而出，它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很快，从旁边茂密的树丛中跳出一个人，怎么看都是个猎人。他向倒在地上的尼比熊补射了几枪，熊终于气绝身亡。

紧接着，猎人将手中的枪对准了那那岐，看上去他只不过是在警戒，并没有随即开枪的意思。

“爸爸，不要开枪！是它救了我！这是命运，是上帝将它派到我身边来的。我想将赤红带回家。”男子站在那那岐与猎人之间说道。

“赤红？”猎人反问道。

“嗯，因为它是红色的，所以我叫它赤红。”

真是个耻辱的名字啊，那那岐心想，于是在脑海中回想起曾经给自己命名了相同名字的那个疯狂的男人。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发出了嚎叫声，猎人父子随即朝后退了几步，并保持着高度的警戒。

“你会说话吧？”猎人举着猎枪说道，“很久之前，神罗公司曾经给你们这个种族开出了丰厚的赏金。如同一头巨大的野狼般的体型，红色的体毛和燃烧的尾巴。可恶！如果能在去年抓住你，我早就是大富翁了！”

“赤红，会说话吗？”

是啊，我的确会说话，而且也许我比你们更聪明。但是，我并不想开口对你们说话，像你们这样举着枪，并喜欢自作主张的家伙根本就不会成为我的朋友。

想到这里，那那岐一转身，迈着轻巧的步伐朝不远处的那片茂密树丛跳去。

“混蛋！”

是枪声。一颗子弹擦着那那岐的耳朵飞了过去。你看，结果还是遭到枪击了。一旦被你们抓到，我肯定会被毫无悬念地关进笼子，你们就是这种人。而且你们还会频繁地和我说话，并一相情愿地认为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良好。

在稍微远离猎人们的地方待了一会儿，确认对方并没有追来之后，那那岐重新回到了刚才那个地方观察那对猎人父子，只见两个人正在使用匕首肢解那头倒在地上的尼比熊。

“爸爸，我，想要赤红。”

“嗯，那个东西……好像可以用来赚钱。虽然神罗已经倒闭了，不过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展览品。也许只要把它带到金碟游乐场就行了。”

“不是的，我是想让他成为我的朋友。”

“说什么傻话呢。”猎人用匕首干净利落地割断尼比熊的尾巴，“那个东西和猫啊狗啊的不一样，你根本驯服不了它。”

我不会被你驯服的，那那岐在一旁暗自想道。

“那么，我们喊人来吧。”

“干什么？”

“以前只有尼比熊的尾巴是有用的东西吧？为了提炼出给士兵使用的兴奋剂，神罗公司会高价收购这种东西。但是从今往后，尼比熊的肉一定也会变得重要起来。虽然并不好吃，但也算不上难吃，我想只要精心烹饪就不会有问题。”

“是啊，这东西应该能吃！”

“嗯，我想很快就会爆发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虽然不知道是

会一直持续下去，还是会马上结束，但是我们肯定能大赚一笔。”

尼比熊的尸体就被留在了原地，猎人父子转身离开了。那那岐心想，那个猎人也不是什么坏人，他只不过是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罢了。如果尼比熊成为了人类的食物，那么它受到猎杀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无论什么种类的生物，不吃东西就会感觉到饥饿，这是一种本能。

布甘哈甘也曾经对那那岐说过，动物与怪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如何来对待自己猎杀的生物。动物为了进食而猎杀其他生物，但是怪物在这一过程结束之后，随即就会去寻找下一个猎物。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区分的话，人类更近似于怪物。如果是仅仅以获取尼比熊的尾巴为目的进行狩猎，那么即便说那名猎人是怪物也没什么不对吧。但是如果说他不吃尼比熊就会死的话，这又要另当别论了。只要人类有枪，这就是一场不公平的对决，这是属于食物链方面的话题。那那岐认为无论多么不喜欢那对猎人父子，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绝对不能出手干涉。由于那那岐在童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与人类一起度过的，所以他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狩猎。只是在认为如果自己不会狩猎是不行的时候，勉强尝试过而已，却从来没有因为想要进食而夺走某条生命，所以那那岐觉得那时的自己跟怪物无异。对于这样的自己而言，好像根本没有资格对那对猎人父子说三道四吧。很多人类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通过吞食其他动物生命这种方式才活下来的这件事情。即便有所意识，也只是那些由于职业的关系而与将会成为食物的动物接触的人们，其他人都在尽力避免对这件事进行深入的思考。那那岐也是如此。停在这里，思考这些毫不相关的事情根本没有意义。只不过即便存在着自己应该去做的、而且是绝对正确的行动，现在恐怕也做不到吧。

在死去多时的尼比熊的尸体周围，聚集了一堆肉食性的虫子和小动物。那那岐端坐在原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幕。这也是这个星球上生命的最终归宿，他必须克制着情感，将这一状况铭记下来。

“吱！”伴随着嘹亮刺耳的叫声，两头年幼的尼比熊幼崽朝那

具尸体跑去，围在那里的小动物们急忙四散奔逃。小尼比熊慢慢地靠近尸体——那应该是它们母亲的尸体，并用爪子和鼻尖轻轻地碰触着，仿佛想要唤醒那头成年的尼比熊。那那岐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冷静地观察着，接着他忽然想到那名猎人好像说过要去喊人来。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两头幼崽也会非常危险。只是在旁边观察的这种想法一瞬间不知道消失在什么地方了，那那岐随即从树丛中窜出，暴露在两头幼熊的面前。

“虽然我明白你们此刻的心情，但是这里很危险。快，跟我走。”

那那岐试图将两头幼熊领进树丛中，但是由于言语不通，幼熊们只是用不明所以的目光盯着他。

“跟我走吧，人类就要来了。”

那那岐想了一会儿之后，冲到一头幼熊的近前，低头咬住对方脖颈子将其叼了起来。

“吱！”被那那岐叼起来的幼熊叫了一声，另一头也随声附和“吱！”。

这就对了，那那岐就这样叼着那头幼熊钻进了树丛中，另一头则追在他的身后。

“好，很好。”

那那岐就这样朝着森林的深处跑去，偶尔他也会停下脚步，等待那头拼命追赶的小尼比熊，当彼此的距离缩短之后再继续跑。在如此反复几次之后，那那岐很快就来到森林中的一块开阔地。空地上全都铺满了古旧的石板，明显是人类所为。那那岐环顾四周，发现不远处还有很多毫无秩序堆积起来的石材。大概是有人打算在这里建造房屋吧。但是人类的痕迹却仅此而已，能够看出这些东西已经放在这里很长时间了。

那那岐将叼在嘴上的那头幼熊轻轻放在地上，可对方竟然一动也不动，在惊讶之余他仔细一看，原来那个小家伙已经进入了梦乡。可真是无忧无虑的生物啊，那那岐心想。紧跟在他身后的另一头幼熊此时也气喘吁吁地出现了，只见他“吱”地叫了一声，径直朝自己的

兄弟扑去。紧接着它低头开始在兄弟的身体嗅了嗅，可能是有些介意对方身上沾染的那那岐的气味吧，于是用鼻尖轻轻地蹭着兄弟的身体。很快，不知道是满足了，还是厌倦了，它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后也挨着对方睡着了。

真可爱，那那岐不禁想到，但随即他又有些烦恼。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自己有责任要确保这对兄弟活下去。那那岐趴在地上，看着他们熟睡的样子。这两个家伙在失去母亲之后，应该也能活下去吧；这种名为尼比熊的生物到底喜欢吃什么呢；虽然外边看上去像是凶猛的肉食动物，不过这种野兽中有很多都是与那那岐一样喜欢吃杂食，如果是这样的话，森林的东西应该足够他们吃的了——那那岐终于得出了结论：多少准备一些食物之后，我再离开这片森林。虽然自己十分在意这对兄弟的将来，但也总不能一直照顾它们啊。为了双方考虑，在彼此的关系还没有进一步深入之前离开才是最好的做法吧。不过在此之前——那那岐也打了个哈欠，然后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那那岐重新睁开双眼，那对兄弟的身影已经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这样啊，不管你们去哪儿了，好好地活下去吧，那那岐刚想到这里突然觉得自己的侧腹部附近有些不对劲。扭头一看，只见尼比熊兄弟俩将身体蜷缩在那那岐的侧腹与地面之间，还在香甜地睡着。

“糟糕，这样可不好。”

那那岐意识到自己的内心忽然被一种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感情所占据，那是一种将脑袋里想出的诸多借口全都冲走的强烈感情。那那岐决定在这对兄弟能够自力更生之前，自己要一直照顾他们。

那那岐教这对尼比熊兄弟——他将它们命名为巴兹和林——如何狩猎，虽然他并不擅长狩猎，但那那岐总是对自己说这项技能早晚有一天对自己也会有用的，所以他总是很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在夺走其他生物的生命时也不会产生罪恶感，因为这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偶尔也会遇到其他尼比熊，虽然那那岐总是试图向对方传达自己并没有恶意的信息，却总是被无视。每当这时，他总是会

感到后悔，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牵涉其中。不，既便如此，自己作为在森林中共同生存的伙伴应该被对方接受吧。诸如此类的各种想法在那那岐的脑海中此起彼伏。他每天都会有新的发现，也会感到不安，不过总的来说日子还是很和睦的。即便过着这样的生活也不错吧，类似这样的疑问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闪过那那岐的脑海。而他总是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一项使命罢了，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喜欢这种生活，而且难以割舍。

很快，人类开始频繁地进入森林，那那岐几乎每天都能发现猎人们进行狩猎的身影。好像狩猎尼比熊的行动开始正式化，看来作为食物，人类已经能够接受熊肉了。那那岐认为不能只教给巴兹和林如何狩猎，还必须教会他们如何躲避人类。

那那岐不知道自己在森林中究竟生活了多长时间。日期的感觉是人类特有的东西，他心想。人类与野兽，能够靠近这两种生物日常生活的自己，如今应该是生活在野兽的时代吧。虽然还记得与尤菲的约定，可那是属于人类的疾病，与野兽没有关系。虽然在最开始时会觉得心痛，不过现在的那那岐已经可以坦白地说，等自己总有一天回到人类的世界后，再去考虑那种事情吧。我作为一头野兽待在森林里，就必须要以野兽的感情生存下去。

基利甘在那那岐的内心里出现了几次，在那些熟悉的面孔中，还增加了巴兹和林的脸。出现在那个黑色的感情块状物的表面，随即又消失的尼比熊兄弟的样子让那那岐感到恐惧不已。但是，每当他确认那是自己身边的巴兹和林的样子后，那种恐惧马上就会消失。如今那那岐已经知道，原来基利甘的真面目就是丧失的恐惧。失去爱着的人的恐惧让那那岐的身体不停地发抖，在弄清这一点之后，基利甘也就变得不那么恐怖了。害怕失去，就什么也得不到。

森林里的生活十分突然地结束了。已经成长为成年尼比熊的巴兹和林的个头与那那岐差不多高了，他们分别选定了自己的领地，并过上了不即不离的生活。虽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在某一天晚上，两头尼比熊不再依偎在那那岐的身边，而是分开睡觉。

那那岐知道有些事情已经结束了，虽然有些落寞，不过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吧。第二天，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兄弟两个已经不在了。与分开睡觉一样，它们还会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寻找食物，那那岐对此非常理解。

有枪声从远处传来，接着是尼比熊的咆哮声，那是巴兹的声音。在森林中即便蒙着双眼也能自由移动的那那岐随即朝着巴兹所在的方位跑去，紧接着出现在他视线范围内的，是曾经见到过的一幕。

那天的那名男子摔倒在地，被吓得瑟瑟发抖。一头尼比熊在他的周围徘徊着，是巴兹。巴兹频繁地望向不远处的树丛，好像是在等待着林的到来。它用后腿支撑起身体，像是要给上天供奉祭品一样举起双爪，然后发出了吼叫。从森林中传来了林回应它的声音。男子虽然胆怯，不过目光一直都在寻找能够脱身的路，于是他发现了那那岐的身影，眼睛中闪现出希望的光芒。

“赤红！是你啊！还记得我吗？之前，你就是在这里救了我。”

那一天那那岐不能见死不救，但是，他也知道自己现在该说些什么。

“这里是森林，一切都要按照森林的法则来。”

听到那那岐的声音，男子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高兴，好像是在为那那岐真的会说话而感到开心吧。

真是个勇敢的孩子，那那岐心想。

“我明白，赤红。”男子随即快速站起身来，并随即朝刚才被巴兹打掉的猎枪跑去。

我是不会给你援助的，那那岐想道。就在这时男子已经来到了猎枪附近，再这么继续下去巴兹会被枪杀的，想到这那那岐刚准备跳出去，没想到林出现了。林挥起一只前爪朝男子横扫过去，被撂倒的男子重重地摔在地上无法动弹了。虽然那那岐不忍心去看这一幕，但他还是在心里说那个孩子在遵照森林的法则战斗着，即便输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巴兹和林开始在男子的周围徘徊，随即又凭借后腿直立起来，并再次朝着天空咆哮。已经足够了。那那岐从树丛中跳了出

来，挡在男子与两头尼比熊之间。

以人类为目标而挥下的两头熊的前爪，深深地刺进了那那岐的后背，并撕开了皮肉。

“吱！”“吱！”巴兹和林同时发出了和初次见面时相同的可怜叫声，并缩回了锋利的爪子。

“别介意，你们走吧。”

两头尼比熊晃动着庞大的身躯，很快就消失在森林中。

“呜呜……”

从那那岐身体下面传来了男子的呻吟声。

“喂，真是的，你在哪儿？明明还是个新手，可别太得意了！”

听到另一个猎人的声音后，那那岐随即离开了那里，躲进了树丛。

“喂，高迪！怎么了！”

果然，那名猎人朝这边跑来。但是看到接下来出现的那个人时，那那岐不由地吃了一惊。

“被尼比熊袭击了吗？”

身穿塔克斯制服的年轻女性伊莉娜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小瓶——应该是回复药之类的东西——随即开始对男子进行治疗。

那那岐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说神罗公司还在进行活动吗。他有些后悔之前没有注意有关人类的情报。目送着猎人背着男子离开森林，伊莉娜掏出一个手机不知和什么地方取得了联系。

“已经发现，我明天再去试着挑战一次。”

那那岐回到森林中用石头搭起来的家时，发现巴兹和林正在附近不停地转来转去，看到他回来了，它们俩随即便躲进了树丛中。

“我没有生气。”

那那岐说完，便无力地趴在了地上。虽然他并没有生气，但是伤口的确很疼。他想休息一会儿，试图借此来回复伤势。明天，神罗的人还会来，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尼比熊，明天会很忙碌吧。虽然意

识到巴兹和林正在朝自己靠近，不过那那岐只是沉默地闭上了眼睛。很快，兄弟俩开始轻轻地舔舐他背后的伤口。谢谢你们，巴兹，林。

那那岐在晚上醒了过来，伤口的疼痛感已经减轻了大半。他十分满足于自己的回复能力，并站起身来。环顾四周后并没有发现兄弟俩的身影，平常它们俩总是会在自己视线所及范围之内睡觉，觉得有些奇怪的那那岐在树丛里找了一圈还是没有发现它们。并非夜行性动物的尼比熊几乎不会在晚间活动，那那岐有些着急，于是开始在森林里寻找巴兹和林。

他好像感觉到有枪声从远处传来，而且是从森林外面。那那岐的全身开始止不住地颤抖，久未露面的基利甘再次出现了。那那岐蹲坐在那里，全身都被恐惧所笼罩，他早已忘记了如何来应对这种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呢？对了，巴兹和林。那对兄弟能让我克制住颤抖，可是它们并不在我身边。那那岐紧要牙关，勉强站起身来，朝着森林外面跑去。

他一边盯着地面，一边忍受着颤抖。由于空气中弥漫的气息发生了改变，所以那那岐知道自己已经离开了森林。他抬起头，发现在一条斜坡的下方是片广阔的草原。在猎人经常走过的地方，杂草都被踩死了，所以形成了一条路。那那岐的目光顺着这条路望去，看到在不远处的前方有几处光亮，是个小村落。在这些光亮中，最明显的那个有些摇摆不定地晃动着。那个是火焰，那那岐心想，应该是有类似篝火的东西吧。他不停地思考着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事物，试图借此来赶走基利甘，可惜一点儿效果都没有。于是，他决定朝着那些光亮的方向移动。

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竟然会是这样——篝火映照着巴兹和林，它们俩被吊在两根粗壮的柱子上。它们摆出了擅长的姿势，双手向天空伸展。它们的尾巴已经被割掉了，那那岐一下子就冷静了下来，心里的基利甘已经消失了。由于他还没有仔细查看两头尼比熊目前状

态的勇气，因此只能先观察周围的情况。距离篝火不远处有三幢小屋，每个都亮着灯。侧耳倾听还能听到人类男女的欢声笑语，好像正在庆祝，并没有人在警戒外面的情况。那那岐还是无法直视那对尼比熊兄弟。

巴兹和林应该是为了给自己报仇才来到这里的吧，那并不是野兽应有的感情。虽说人类和尼比熊是一对宿敌，但这只是作为整个群体而言，那那岐认为在这两者的个体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特殊的感觉。如果说有仇恨的怒火或者是怨恨之情，那也应该是人类才对。

可能是由于暴露在森林外面的空气中的原因吧，那那岐意识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也萌生出了复仇的想法。这不是野兽的感情，而是人类的。

“吱！”忽然听到了尼比熊兄弟的叫声，那那岐吃了一惊。那声音听上去很疼。就算身体再怎么巨大，它们也只不过是孩子。那那岐心中的黑暗情感在不断地扩散着，虽说并不是基利甘，可是那份黑暗却在不断地吞噬着理性。想要复仇的想法在难以抑制地慢慢支配着那那岐的内心。

从小屋中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哦，原来还有孩子啊，一定很可爱吧。屋里有孩子——孩子可是无辜的呀，那那岐啊，饶恕他们吧。

那那岐的心在野兽与人类的夹缝中似乎要破裂了。

噗！

一颗子弹射进了那那岐身边的地面，可是并没有听到枪声。那那岐意识到愤怒让自己无法识别枪声。他再次抬头看了看被吊起来的巴兹和林，刚才的叫声只是自己幻听罢了，它们应该早就断气了。他看着兄弟俩的眼睛，仿佛能看到他们紧闭的眼皮下鲜红的双眼，那里映射着火焰的光芒。那那岐觉得那火焰好像转移到自己的眼睛里了，眼睛变得好热，周围的景象被染成了鲜红色，什么都看不见了。

枪声接二连三地响起，那那岐凭借敌人开枪的声音朝着小屋冲去。他撞破了玻璃冲进了屋内，里面好象有几个拿着武器的男人。虽然驱动我的是人类的感情，可是如今的我却发挥着野兽的本能，那那岐心想。

已经辨别不出人类的脸了。

枪声响起，从脸颊上传来钻心的疼痛，那是一个信号。那那岐朝着旁边的对手扑去。

之后的事情几乎全都不记得了，只有子弹穿过身体的疼痛感与男子的惨叫声还残留在记忆中。

“原本我想和你成为朋友！”

那那岐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好像倒在染满了鲜血的木地板上。他抬起头朝四周看了看。

一名身穿红色衣服的男人坐在房间角落的椅子上，正看着他。这人很面熟。

“你醒了？”文森特好像一点儿都不担心地问道。

“文森特？文森特！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文森特平静地说道。

虽然文森特说的事情并不多，不过还是能听出他好像一直在旅行。他有些自嘲地说自己在等待着某些事情的发生。在途中，他偶然发现了神罗的直升机，于是便追踪着直升机的踪迹来到了这个猎人聚集的地方。塔克斯的伊莉娜好像是为了得到某样东西才来到这里，并和猎人们一同进入了森林。很快，他们带着一个受伤的孩子回来了，当天夜晚又有两头熊出现在这里。猎人们在骚动之后将两头熊射杀了，伊莉娜好像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于是坐着直升机回去了。正当他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的时候，那那岐突然出现了。听到猎人们的枪声后，那那岐跳进小屋……

“你打算咬碎那个被你扑倒的猎人的喉咙，之前受伤的那个孩子一边哭着，一边说着什么‘朋友’之类的话。虽然我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过你看上去并不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那那岐，而是只会袭击人类的野兽，所以我就出手了……”

文森特在射击那那岐之后，随即将一片混乱、手中持枪一直处

于危险状态的猎人们全都赶出了小屋。

为了让他们快点离开这里，他还说："一旦你们威胁到我，我会变身的。"

之后文森特为已经失去意识的那那岐进行了治疗，并等待着他醒来。

那那岐看了看这个房间，发现地板上到处都沾满了血迹。

"我杀人了吗？"

"没有。"

"这样啊，太好了。"

两个人同时陷入了沉默。那那岐想要看看外面，所以试图站起身来。虽然有些摇晃，不过总算是勉强站了起来。

文森特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说道："外面的熊被他们带走了，我是不是应该阻止他们？"

"嗯，那两头熊对他们一定很有用吧？这是森林的法则。不，是森林外的法则？文森特，我现在也有些弄不懂了，搞不清楚。"

"说给我听听吧。"说完，文森特便不再言语。

于是，那那岐便开始讲述之前的事情——从在森林中遇到那两头发出刺耳嚎叫的尼比熊幼崽一直到与文森特再次相逢为止。

"我到底该怎么做？"

文森特依然保持着沉默。

就在那那岐以为不会从这个人那里得到回答时，"我想在你以后回想起这件事时，应该就能得出答案了吧。不过，当时间过得再久一些，你重新考虑这件事情，也许会得出另一个不同的答案。虽然有答案，但并不是惟一的。你只要穷其一生去思考就可以了，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文森特说道。

"嗯……"对于对方的回答，那那岐觉得自己好像有些似懂非懂。

"我这样说，你就能明白了吧。"好像是看透了那那岐的迷惑，文森特接着补充道，"在当时你觉得正确的事情，其实是百分百

错误的，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错的。”

“可是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无论怎样思考，都无法做出正确的行动。”

“就是这样……”说完，文森特好像要结束这场谈话似的站起身来，接着又想起什么，“还有一种选择是什么都不做，我就是这么做的。”

“结果怎么样？”

“作为一种惩罚来说，也许还不错。”

文森特像演戏似的一甩斗篷，非常潇洒地离开了小屋，那那岐急忙跟在他的身后。

看上去文森特好像是要去东边，不过他很快就离开大路进入了荒野。

“你要去哪儿？”

“知道之后，你想要怎样？”

“我能跟你一起走吗？”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我很眷恋人类，那那岐心想，我想要和人在一起。

这时，两个人走在这片荒野的边缘地带——一个有普通楼房那么高的悬崖下。

我不想一个人。

“这个回答百分百是错误的。”

文森特轻飘飘地朝悬崖上方跳去。

“文森特！”

可是很快就看不到他的那件红色斗篷了，也没有回答。

“……也许文森特说的才是错误的！”

在朝着已经看不见的对方大喊之后，那那岐忽然意识到——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到底要怎么做，对这样的问题感到烦恼根本是没有意义的。过去已经无法改变，自己拥有的只有未来。但是，不要遗

忘，只有持续思考才是最重要的。也许只要这么做就能找到答案，只要能找到答案，可能就会起到某种作用。但是，仅此而已。与生存相比，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无论是我，还是巴兹和林，在森林中没有任何烦恼，在森林里渡过的日子是那么快乐。

那那岐刚在原地蹲下，就回想起来森林中的那些日子。想起了那对睡相十分糟糕的兄弟——在清泉中溺水的巴兹，从树上掉下来的林，兄弟俩第一次捕捉到的鱼……那那岐笑了，不过眼泪也在止不住地流淌着。再见了，野兽的世界。那那岐站起身来，继续向东边走去。走了一会儿之后，他停下来想了想，接着将前进方向改为北边。

火箭村的希德好像正在忙着开发飞空艇，尽管如此，当发现浑身是伤的那那岐时，他还是让他留下来慢慢养伤。那那岐为了不妨碍他们工作，只是远远地看着那艘已经接近完工的飞空艇。他对自己与尼比熊兄弟一起在森林中生活了将近两年时间这件事感到惊讶无比，不过，希德在得知自己与那那岐已经两年没有见面之后也十分惊讶。努力地生存，可以让人忘记时间的流逝，这的确事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那岐听说，巴瑞特在不久之前刚刚造访过这里。真想见见巴瑞特啊，他在心里暗想。与希德一样，巴瑞特也一定会和上次分别时一样来对待自己吧。

某天，完成了制造飞空艇工作的希德兴高采烈地邀请那那岐一起来试飞。那那岐很高兴地坐上了新的飞空艇。

“如果坠落的话，我们只能各安天命了，你可不要恨我哦。”希德说道。

各安天命，这句话说得不错，那那岐心想。

飞翔在空中时，所有人都会意识到这个世界的狭小。对于平时总是在地面上狂奔的那那岐而言，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他想，必须要感谢能让我体验到这种特权视野的希德。这个狭小的世界，就是我要生活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世界。这世界里有很多我所不了解的事物，还有很多我应该去看，应该了解的事情。如果是在广袤无垠的大

地上，由于迷失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而感到困惑几乎可以说是家常便饭。可是，自己现在已经知道这世界并非那么宽广。这种想法让那那岐再次鼓起了勇气，他觉得了解所有事物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世界正在等着我。”

“什么嘛，别说得那么夸张……哎？喂喂，你看那个……”

“怎么了？”

“快看啊，是尤菲。那家伙怎么会在这里？”

与尤菲的重逢，让那那岐感到稍微有些内疚。之前为了收集与疾病相关的情报才与尤菲分别，可是那那岐却什么都没有做。为了掩饰内疚的心情，他尽量装出开朗的样子。不一会儿，希德驾驶着飞空艇飞走了，只留下了那那岐和尤菲两个人。尤菲用理所当然的口吻邀请那那岐一起去寻找魔石。那那岐的想法与之前见面时一样，当时他对尤菲的朋友——由里感到很生气，并想要刁难对方，所以才说并不存在能够治疗那种疾病的魔石。但是，现在不同了，他确信没有能够治疗米德加病的魔石。而在火箭村，他得知这种病被称为星痕。

自己在森林里生活的这段时期，如果尤菲一直都在寻找，而且没有任何发现的话，那么就足以证明这种魔石是根本不存在的。虽然这一结论是在信任尤菲能力的基础上得出的，可是那那岐在说出之后，尤菲的表情还是显得十分落寞。

“对不起，我跟你一起找吧。”那那岐说道。

那那岐与尤菲一起进入了位于北方雪原上的某个魔石洞穴，在那个冰冷刺骨的洞穴里寻找了一番之后，结果证明不过是一场徒劳。

“啊，果然还是没有啊！真是的！”尤菲说道。

“放弃了？”

“没有，我还要接着找，因为还有希望。”

“什么意思？”

“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魔石洞穴全都去过了，或许我有所遗漏，所以打算再从头找一遍。不过呢……我也明白了一些事情，最近

我在那件事上面花费了很长时间呢。”尤菲看着远处说道。

尤菲之前在教那些五台的星痕患者们学武术，虽然最开始都是些孩子，不过现在有很多成年患者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在尤菲的指导下，身体的状态有了明显的好转。

“嗯，那种疾病果然具有传染性。但是呢，并不会传染给所有人，而只会感染那些感到烦恼、痛苦，并打算放弃人生的人，这种病就像是在利用这些人内心的缝隙趁虚而入一样。所以呢，通过学习武术，让自己的身体活动起来，就不会再去想那些事情了吧？只要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倒头就睡，人就不会为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而感到烦恼了。所以，我要加油啊。”尤菲看着那那岐微笑道，“你觉得怎么样？”

“我赞成！非常赞成。”

“是吧！”

尤菲勒住那那岐的脖子用力地向上拉。

“住手！”

“哎？我才发现，你的身上怎么到处都是伤口啊，怎么弄的？”

那那岐想了想，回答道：“我之前在进行铭记世界之旅。”

虽然和想像中的不同，结果那那岐还是投入了生命的怀抱，努力地去生存，然后铭记下这一切。他体验到了一种如果只是旁观，就永远都不会明白的事物，而代价则是心灵与身体的双重创伤。

“真是个喜欢装酷的笨蛋啊！”尤菲说着，再次勒紧那那岐的脖子。

不过，她随即就松开了，并说道：“加油啊，那那岐。”

与尤菲告别之后，那那岐开始到处闲逛。他打算如果见到野兽，就试着和对方生活一段时间；如果遇到人类，就积极地和对方接触。尽量从这些事情中——这无关对与错——学习到所谓的真实。因此，在那那岐的心中增加了很多名称。闪烁、小偷、贝壳、蜘蛛群、恋爱、树木的呼喊——全都是从那些珍贵的，偶尔还会伴随着疼痛的

体验中得到的知识。

在这些充实的日子里，当只剩下那那岐一个人时，那个基利甘就会偶尔出现。随着时间的流逝，基利甘好像也变大了。只要见识增长了，失去的东西也会随之增加，所以基利甘也会变大，那那岐是这样想的。

基利甘的真面目就是丧失的恐惧，只要知道了真面目，对方应该变得不那么恐怖了。可是那那岐还是会颤抖，甚至恢复正常的时间比以前更长。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那岐有些搞不懂。很快他就在想是不是自己搞错了基利甘的真面目，并开始思考对方到底是什么东西，于是由此引发了冰冷刺骨的恐惧感。那那岐意识到，只有恐惧的本身是自己没有弄明白的。

“基利甘吗？”

在忘却之都的湖边，文森特与那那岐再次相逢，听了对方的解释之后，他小声地重复道。

“如果是那个的话，我倒是有线索。”

“什么？快告诉我！”那那岐急切地追问道。

“丧失总有一天会来临，对这种事情进行想像，就会产生恐惧。但是……也许有些可笑，不过总有一天你会习惯的。”

“嗯……也许吧。”

“基利甘从遥远的未来而来，就是你在潜意识中所恐惧的未来。”

“哎？”

“你试着想像一下，当你熟悉的所有事情、现象、以及其他的一切都只存在于自己内心中没有任何人来与你分享。”

“嗯……”

他开始想像，这时基利甘开始在他的心中活动起来。那那岐强忍着身体的颤抖，继续进行想像。想像自己跑上了一块能够俯瞰整个

米德加的高地，在远处无数不知名的植物覆盖了整个城市，那里还有人类的气息。

但是，没有人认识那那岐。去到那里与人类对话，也许那个人会非常吃惊，并与他攀谈起来，但是却没有任何人会谈论到之前的事情，说出“啊，那个时候也是如此”之类的话。

“孤独一人。”

那那岐颤抖着说道。

“拥有漫长生命的我，总有一天肯定会体验到孤独——孤独的恐惧。那就是基利甘吗？”

“我将其称为‘提前降临的烦恼’。”

“不要取笑我！”那那岐愤怒地说道。

文森特用鼻子哼笑了一声说道：“那么，你再试着想像一下，你并不是孤独的。如果可能的话，你或许会有几个孩子。”

“我的孩子？我无法想像，我只拥有过尼比熊而已。”

“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你每年都会到访一次米德加，我在那里等着你，并毫无兴趣地听你说着那些无聊的事情。”

那那岐的内心里一下子浮现出了文森特兴趣索然的样子，于是他的颤抖停了下来，基利甘的身影好像也消失了。

“颤抖好像停下来了。”

“嗯，不过文森特早晚有一天会……”

“那一天不会到来的，我是不老不死的。也不知道这是幸运还是不幸。”

“啊……”

那那岐这才意识到文森特的孤独。虽说自己有着很长的生命，但总有一天会死，可是文森特……

“喂，在我活着的时候，我肯定会偶尔去找你聊聊的。”

文森特好像很为难地看着那那岐，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一年一次吧。不然的话，你还是放过我吧。”

“为什么？”

“你太麻烦了。”

文森特说完便低下了头，让斗篷的领子遮住了自己的脸。从他肩膀上的微微颤抖能够看出来，文森特在偷笑。这还是那那岐第一次看到文森特在笑。

“基利甘，是叫基利甘吗？”

“嗯，你想笑就笑吧。”

“那么，失礼了。”

文森特开始放声大笑，那那岐最开始勉强忍住了，不过，很快就跟着他一起笑出声来。

自从古代种的时代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笑声回荡在忘却之都的上空。

睡神扫描

女子知道，在生命之流中，有越来越多的精神无法真正地溶入这里。这些精神虽然与那个男人不同，但她注意到是同一种感情在拒绝生命之流。憎恨——对星球的体悟中充满憎恨这一点，和那个男人是相同的。女子想，这应该就是他影响了整个世界的结果。

女子靠近那些充满憎恨的，刚刚溶入生命之流的精神，想要把这种负面情绪剔除掉。在表层的憎恨内部，隐藏着普通人那平凡同时并不缺少喜悦的记忆。女子将其解放出来，让它真正地与生命之流相。失去记忆核心的表层憎恨，也会跟着消失不见。女子虽然找到了解决办法，但被恨意包裹的精神接连出现，凭她一个人的力量，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女子在生命之流中四处奔走，寻找能够帮助她的精神。即将消失的古代种，他们的意识碎片接受了女子的意志。找到之前那些好友——这虽然让她有些悲伤——的意识碎片后，女子将自己记忆灌注进去，请求对方的帮助。尽管这样一来和自己的思想保持一致的精神越来越多，但那个男人制造的憎恨依然没有减少。

女子想起了克劳德，那个活在星球上，活在现实之中的克劳德。要想削减在生命之流中游荡的憎恨，必须消除充满现实世界的恨意。女子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借助克劳德的力量。但同时她又有些害怕，担心这样会不会伤害到他。女子认识的克劳德，可是个内心非常容易受伤的人。

On the Way to a Smile

尤菲篇

最终幻想VII

忘却之都——

艾莉丝殒命之后，大家目送她沉入了那一汪清泉的底部。为了向她报告与萨菲罗斯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尤菲和克劳德等人一起再次造访了这里。一行人一言不发地伫立在泉水旁。虽然没有一个人开口，但他们在都用各自的语言向艾莉丝诉说着。

“再见。”

这是文森特的低语。等到尤菲转过头的时候，只能看到文森特背后那件鲜红的斗篷。这个人什么意思啊，只说了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想解散吗？

“等等！等等啊——”

她连忙追了上去。

“有你这么道别的吗？我们不是一起战斗过的同伴吗？”

尤菲的抗议并没能让文森特停下脚步。她随即加速绕到对方身前，直面着他的脸。文森特的视线好像固定在远方的某一点上，虽说看不出他究竟在考虑什么，有什么想法，但他的意志显得十分坚

定。尤菲一下子便明白了，自己是无法阻止这个人的。

“打起精神来。”

从尤菲身旁经过时，文森特幽幽地说道。这无疑是一句意外的鼓励，让尤菲感觉自己像是第一次触碰到了文森特内心的想法，不由自主地感到有些高兴，心中的困惑也纾解了一些。

克劳德，蒂法，巴瑞特，赤红XIII看着他们两人。

“他好像有自己的目的地。”

尤菲回到同伴身边后报告道。

“应该是女人身边吧。我也差不多该走了。”希德说。

“哦，确实。我也是。”接下来是巴瑞特。

这让尤菲一下子想到，原来大家都有想要见的人。她理解各位的心情，但还是忍不住说出自己的想法。

“怎么回事啊……大家都好像很轻松似的。”

“只要愿意，咱们随时都能再见面吧。”

希德一边走一边说道。克劳德和蒂法一起点了点头。赤红XIII

也表示同意。不过再见面对赤红XIII来说或许有些勉强。

“是啊。”

尤菲心中虽然有些疑虑，不过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结局。

“走吧。”

克劳德和蒂玹也离开了。要是离开这个地方，不就成了真正的诀别了么，尤菲不禁想到。如果真是那样也没关系。干脆带着愉快的心情与艾莉丝告别吧。

“啊，对了！”

巴瑞特忽然大声叫道。真是的，一下子就把诀别的气氛给搅合了。大叔他就是这点最招人讨厌。扭头一看，巴瑞特从自己的机械手臂上取下魔石，然后交给了克劳德。

“这个怎么办？”

“等等！”

直到现在才想起一件大事的尤菲不由自主地喊了起来。她居然会忘了自己外出旅行的目的。

“所有魔石……啊不，一半也好，可以给我吗？我会把它们带回五台好好保管的。当然，偶尔还是会稍微用一下。”

同伴们的视线随即集中到了她一个人身上。虽然尤菲很喜欢受人瞩目的感觉，但此刻多少有些不好意思。她为了掩饰自己的羞赧，继续说道。

“我本来就在寻找魔石啊，接近各位只不过是出于魔石猎人的直觉罢了，而且大家的魔石都那么有魅力！”

神罗的研究和科技，星命学的智慧，都将不可能在自然界中得到的力量给了克劳德等人的魔石。

“说老实话，我一开始不太清楚大家的目的还有过去什么的，说不定现在也是一样迷糊。但我和你们一起战斗过吧？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那些魔石，因为我想多多少少帮大家一些忙，因为觉得我们是同伴。你们快想想，我不是救过大家很多次吗？”

话刚一出口尤菲就察觉到事情不太妙，那种事一次也没发生过。

“嗯，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

蒂珐说。

“哎？”

尤菲有些摸不着头脑。

“开朗而又坚强的性格，曾经是我的理想。”

“什么什么！？”

尤菲惊讶地等着蒂珐下面的话，但对方只是微笑着沉默不语。

“你是认真的？”

她忍不住反问道。

“嗯。”蒂珐爽快地回答了她。

“什么啊。”

尤菲在害羞的同时欣喜不已。看来她能意外顺利地得到魔石。

“你觉得呢，巴瑞特？”

克劳德忽然对巴瑞特说。为什么要问他啊，尤菲虽然在心里抱怨了起来，但她并没有出声。

“嗯……”巴瑞特哼了一声，“尤菲的确是个好伙伴。不过魔石不是应该另当别论吗？”

“别论你个头！都是一样的，一样的！对大家来说击败萨菲罗斯或许事情就结束了，可复兴五台才是我最大的梦想啊！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魔石是必不可少的！”

“复兴……”

这次换希德开口了。大叔都给我闭嘴！尤菲狠狠瞪了他一眼。

“说起来，米德加也真够呛的。”

“是啊。”

克劳德在对希德的看法表示认同后沉思起来。

“我说，尤菲，你看这样行么。干脆把魔石全都给你。”

“太好了！”

“不过得由我来保管。”

“哎哎……你是在哄小孩么！”

尤菲感到自己被戏弄了，赶紧挺直身子向克劳德抗议。

“不。我们的魔石几乎都是些战斗用的道具不是吗？对五台的复兴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最好把治疗魔石分给大家，剩下的由我来保管。最习惯于处理这些危险魔石的，就只有我。”

“虽说的确不再需要战斗道具了……”

“是吧。”

“可就算不用，只要放在身边也能安心不少啊。”

“那就这样。尤菲回五台之后，要是因为没有魔石而感到不安就联系我。到时候再想办法。”

克劳德的语气虽然很平和，但却传达出了魔石一定要由自己来保管的坚定意志。而且正如他所说，就算把拥有惊人破坏力的魔石带回五台，它们也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时代已经变了。这一点尤菲十分清楚。

“那好吧。我的魔石就交给克劳德保管。”

“事情就是这样。所以我是世界上拥有魔石最多的人。你觉得呢？”

在返回故乡五台的路上，尤菲一直在和自己乘坐的陆行鸟说话。

“要不要找个地方换身衣服，买点东西？身上这件已经陪我度过了好长一段旅行，皱巴巴的。”

尤菲想到，应该会有不少五台的居民聚集到镇子入口欢迎自己吧。他们应该已经知道差点导致星球毁灭的陨石危机，正是因为自己和同伴的努力才被化解的。所以，大家一定会为了听我的故事而集中到一起。

“啊，对了，皱巴巴的衣服说不定能更直观地向他们传达我的辛劳呢。嗯，没错。衣服就让它这样吧。更重要的是必须得把故事整理清楚！”

不过，尤菲这才发现，其实她对于这个差点儿为星球带来末日的严重事件的经过，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

“这下糟了……”

谁想了什么，结果又发生了什么。尤菲毕竟是在半路上加入克劳德一行的，有很多事情她并不了解。

“要是当初仔细问问就好了……不过这样不是很好么。只要编个故事就行了。曾经是神罗公司战士的萨菲罗斯是个大坏蛋。克劳德他们一边和神罗战斗一边追踪萨菲罗斯，对方无奈之下使用黑魔法召唤出一颗小陨石，想让它和星球相撞。然后我们拼命阻止了他。嗯，完美无缺！这样他们就容易理解了。”

不过尤菲并不知道，比她所知的信息更详细的情报已经传到了五台。只不过，这份情报剔除了她与克劳德等人有关联这件事。

“啊。”

能看到五台了。虽然曾经在旅途中路过了好几次，但现在这种完成使命后归乡的心情和冒险时完全不同。尤菲让陆行鸟停下来，远远地眺望着故乡。

“哎？怎么回事？”

几滴泪水莫名其妙地涌出了尤菲的眼眶。

清晨。尤菲放走陆行鸟踏进五台后，昂首阔步地走在熟悉的大道上。没走几步便飞快地奔回了父亲武斗居住的房子。她还不想让街上的熟人知道自己已经回来了。虽然最终认定衣服的褶皱没什么关系，但脸必须得先洗洗。

武斗此刻正站在玄关的一侧，用小木槌咚咚地敲着柱子。

“你在干什么啊?”

听到尤菲的声音，武斗平静地回头一看。

“我回来了。一切都结束了。”

武斗重重地点了点头。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尤菲。但是女儿啊，镇里现在可是够呛。过来帮帮我，五台需要年轻的劳力。”

说完，武斗便背起装有木匠工具的布袋朝镇中心走去。

“稍等一下！”

尤菲连忙追了上去。但她父亲好像十分着急似的，脚步又急又快。

“你听说我表现了吗？怎么没人来欢迎我？镇里的人呢？”

尤菲抗议之后，简单地和武斗说明了自己和同伴们召唤出生命之流，拯救星球的经过。武斗听后停下脚步，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尤菲。

“我不知道你的什么表现。我只知道是神罗那帮蠢货和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前任战士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后来把整个世界也牵连了进去。最后愤怒的宇宙意志对此忍无可忍，于是送来一颗陨石想要把星球破坏掉，解决他们的纷争。不过我们的星球最后释放出生命之流与其对抗，让陨石消失了——事情就是这样。”

武斗一脸严肃地说。

“宇宙意志？这是谁想出来的？”

“这是我的解释。虽说事实有可能并不是这样的，但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还有尤菲，你的表现什么的，千万不要跟其他人提起。生命之流造成的影响非常大。就算能理解那是为了拯救星球，但大家还是对此十分不满。”

“怎么会这样！”

尤菲击出几记伴随着咻咻声的直拳，然后不满地抗议着。

“你的这股劲头就用到城镇的修复上吧。”

“城镇的修复……”

尤菲一边说，一边仔细看了看四周。她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镇里的大部分建筑物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其中，有着悠久历史的红顶修行堂的墙壁上破了一个大洞，屋顶上瓦片也落下来了不少……

“发生了什么事？”

“这个镇子成了生命之流涌出的通道。当时所有建筑物都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那真是个恐怖的夜晚。虽说和米德加的损失相比算

不了什么，但这里有很多古建筑。虽然外观上看不出来，但房子的支撑柱、横梁说不定已经断裂了。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所以我就用这把木槌……怎么了，尤菲？”

尤菲眺望着为了修复建筑物而从镇里各处集中到这里的人。其中有很多都包着绷带。

“大家都没事吧？受伤的人怎么样了？”

“受伤的人不少。不过，重伤者不是很多。”

“虽然不多，但毕竟有吧。”

“的确……不过你又能做什么呢。还是来帮忙修理房子吧。”

武斗从道具箱里取出一把新的木槌递给尤菲。

“让我修房子也行，不过这个应该可以帮上忙。”

尤菲随即取出一颗回复系的魔石给爸爸看。

“哦……”武斗像是在提防什么一样眯起了眼睛，“其他的有吗？”

“没了，和这个一样的倒是还有几个。本来能拿好多回来的。不过，攻击系魔石毕竟太危险了。”

“很好，明智的判断。”

武斗靠近红顶修行堂后便开始查看受损情况。

“看样子能很快修好。”

随后他大声朝周围喊道。

“喂——大伙儿来帮帮忙！把这里变成医院！”

结束魔石猎人生涯的尤菲看来华丽地转职成了“尤菲医生”。到访的每一个人在接受治疗后十分感谢她的帮助。虽然她偶尔也会想和别人说说自己在那场危机中的活跃表现，但面对因为生命之流而受伤的人时，这个想法自然而然地被隐藏了起来。人们口中的感谢话语将她诉说的欲求彻底抵消掉了。

虽然尤菲的魔石无法治好某些重伤员的伤，但只要反复进行调理，总会慢慢好起来的。关键问题是尤菲自身是没有精神力的。魔石

说到底其实是生命之流的结晶。要从稳定的结晶中抽取出力量，就必须得给予其一定的震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之处就是使用者的精神波动。其结果就是，魔石使用者的精神力会被大幅削减。

难耐的疲劳和强大的睡魔最终袭击了她。尤菲在黄昏时分将“尤菲医生”的招牌收起来之后，很快便抱着被褥在修行堂里睡着了。

“嗯嗯……”

她想明天暂停治疗，到什么地方去找以太或是具有相同效果的东西。对了，克劳德他们没有以太的时候，好像也曾暂停过旅行。

咚咚……

哐哐……

有谁在敲墙壁。

“吵死了！！”

尤菲大叫坐了起来。是急诊病人？

咚咚……

哐哐……

不，有点儿奇怪。这个声音听上去……像是在钉钉子。

“这样就可以了。至少可以暂时把尤菲关在里面。”

是父亲的声音。

“哎？”

尤菲连忙起身朝大门冲去。她转动把手想要把门打开，但门板却纹丝不动。

“老爸，你干什么！把门打开啊！”

“你问问自己的良心，居然把最重要的事瞒着不说。你就暂时在里面反省吧！”

尤菲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反省的，可她还是试着把手放在了自己的胸口上。微微颤动的胸口能告诉她的除了自己依然活着以外，什么也没有。

“老爸！”

但没有任何人回答她。

“没人了吗？”

连她自己都被这句话中的无奈和失望给吓了一跳。更令人震惊的是，即便在这种状况下，睡魔依然没有饶过她。

“混蛋臭老爸。我先睡会儿……你给我记住。”

咚！

像是有谁踢了墙壁一脚。尤菲随即睁开眼睛。这次她感觉自己已经睡了好几个小时。

“什么啊，出了什么事……”

“笨蛋尤菲！”

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的声音，不过她并不认识声音的主人。被一个陌生人骂成是笨蛋，这显然让尤菲倍感恼怒。

“为什么说我是笨蛋?”

“都是因为你由里的奶奶才会生病！”

“生病？你在说什么啊。为什么是我的错？”

“是你把那个从米德加带来的吧！”

“到底怎么回事？”

对方并没有回答她。不过接着便听到有大人在低声嘟囔着什么。一定是告诉外面的女孩不要和自己说话吧，尤菲想。

哐！

墙壁不时发出这样的响声。或许是有人在朝这里扔石头。修行堂是非常重要的建筑。有人不惜破坏这里也要泄愤，自己难道就这么招人恨吗？一想到这儿，尤菲便如鲠在喉。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在清晨的阳光从墙壁射进来之前，尤菲重复了好几次这个问

题。

“尤菲？尤菲，你还活着吗？”

为什么这么问？不过她还是察觉到了对方话语中的担忧，于是慢慢朝墙壁靠去。

“谁？”

“是我，由里。你不认识我了吗。小时候我们还一起玩过呢。”

尤菲实在想不起这个声音了，脑中接连浮现出了好几个儿时的玩伴，但最终还是没有任何头绪。不过，这个名字她到还有印象。由里的奶奶因为自己而生病了——他就是那个由里吧。

“你奶奶怎么样了？她生病了吧？虽然我并不觉得是我自己的错。”

“奶奶？啊，你是说我妈妈吧。她的确病了，不知道原因的一种病。不停有黏黏呼呼的黑色东西从耳朵里往外冒。好像还非常疼。光看着都难受。”

“这样啊……的确挺严重的。”

光是这种症状就让尤菲感到毛骨悚然，她一边想像那样的情景一边回答。

“嗯。不过，我觉得并不是你的错。”

“哎？”

尤菲不由得抬起了头。

“稍等一下，我这就让你出来。”

紧接着便是嘎吱嘎吱的一阵噪音，这是钉子被拔掉的声音。

门终于被打开来，由里也随即把头探了出来。

“好。”

“谢谢。”

他鼻梁高挺，相貌出众，长长的头发被扎在脑后。不过尤菲的确不认识这个人。

“由里，好久不见！”

“你终于想起来了！”

“那当然。”

虽然这么做有些狡猾，不过在没弄清楚事情来龙去脉的情况下，还是先找个同伴比较重要。

“糟了，武斗先生来了，咱们快跑！”

尤菲莫名其妙地紧紧握住由里朝她伸过来的手，一下子便被拉出了修行堂，然后一直向前跑。

“尤菲！尤菲！等等！喂，由里，你想让疾病传播开来吗！”

伴随着父亲从背后传来的怒吼，尤菲朝着镇子出口用尽全力奔跑。她现在十分愤怒。

两个人牵着手不停地跑着，不过看样子并没有人追来。跑在前面的由里忽然一个急刹车，让尤菲一不留神撞了上去。

“就是这儿。”

由里转而走上了左边那条路。这个时候，尤菲明白了对方为什么会停下来。一只怪物正发出明显带有敌意的咻咻声看着他俩。不过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和怪物战斗的人来说，这类生物只可能被称为“杂鱼”。除了它放出的毒液以外没什么可担心的。尤菲果断地放开由里的手，进入战斗状态。虽说没有带武器，但还是足以应付眼前这种状况。

“尤菲，小心它有毒。”

“知道。”

对了，尤菲忽然想起了什么。那是很早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没错，她的确曾经常和由里在一起。有一次他们在达恰奥像附近玩时遇到了一只怪物，就像长着毛的小虫似的。由里对着那只怪物的特征指指点点一番后便逃得没影了，留下尤菲被怪物扎伤，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

“没问题，我带着魔石呢。”

只听“咻”的一声，怪物猛地向前一窜，朝尤菲扑了过来。正当她准备将对方打下来的时候，一把小刀忽然从侧面飞来，深深地插进了怪物的身体里。怪物落在地面上之后轻轻痉挛了几下，接着便断

了气。

尤菲看着由里走过来抽出小刀，插进左手的护腕里。重新审视了对方的样子后，她确定由里已经做好了旅行的准备。

“现在的我已经和从前被尤菲当成胆小鬼时不一样了。”

“那你从一开始就该迎战啊。”

“要是我出什么意外的话，就只剩下妈妈她一个人了。好了，我们走吧。”

“我们去哪儿？把你妈妈一个人留在镇里没问题吗？”

“只是一小会儿。”

说完，由里从背后的皮革背包里取出一把中型手里剑。和尤菲平常使用的大型手里剑相比，这一种在投掷时的稳定性虽然较差，但毕竟是从小就已经习惯的五台传统武器。

“用这个吧。”

“嗯。”

尤菲赶紧把它扔出去试了试。手里剑回旋着向前飞去，然后在空中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地。

“好。”

尤菲伸出惯用的右手把它接住。

“好厉害。”

没错，的确很厉害。我可是曾经用这东西和坏人交战，最终拯救了星球的人。把生命之流召唤出来的也是我，本来……

“刚才本来想好好表现一下的。”

“下次我请你吃饭当补偿吧，在龟道乐。”

“那我就不客气了。”

尤菲和由里坐在一个能够远远看到五台镇摇曳灯光的高台上。尤菲在思考究竟该从由里那里打听些什么，由里则看凝神观察有没有追兵，所以两人一时都没有说话。

“米德加怎么样了？”

由里一边巡视周围的环境一边问道。

“简直是一团糟。附近有生命之流，陨石差点直接落在那里，之前还发生过爆炸、战争一类的事。不过，我当然不可能有时间到处去打听，所以……”

没错，和其他的事情一样，尤菲并不是很清楚。

“那疾病呢？”

“这个嘛……啊？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连为什么要把我关起来都不知道。”

“武斗先生没跟你说吗？”

“嗯。他一定还把我当小孩子，觉得就算说了也没什么用吧。”

“是么。不过，我觉得事情不是这样的。武斗先生他一定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

说，所以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

由里的语气中好像带着歉意。

“看来是很严重的病啊。”

“嗯。根据从米德加传来的情报，患上的人几乎都死了。”

“是么……”

虽然尤菲很同情由里，但还是忍不住想问。

“为什么说是我的错？”

“昨天，我们收到了米德加有一种很恐怖的病正在流行的情报。之后就发现妈妈还有其他几个人得了那种病。也就是说，是你把病从米德加带到这里来的。最近从那里回来的，就只有尤菲一个人。”

由里脸上又出现了带着歉意的表情，但尤菲并没有注意到。

“等一下！我确实是去了米德加。但为什么会怪到我头上？我既没有见过由里的妈妈，也不认识其他人！而且我并没有生病啊！”

尤菲忍不住站起身来抗议道。她感到有一股斗志从自己身体里涌了出来。

“老鼠虽然会传染病菌，但它自己是不会生病的。”

“老鼠！？”

“啊，这是大人们说的。”

“另外，妈妈和其他患者都受了伤，而且都接受了尤菲的治疗。在那个修行堂里。”

“我是被冤枉的！”

“之后他们就发病了。”

“这和我没关系！”

尤菲冲上去抓住了由里的衣领。虽然她很清楚对方什么也没有做错，但她不这样实在无法发泄心中的愤懑。

“我可以帮你澄清。”

由里冷静地说道，尤菲随即放开了他。

“是啊，是啊！除了我以外应该还有从米德加回来的人，一定要把他找出来示众！好好让那些怀疑我的人看看！他们以为我尤菲好欺负么！”

尤菲朝着四面八方大吼着。

“你还是这样，我、我、我……”

“什么意思？”

“比起搜索凶手，还是找到治疗方法比较重要吧？要和我一起找吗？”

“但是……”

由里或许说得没错。不过尤菲还是有些不甘心。

“要是尤菲能治好这种病的话，镇里的人都会对你另眼相看的，也会因为曾经怀疑过你而道歉。”

“呜……嗯……”

尤菲在想，由里这样想才是正确的。而且那也是为了大家好。可自己真的能忍受这种诬陷吗？

“尤菲？妈妈她没多少时间了，帮帮我。”

“嗯。”

是啊。凶手的搜索这种事就留到以后再说吧。

两个人从五台逃出来之后一直往南走，目的地是一个名叫魔石

洞窟的地方。那附近曾经是魔晃炉预定建设区域，也是战争开始的原因。魔晃炉的预定建设用地。单纯地想，可以说这是一块生命之流十分丰富的土地。以前如果不乘坐花费大量时间专门培养的，具备特殊能力的陆行鸟就无法前往。但生命之流喷出地面时好像改变了那里的地形，现在就算徒步也能去了。

由里之所以想要借用尤菲的力量，并不仅仅因为尤菲是这次事件的当事人。他在尤菲的幼年时代就隐约窥见的那股对魔石的异常执着也是由里这样做的原因之一。

“那里应该有能治米德加病的魔石吧？”由里说。“米德加病”显然是他给妈妈患上的那种病症取的名字。

“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这样啊……也没听说过有人知道？”

由里在把一部可能是最新型移动电话的装置拿给尤菲时说道。尤菲一下子有了主意。

“稍等。”

她把旅行时一直带在身边的PHS取出来放在耳朵边，没有反应。没办法，她只好翻翻笔记本，确认了一下某个号码。然后从由里手里接过电话，在键盘上输入了那个号码。按下拨号键之后，信号很快发送了出去。

“啊，蒂珐吗？是我，我是尤菲。”

虽然她先后跟蒂珐以及克劳德通了话，但依然不知道有没有魔石能够治愈米德加病。只是更进一步了解了这种病有多么可怕。米德加里也还没有人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此外，好像已经有不少人因此而丧命，搞得人心惶惶。陨石灾难之后，接着又是不治之症。

“他们果然不知道。”

“是么……那治疗方法呢？”

“看，洞窟到了。哎？以前明明没有这东西啊……总之，我们快去找魔石吧！”

尤菲看也没看由里的脸就把电话还给了他。接着便朝那个断层运动形成的洞窟走去——这应该也是生命之流留下的痕迹吧。

在洞窟中的一个小时里，尤菲和由里一直在寻找魔石的光辉。

“真是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尤菲大喊起来，毫不掩饰心中的焦躁。

“这儿应该是一个新洞窟吧。所以才会找不到？为什么选这里？”

由里有些不安地问道。不过尤菲并没有答案可以给他。

“既然生命之流来过这里，那说不定魔石也被搬来了！”

虽然硬着头皮作出了解释，但就连尤菲自己也不知道这到底是真是假。

“对不起，我没有不相信你……”

由里的声音有些颤抖。在微暗的洞穴里一边和怪物战斗一边来回走个不停，尤菲当然也不喜欢。没有任何人喜欢这样。

“该死的！魔石到底在哪儿啊！”

恐怖的心情随着这声大喊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连她自己也有些胆怯，更别说第一次到洞窟来的由里了。还是对他温柔些比较好吧。

“我们暂时出去，制定一下策略怎么样？”

即便在一片漆黑之中，尤菲也知道由里点了点头。

很快，两人在出口附近再次与怪物遭遇。对方乍一看像只鼹鼠，但覆盖住双眼以及全身的针状毛皮让它看起来与普通动物是那么得不同。

“轻松轻松！”尤菲在用大嗓门鼓励过自己和由里之后立刻展开了攻击。尽全力扔出去的手里剑准确命中了目标。为了表示反抗，怪物随即从口中吐出一团火球。尤菲间不容发地躲了过去，站在后方的由里用力一跳，也没有被火焰烧到。只见火球最后砸在了两人之间的地面上，猛地爆裂开来。

“喂，由里！”尤菲为让被爆炸吸引了注意力的由里继续注视怪物的动向，不由得大叫起来。

“速变化招来！”

就在这时，尤菲把像回旋镖一样回到手中的武器再次朝怪物扔去。不断回旋的剑刃又一次切入怪物的皮肉之中，宣告两人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你干什么啊尤菲，那明明是我的猎物。”

“太慢了太慢了，你的动作慢得让我心惊肉跳。不过，看来你也进行了严格的修行啊。”

“虽然运动神经很迟钝，不过在法术方面多少能有些作为。”

“不行。这种考虑方式绝对不行。速度才是战斗的基础，明白了吗？”

当尤菲为了夸耀自己的速度而准备展示一下身体的运动能力时……

“尤菲，那个……”由里的脸因为恐惧而有些扭曲，“尤菲，快看！”

被怪物喷出的火球炸开的洞穴忽然溢出了不少液体。虽然在光线不足的洞窟里看得不太清楚，但至少能肯定那绝对不是普通的泉水。止不住的颤抖瞬间遍布尤菲的整个身体，因为她明显感觉到了这些液体释放出来的妖气。

“快跑！”

尤菲说着便开始跑了起来。

在她身后，直到刚才为止都还在慢慢溢出的液体猛然间向外喷发了起来。沿着洞窟的侧壁、上壁不断向外漫去。最终超过两人所在的位置，从他们头顶迅疾地倾泻下来。两个人用双手掩住脑袋继续往外冲。按照为了防止迷路而沿路制作的标记来到出口后，尤菲终于忍不住惨叫起来。

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了，此刻她所在的地方是洞窟外，白晃晃的月光洒在四周。尤菲回过头观察那里的情况。散发着恐怖气息的液体虽然已经没有了刚才的气势，但洞窟入口附近的地面显得十分润湿。看到这儿尤菲才发现，那是黑色的水。

“由里，水是黑色的。”

但没有回应。

“由里！”

尤菲犹豫了一瞬间，但很快转身返回了洞窟。由里就倒在离洞窟出口不远的地方。虽然尤菲很想帮他站起来，但由里全身上下没有一丝气力，光是抱起他的上半身就已经让尤菲精疲力尽了。

“站起来由里！站起来！”

“我不行了……尤菲，你快走。再这样下去的话连你也……”

“笨蛋！你不在了谁来照顾你妈妈！”

尤菲直起身绕到仰面躺在地上的由里脑袋附近，把两只手伸进他的腋下，用尽全力往外拖。

“够了……”

说完，由里的嘴角便涌出一股粘稠的黑色液体……

此刻尤菲正坐在洞窟和五台之间的某个地方。

“好了，快走吧由里。要是你死了的话，他们一定又会说是我的错。从米德加回来的尤菲和逃走的由里全都因为得米德加病而死。这样一来大家就更加确定我是凶手了。”

“就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呼吸困难，也有可能是因为在拼命忍住疼痛，由里的话说得断断续续的，“所以把我拖到了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个原因。”

“真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真的……”

由里的声音忽然消失，尤菲连忙低下头仔细查看了一番。没事，还活着。必须得把由里带到他妈妈那里去。想到这儿，尤菲站起身，再次把手插进了由里的腋下。

“要帮忙吗？”

闻声回头一看，竟然是赤红XIII。

“赤红XIII！？”

“能叫我那那歧吗？”

被称呼为“赤红XIII”的那那歧有些不满地说。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正在进行铭记世界的旅行。只不过才刚刚开始而已。”

那那歧把由里背在后背上，轻松地向前走着。脸朝下俯卧着的他就像被洗过的衣服一样瘫软无力，为了不让他掉下来，尤菲在前进的同时一直把手搭在他身上。那那歧说他原本打算在旅行开始后先到五台去，以那里为起点向东走。之所以选择五台，是因为那里被称为世界的最西边。随后尤菲向他解释五台才是世界的中心，与这里隔海相望的东西两块大陆都是从五台发散出去的——一听就是在五台长大的人脑中的世界观。由里时不时会在那那歧的背后抖动一下，每当这个时候，尤菲会十分害怕他是否在痉挛，可由里的表情又分明是在笑。另外，现在好像没有黑色的液体继续从他嘴里往外淌了。

“那那歧，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说来听听。”

尤菲小声问道。

“嗯……”那那歧想了想，“对了。我有了一部新的手机。PHS什么的已经过时了。和克劳德他们回米德加的时候拿的。虽说这其实是拿出来卖的商品，但卖电话的老板说只要店里有，就随便我们拿去用。说是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要是联系不上就遭了。真是个好人啊。”

“哼……不过你能用电话吗？”

“那当然。虽说花了不少时间，还把它弄得挺脏的，而且要是碰到我的唾液肯定会坏……只要注意一些还是能用的。”说到这儿，那那歧用不安的目光瞥了尤菲一眼，“我不会给你的。”

“快交出来！”

尤菲绕到那那歧面前，让他停了下来。

“还是由我来保管比较好。好了好了，你把它藏在哪儿？”尤菲上下打量着那那歧。

“看来你是认真的。”

这时，尤菲注意到那那歧脖子上的一撮红色毛发像是为了隐藏什么东西一般被项圈拢了起来，项圈整整绕脖子一周……尤菲随即蹲

下来盯着那那歧的喉部，那里果然有一个皮质的结实小口袋。

“嘿嘿嘿，被我找到了！”

“尤菲，我会记恨你一辈子的……”

“那好啊，一定不要忘了我哦。”

尤菲走到已经完全放弃抵抗的那那歧身边，把手朝那个袋子伸去。

“尤菲，还是用我的吧。”由里忽然说，“我也有一个。在米德加拿到的。”

“什么意思？”

“我前段时间也在米德加。”

“也就是说……”

隔了半晌才反应过来的尤菲一下子怒发冲冠。

“你太狡猾了！”

“对不起……我也觉得是自己把这种病带到五台来的，然后就传染给了妈妈，妈妈再传染给她的朋友……所以我才想要去找到治疗方法。让我下来吧。谢谢你，那那歧。”

他们坐在微风轻拂的草原上——枕着那那歧——听由里讲他的故事。

尤菲这才知道由里的妈妈几个月以前就患病了。有好多成年人也都得了那种病。从那以后，他妈妈的身体便每况愈下，老是说什么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之类的话。由里自然很想帮帮妈妈。这时他想起了小时候的玩伴尤菲，于是模仿她外出去寻找魔石。但由里没有在边境地区搜寻天然魔石的勇气，所以在神罗的帮助下去了米德加。那正好是天空中出现陨石的时候。尽管他去过好几次神罗大厦，但由于局势实在是混乱至极，所以根本没人有时间招呼他。虽然有些社员很同情他的遭遇，但由于魔石是神罗公司的军事装备，所以不能当作普通商品卖给他。

“然后就到了那一天。我在贫民窟的小旅店里等着生命之流结

束喷涌。第二天早上，大家都从钢盘上往下撤离，而我却逆着人流往上走。发现有不少人都生了同样的病。”

之后，由里便立刻赶回了五台。妈妈问起他去了哪儿时，他回答说到金碟游乐场去玩了。

“原本想去找能治妈妈这种病的魔石，但最后没有成功……这种话我实在说不出口。”

“嗯，我明白。”

当然，这样一来由里一定会受到前所未有的责骂，心中难免有些不快，但他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那个……”那那歧插道，“据说魔石这东西是古代种的知识结晶。”

“嗯，我听说过。”

“由里妈妈得的那种病，不是连古代种也治不了么。也有可能在古代种的时代根本就没有那种病，所以能够治疗的魔石自然也就是不存在的。”

那那歧说。

“我说，那那歧！说什么不存在啊！说不定只是我们没找到罢了！”

“可是，如果真有这种魔石的话，患病的人这么多，它不应该被人遗忘啊……好痛！”

尤菲用力指了指那那歧的鼻尖，不过她并不认为对方说的是错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她才会生气。按照那那歧的理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种魔石能够对付这种会让黑色液体从身体里溢出，给患者带来极大痛苦，最后致人死亡的疾病。

“那那歧，我讨厌你！”

“哎！？”

虽然他俩只离开了五台两天时间，但返回时发现镇子外面竟然多出了一间小屋。说是“小屋”，不过看上去十分宽敞，足够十个人在里面过夜。

“不知道情况怎么样。那那歧，快去侦察一下！”

“哎？我吗？”

看那那歧的表情他好像对此有些不满，但尤菲一做出要戳他鼻子的动作，那那歧赶紧朝小屋跑了过去。

“看来那一定很疼。”

由里笑着说道。除了思想以外，其他部分好像都变得精神了不少。尤菲和那那歧这对活宝一路上让由里笑个不停，说不定已经把米德加病给治好了。

那那歧很快跑了回来。

“有四名米德加病的患者被集中在里面。”

听到他的话，由里和尤菲随即对望了一眼。

“由里，快上来。”那那歧催促道。

他刚蹒跚地爬上那那歧的后背，红色的巨兽和尤菲便迫不及待地冲了出去。

尤菲来到小屋附近后便开始找窗户，最后从一个小气窗往里面看去，那那歧说的没错，果然有四名患者躺在里面。

“这是怎么回事？”

尤菲转过头来问他。

“或许是因为怕传染而被其他人从镇子里赶出来了……”

“居然还特意修了这么一间小屋？”

尤菲说完便绕到小屋的另一边，在那里找到了出入口。

“尤菲，等等！”

她无视那那歧的劝阻径直打开门走了进去。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尤菲自顾自地喊道。

“哦，是尤菲啊。好久不见。不过，你在生什么气啊？”

其中一名患者用平和的声音说道。

似曾相识的语气和音调，让她很快认出来这就是由里的母亲。

“因为生病而被赶出镇子，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道理她懂，但仍然无法接受。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啊，传染病患者就应该被隔离起来。”

由里的母亲依然十分平静。

“但是……但是！”

此刻的尤菲只能说出“但是”这个词。

“挺不错的嘛，给我们造了个住的地方。”

由里不无讽刺地说。

“这样好吗？你真的这么想？”

“至少现在是。在尤菲找到治疗方法之前，我就和妈妈在这里暂时忍耐一下吧。”

要是找不到的话怎么办——尤菲没有说出这句话。

“啊，明白了。看来我责任重大啊！”

在之后的两个星期里，尤菲一直在照顾患了米德加病的人。虽然最初发现的病人已经被隔离，但新的患者还是在不断增加。

“看起来，这应该不是传染病。就算把患者隔离起来，还是没能阻止疾病的扩散。也就是说……那个……对不起，女儿。”

尽管武斗最终向她道了歉，但尤菲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好转。这种事已经不重要了。此刻她更想知道造成这种病的原因。之前她曾经命令那那歧去搜集情报，让他离开了五台。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说不定连他也会被传染的。

“那个，尤菲。我注意到一件事……”由里说，“我仔细想过了，为什么有些人患上了这种病，而有些人没有。”

“为什么？”

“嗯。这间小屋里大都是从很久以前开始就受到疾病困扰，或者是因为被生命之流吞噬而受了重伤的人。也就是说，大家都曾经以为自己死定了。”

“真的？”

“嗯，这不是我的想像，是事实。而且我也……”

由里的语气有些含糊不清。

“觉得自己死定了？什么时候？”

“和你一起去的那个洞窟里。被那股奇怪的水流包围时……啊！”

由里和尤菲不约而同地对视着。

“是那些水！？”

疾病的原因可能就是水。尤菲赶紧挨个询问周围的患者。有没有喝过或是碰到过奇怪的水。

不过，她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结论。在生命之流喷涌过后，谁也没有注意到水的味道是否改变了。在使用地下水的五台，水的味道通常只有地震之后才会发生变化，所以就算察觉到水质有什么问题，也一定会以为是地震的关系。除了直接被生命之流触碰以外的发病原因，应该就是混入水中的某种物质与人接触那些水时的心理状态起了反应。尤菲感觉自己这个想法应该八九不离十。

接着，她和其他患者将两条建议告诉了武斗。

1——使用水的时候要小心。虽然不知道有没有效，但最好煮沸之后再饮用。

2——千万不要想“自己死定了”之类的事。

＊ ＊

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尤菲重复着照顾病患两个星期，外出寻找治疗方法两个星期的循环。照顾病人时总是焦急地想要找到治疗方法，可外出之后又十分担心家乡的那些病人。为了配合自己的这种心情，最终她想出了上述时间安排。

小屋现在已经增加了一间。有三个小孩子也生病了，八岁、六岁、四岁的三兄弟。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开始思考“死亡”之类的事情，这让尤菲十分吃惊。但在听到最小的弟弟掉进河里，两位哥哥为了救他也一起跳下去的经历后，尤菲再次确信自己和由里的想法并没有错。

星痕症候群——现在世界上是这么称呼这种病的——会以奇怪的水为媒介进行传播。那种水能够轻易进入自暴自弃、体弱多病的人的身体里。

由里的妈妈已经过世了。但由里的表现就像曾经发过誓不让尤菲看到自己的悲伤一般。

然后又过了一年。在全世界范围内肆虐的星痕症候群依然没有治疗方法。虽然有不少人和尤菲有着相同的见解，但大多数人依然相信这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因此有很多患者及其家庭只能在痛苦和绝望中度过余生。这样一来，患者家人的发病率自然大幅上升，进一步证实了“传染病”这一说法。

马上就到可利尔村了。尤菲从很远的地方就听到了细微的轰鸣。她循着声音的来源向远处望去，终于发现了一艘从空中朝自己不断接近的巨大飞空艇。她赶紧向那里挥手。虽然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但那肯定是希德的飞空艇。

“喂——！”她不停地跳起来摆动双臂，但飞空艇最终还是从头顶飞了过去。之前她曾经听说过希德要做一艘新的飞空艇。虽然放弃魔晃能量，改用石油做燃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工程，但现在看来问题已经解决了。从现在的位置往西走的话，要不了多久就能到火箭村去。她刚刚产生这样的想法，立刻意识到这段路用不着自己走了。因为飞空艇在空中转了个圈之后又回到了她所在的位置，为了避免飞空艇的喷射气流伤到尤菲，它先在距离稍远的地方悬停了一会儿，然后才慢慢着陆。尤菲赶紧挥着手跑了过去。

“喂——！”

飞空艇侧面的一个舱门应声打开，从上面跳下来一只红色的猛兽。那那歧用力朝她跑了过来。尤菲则打开双手，像是准备给对方一个拥抱。接着那那歧用力跳了起来，可尤菲却敏捷地往旁边一躲。这让那那歧落地后立刻抱怨起来。

“怎么躲开了？”

“你怎么变得这么大了？我可不想被你压成肉饼。”

“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变化啊。”

“不管怎么说，以后可别再长大了。”

“过分。”

“哟！尤菲！”

希德也来了。感觉他的肌肉有些紧绷，可能是变瘦了吧。

“这是新的飞空艇？”

“哦！总算完成了。现在是试飞阶段。”

“看起来情况不错。”

“还好吧。不过没多少燃料了，大概只能绕着星球飞半个圈。”

“那可不太妙。”

“只能指望巴瑞特这个老混蛋了，那家伙说他找石油去了。虽说我这边已经做好了一收到消息就把资料和人员送过去的准备，但现在还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

希德语气中满含的期待显然背叛了他那粗鲁的话语。

“你见过巴瑞特了？”

“是啊。虽说发生了不少事，不过看样子你挺精神的嘛。要不要上来坐坐？”

“算了。”

“什么啊，你这混蛋。晕车晕船的毛病还没治好吗？”

这也能治？这是尤菲的第一反应，接着她便决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那种东西怎么治得好啊。这可是我尤菲小姐惟一的缺点哦。完美无缺的女人是没人喜欢的。”

“你身上全是缺点，不用担心这个。”

“什么意思啊！”

“算了，我也没有勉强你上去的意思。那再见了，旅行的时候小心点儿。”

看到希德转身准备返回飞空艇，尤菲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开口叫住他。

“那个……希德。”

“怎么？”

“有没有能治好星痕的魔石？”

听到这句话，那那歧随即把视线投向了远方。

“你一定觉得世上有那种东西吧？”

希德凝视着尤菲的眼睛说。

“那当然！”

尤菲大声回答后，希德伸出了右手的食指。

“那就一定有！”他用力点了点头。

看着希德朝飞空艇走去的背影，尤菲不禁有些泄气。真是的，大叔还是老样子。什么根据都没有，却说出那样的话……不过，这正是她希望听到的。

很快，螺旋桨的空转变成了阵阵轰鸣，带动飞空艇高高地飞了起来。等到机头转向火箭村的方位后猛地加速，很快便从尤菲的视野里消失了。

“啊……”

那那歧嘟囔道。

“被他给扔下了。”

“不是还有我么。”

“你打算去哪儿？”

“北边的魔石洞窟！”

尤菲看不清那那歧的表情。但从他老是低着头的动作判断，他一定有话想说。尤菲敏捷地跨坐在他后背上，身体前屈，将两只手绕到那那歧的脖子下面去，然后用右手抓住左手的手腕用力一勒。那那歧的喉咙瞬间被两只手臂紧紧箍住。

“好难受啊，尤菲！”

“说！把你想的都说出来！”

“好了好了，我说。你快放手！”

尤菲减弱了两只手臂的力量。

“会不会和以前一样找不到魔石？”

尤菲没有说话，只是双手再次用力勒紧。

“说了这样很难受啊。”

“得了星痕可比这难受得多。”

那那歧不禁一愣。

“嗯。”

那那歧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就这样载着尤菲朝北方奔去。

坐在那那歧后背上的尤菲一边摇晃一边想，只要她还在继续寻找魔石，由里，还有五台其他患者的希望就没有消失。所以她绝不能不做魔石猎人。

睡神扫描

星球无视人间的喧哗，重新恢复了往日的形态。男子注意到溶入生命之流的，可以被称为“心之阴暗面”的精神元素最近越来越多。男子就这样无法消逝地漂流着，他很喜欢这种阴暗的东西。而自己残留在星球上的刻印正是这些阴暗诞生的源泉这一点，则让他越发欣喜。男子想，好好利用一下这些东西的话，说不定能完成一些十分令人开心的事。比如，用这一片漆黑彻底埋葬生命之流。

男子潜入星球的命脉中环游整个世界，将刻印植入更多人的身体里。世界上现在有很多人失去了原来的生活，他们心中的阴暗面在受到男子的诱惑后，进一步扩展开来。

最终，男子想到，他其实很希望告诉克劳德这一切都是他做的，希望告诉其他所有人这都是他的功劳。那样的话就需要一个肉体。有些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声音去传达，有些痕迹他希望用自己的手去镌刻。

他想借用妈妈的力量。只要有了妈妈的肉体残片，他就能得到一具身体。而且，虽然他曾经尝试过以纯精神体的形式出现在地面上，但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由于他关于自身形象的记忆已经被星球吞噬了，所以无法顺利形成一个固定的形态。因此男子从生命之流中抽取出合适的相貌记忆，用那个制造了一个具体形象。外表是少年的形象。这时他才发现“形象”在地面上活动时的自由程度实在无法与精神相提并论。于是他又制造了两个随从般的人。位于地面上的三个身体既是其他人，同时也是他自己。由男子的意识制造的，摆脱了星球循环系统的三人既是真实存在的，同时也是只存在于幻想之中的怪物。

男子想到了未来。仆人们在寻找妈妈的过程中，如果与认识我的人相遇，对方的精神就会提醒他们，告诉他们此刻与之面对的人就是我自己。只要借助妈妈的力量，我就能完整地存在于现实之中。就算欠缺什么也不必担心，克劳德会让我变得完美的。

——开始了。

男子这样想道。

神 On the Way to a Smile

罗篇

最终幻想VII

古代种的遗迹——

神罗公司总务部调查课，俗称“塔克斯”的主任曾被指派的任务是，抢在萨菲罗斯之前得到被称为黑魔石的神秘宝石。但就在他即将完成任务时，萨菲罗斯突然出现，将曾打成重伤，生命垂危。出血无法停止的他，意识越来越微弱。正当他以为自己即将死在这里的时候，艾莉丝和她的同伴们出现了。他们正好一路追踪萨菲罗斯来到了这个遗迹。

监视古代种后裔艾莉丝，并找机会邀请其协助公司，是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的日常业务。对于时常让部下用粗暴的方式向对手施加压力的神罗公司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稳妥的作战方式。神罗曾经想用暴力强行支配艾莉丝的生母，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使她失去了生命——对那件事的深刻反思正是这种温和手法诞生的根源。

世界上惟一一名古代种后裔，艾莉丝。她的身分是威严的，曾认为自己作为公司阴暗面的代表不应该接近这样的对象，所以他每天履行的职责就只是照看、保护而已。

最先开口的，是尚且年幼的艾莉丝。

“一直以来，辛苦了。”

曾的第一反应是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而艾莉丝接着对沉默不语的曾说道。

“你一直在保护我吧？”

考虑到自己的任务，也许利用对方的这一误解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但曾毫无隐瞒地告诉了她实情。这是他人生中最正直、最诚实的一个瞬间。

“我是神罗公司的曾，有些话想问你。”

“我讨厌神罗！”

看到那个转身跑开的幼小身影，曾一下子感到放心了不少。就算将来有一天自己不得不硬把她带走，他依然不愿意欺骗艾莉丝。

随着时光不停流逝，整个事态由于艾莉丝与反神罗组织雪崩的接触而急转直下。由于无法跟上情况变化而有些动摇，曾之后便一直

故意用连部下都觉得冷酷的态度去对待艾莉丝。为此，部下们不知提过多少次建议。

这不是伪装出来的邪恶。对艾莉丝来说，神罗就是一个“恶”的代表。坏人就应该有坏人的样子……

最终，曾在临死时依然选择了以塔克斯成员的身分和艾莉丝说话。

“该死的，放弃追捕艾莉丝就是失败的开始！”

但艾莉丝面对这样的曾，却流下了悲伤的眼泪。她并没有单纯把曾当成一个敌人来看待，而把他当成了一位从小就认识的朋友。面对出乎意料的状况，曾忽然觉得死亡其实也没那么可怕，不过他最后说出口的话却是带着讽刺语气的玩笑。

“我不会死的。”

艾莉丝等人离开后，曾静静地躺在原地等待死亡的光临，但死神却一直没有来。即便能够感觉到意识的衰退，但精神却没有与生命之流融合的迹象。

救了曾的人是里维。准确地说，是那个被里维用神奇力量操作的猫形人偶，骑在莫古利布偶上的它出现在了曾的视野里。名叫凯特·西的人偶之所以会加入艾莉丝一行人，是因为这是公司交给里维的任务。

“刚才可真悬啊，曾。”

“黑魔石呢？”

“呃……”

对方没有回答，人偶的动作突然停止了。不过稍等了一会儿过后……

“不好意思。现在我正同时操纵一号和二号，所以稍稍有些困难。”

“这样啊。”

虽然曾无法理解这到底有多难，不过他并不想打断对方，就这样默默地听着。

“黑魔石暂时交给了克劳德他们保管，总比让萨菲罗斯拿到要

好吧。”

克劳德。克劳德与这一系列事件有着极深的关系，这是一个曾还没有想通的谜团，同时，他认为也是一种必然。曾凭自己的直觉认为，克劳德才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这种想法是否为他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暂时还不得而知。不过，为了阻止究极黑魔法陨石的发动，黑魔石最好还是让克劳德带在身边吧。

“黑魔石给了克劳德……明白了。”

“我现在就联系公司，告诉上边你的事。”

“嗯……”

“今后……虽然间谍的身分已经暴露了，不过我还是想继续跟克劳德他们在一起。总觉得这是一群很有意思的家伙，我对与他们的进一步接触很感兴趣。好了，咱们走吧。”

虽然曾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但被巨大的莫古利抱住时由于剧烈的疼痛而晕了过去，在那之后的记忆也变得残缺不全。

三名男子把曾送上了船，他们曾经是曾的上司或者部下。里维为什么没有联系公司，而是把这些人找来了呢？还是说他一直跟这些人保持着联络？虽然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此时的曾已经没有提问的力气了。在整个运送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度过的，最后在一间狭窄的屋子里醒来。吸进几口混合了锈钢铁和海潮气味的空气后，他明白自己被带到了朱农。很快，医生出现了，真正的治疗就此开始。

* *

在曾远离任务的这段时间里，艾莉丝死了，黑魔石被克劳德交给了萨菲罗斯。而后者使用黑魔石发动了究极黑魔法陨石。

距离陨石撞击星球、将一切摧毁据说还有三天或是七天。虽然最终结果并没有什么区别，但人们还是忍不住会去猜想。

* *

米德加零号街，神罗大厦附近——

在以突击方式迅速修建于八号街区域内的钢铁支柱上，从朱农空运过来的巨大炮台硬是被安装了上去。被负责兵器开发的斯科雷特

命名为“西斯塔·雷”的大炮，就是用来对付萨菲罗斯的最终兵器。“西斯塔·雷”由专用管线与米德加所有的魔晃炉相连，它将把被巨型魔石增幅的魔晃能量射向在北方大空洞里安眠的萨菲罗斯，人们期待它具有将其彻底消灭的威力。只要他一死，空中的陨石——那个被萨菲罗斯用黑魔石召唤出来的恶魔也会跟着消失。

只要星球被破坏的可能性被消除，创世兵器们也就会返回某个地方吧。

“在理论上是完美的。”

抬头看着“西斯塔·雷”的鲁德说道。

“理论上？难道说还会有什么意外？”

雷诺一改常态，十分认真地问道。

“我还是有些担心。”

“我早就不担心了，嗯。”

“什么意思？”

这次换鲁德提问了。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放心不下。这东西真的会开炮吗？不需要试射什么的？米德加会不会受影响？”

“只要我说没问题，你就会放心吗？”

面对雷诺连珠炮一般的问题，鲁德用低沉的嗓音回答道。

“别生气，嗯。”

结果，“西斯塔·雷”并没有发挥人们期待的效果，而是变成了一块巨大的废铁。同时，受到创世兵器攻击的神罗大厦职员楼层被彻底破坏。身为塔克斯成员的雷诺和鲁德曾经在工作过程中见过很多被破坏的建筑物，但神罗大厦显然与其他房屋完全不同。对于经常外出工作、很少留在办公室的两人来说，完成任务后返回休息的神罗大厦就像他们的家一样。同事之间的慰劳、鼓励，来自上司的训斥，空闲时与女性职员开开玩笑，仰或是被戏弄。如果在外面时两人的状态是“打开”的话，那么回到办公室之后自然就变成了“关闭”。虽然

这和普通的职员正好相反，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俩对神罗大厦的感情才会如此深厚。

雷诺和鲁德的动摇，在得到社长鲁弗斯失踪的消息后变得更加严重。

由于很多人都亲眼看到创世兵器释放出的能量波直接命中了社长室，所以“社长失踪”这条消息也就有了远大于其字面意义的含义。再加上一时无法确定许多职员、干部的安危，所以神罗公司的指挥系统在当时可谓是一团乱麻。想到还有几天陨石就会与星球相撞，于是有很多人放弃了“神罗职员”这个身分。

雷诺和鲁德为了确认社长的安危，此刻正在等待通往社长室的电梯。由于从职员楼层直接前往那里的电梯现在无法运行，所以他们只能换乘普通职员使用的设备。

“这东西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啊。”

“看来是紧急停止装置起作用了。”

“那鬼东西倒挺勤快，该死的。”

“雷诺，鲁德，走楼梯。”

突然听到这声命令的两个人面面相觑，接着便开始寻找声音的主人。很快，他们看到了那个留着熟悉的长发，但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男子。

“主任！”

几天前他们刚刚收到曾已经死亡的报告。后辈伊莉娜主张为曾报仇，甚至作出了追到遥远的北方去质问克劳德的举动。但她最终没能成功复仇，满心不甘地回到米德加，每天像中了邪似的念叨着“复仇复仇”。雷诺和鲁德两人自然看到了她的这一举动。也就是说，塔克斯里的每个人都认定主任已经不在了。

“怎么了？”

看着一脸惊讶的雷诺，曾不禁问道。

“主任，你没有死啊？”

“没错。不过，现在没时间报告事情的经过。”

“啊。”

雷诺用力点了点头，像是在说不需要说明似的。

“主任！”

突然，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打破了平静。三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身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发现伊莉娜就站在他们身后不远处。这位最年轻的塔克斯成员丝毫没有掩饰与上司再会的惊喜，毕竟她以为对方早已经死了。她径直冲向曾，牢牢地抱住了他。

“伊莉娜，我怎么没这种待遇啊，嗯。”

“对不起前辈，我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没关系。”

曾握着伊莉娜的双肩轻轻把她推开，看着三名部下点了点头。

“好，开始工作。”

* *

黑暗——

遭到创世兵器攻击后，鲁弗斯·神罗便在黑暗中大笑着不停往下落。

星球里竟然沉睡着这种光是想想就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恐怖怪物。当它的攻击命中社长室附近时，鲁弗斯便被爆炸掀起的狂风刮倒在地板上。紧接着建筑物自己发生了爆炸，天花板上的钢铁材料纷纷掉落，其中一片紧贴着鲁弗斯的脑袋插进了地板里。为了躲避余下的碎片，他把身子猛地一转，钻到了办公桌下面去。看到创世兵器的攻击直冲向自己时，他确实已经做好了迎接死亡的准备。但被气浪掀翻后，他的胸中却涌起了一阵怒火。那是对接受死亡的自己感到愤怒。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认为就算死了也没关系。愤怒反而让鲁弗斯冷静了下来。创世兵器很有可能会继续发动攻击，在那之前必须离开这儿。

躲在办公桌下寻找退路的鲁弗斯面前突然蹦出来一个印有“L”字样的小开关。

既然被巧妙地隐藏在办公桌内侧，那么它控制的肯定是一个紧急逃生装置。就像是专为这种时刻准备的一样。鲁弗斯毫不犹豫地按

了下去。一块地板，也就是他此刻正躺在上面的那块忽然“卡锵”一响消失了。鲁弗斯随即保持着刚才的姿势下落了大约一米的距离。在感觉到身体与坚固的壁面相撞的同时，他还注意到这里的地面是倾斜的。身体紧接着便不受控制地往下落去。结果，我还是会死么？而且好像会死在地板与墙壁之间的空调管道里。这可真够滑稽的。当自己的尸体被发现时，大家会怎么想？在赌上星球存亡的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惟一拥有与之对抗能力的神罗公司的社长死了，而且还死在空调管道里。呵呵，太可笑了。自己看不到那时的情景，还真是遗憾。对了，这段管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必要把角度设计得这么大吗？而且那个标着“L”的开关是……就在这时，鲁弗斯忽然想起了在大约二十年前与父亲的一次对话，这才放声大笑起来。

那是他五岁的时候。在深夜醒来的鲁弗斯注意到父亲十分少见地回了家。于是他冒着被训斥“为什么这么晚还不睡”的风险走进房间，却意外地看到父亲正兴高采烈地看着一幅刚完成的平面图。那是预定在近期进行改造的神罗大厦顶层，也就是社长室的平面图。

“怎么样。在这个房子里就可以向全世界发号施令。”

“好厉害。”

鲁弗斯一边装出十分佩服的样子，一边努力在图上看出些什么。那样的话说不定能得到“你真聪明啊”之类的表扬。不过，最终他什么也没看出来，只是说出了一个自己的想法。

“爸爸，逃跑用的地方在哪儿啊？”

他父亲没有弄明白鲁弗斯的话。

“什么逃跑？”

“要是有敌人来进攻的话，就必须得逃走啊。”

“哦……”

明白儿子想说什么后，父亲回答道。

“神罗公司是没有敌人的。就算有，社长室可是在大厦的第七十层哦，没有谁能攻上去。”

“但是帕尔玛叔叔说敌人会从天上发动进攻。”

“帕尔玛？”

父亲的眉间出现了深深的皱纹。这是他在生气的信号。负责宇宙开发的帕尔玛或许因此惹怒了父亲。不过据帕尔玛后来的说法，惹董事长生气就像是自己的工作一样。总而言之，只要不是鲁弗斯闯的祸就没关系。不过，他还是感觉自己搅扰了父亲的兴致。

“对不起，爸爸。我有些困了。”

“鲁弗斯，你说的没错……”神罗董事长无视了儿子的话，“我决定安装一个在敌人进攻时能够安全逃脱的装置。不过鲁弗斯，爸爸是不会使用那种东西的。还是等你当上社长时再用吧。当然，这并不是说你就一定能当上社长哦。”

“爸爸……”

“呵呵，逃脱……”

“对不起，爸爸。”

“为什么要道歉？你觉得自己的意见错了吗？”

“嗯。”

“单纯的家伙！”

此刻，鲁弗斯脑子里除了尽快逃走以外，没有其他任何想法。

“还是给用那东西的人留下个容易理解的标志吧。字母L。记住了，是代表‘失败者’（Loser）的L。”

不管怎么说，鲁弗斯非常感谢五岁时的自己。

从被破坏的社长室一直连通到地面的逃生通道长得像没有止尽的黑洞一般，给了鲁弗斯足够的时间回忆自己的人生。很多早已被他遗忘的琐碎小事，此刻都从大脑深处苏醒了过来。当他注意到那些场景中几乎都有父亲的身影时，他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一个普通的男孩。虽然心中无比期盼能得到父亲认同，希望能超越父亲，但却始终只懂得用反抗的态度来表达。其结果就是不断受到父亲的斥责和漠视。这种无比老套的父子关系竟然与自己的经历几乎完全吻合，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讽刺和可笑。在一片漆黑

之中，鲁弗斯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逃生通道突然中断，鲁弗斯也携着惊人的去势滑进一间被白色墙壁包围的明亮屋子里。由于控制不住身体，他猛地撞上了正对着通道出口的墙壁。

“唔！”

听到自己发出如此可笑的呜咽声，鲁弗斯又笑了起来。虽然他很清楚自己被撞断了几根肋骨，但依然没有就此停止疯狂的笑声。他依然保持着撞上墙壁时的姿势，保持着那个绝对不能被任何人看到的狼狈模样大笑着。但最终，骨折的剧痛还是把他拉回了现实之中。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让疼痛不是那么明显的姿势后，鲁弗斯仰躺在地板上，转动着脑袋观察整个屋子。这是个墙壁雪白，大约五米见方的小房间。出口旁并排摆放着一张朴素的，很容易让人想起病房的床。铺在上面的亚麻布纺织品虽然显得很高级，但一看就知道它们已经被放在那里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人用过。床对面那块墙壁的右侧全是壁橱，左侧则是一道钢铁铸造的大门。鲁弗斯忍着痛慢慢朝那里爬去，随后倒在床上继续观察房门的结构。上面并没有把手，只有一个小小的键盘，看来是通过那个东西进行开闭的。也就是说可能需要输入由几个数字组成的一串密码才能把门打开。但鲁弗斯根本不知道密码是什么，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挨个试验。所以他立刻放弃了开门离开这里的打算，保持仰躺的姿势，只用双脚一点一点地朝对面那些壁橱挪去。

他不愿任何人见到自己这幅模样。壁橱的门很快被打开，里面密密麻麻地塞满了神罗制造的无菌储藏盒。鲁弗斯从最下方的架子——他的手只能够到这一层——里取出一个密封盒，盒盖上印有“For L”（给L）的标记。

“哼。”

看到这个记号，鲁弗斯先是哼了一声，紧接着便再也抑制不住从心底不断往上涌的笑意。不过他刚一开始笑，肋骨便钻心地疼了起来。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之后，他打开了盒盖。不出所料，里

面是POTION和其他一些化学合成药剂。他没有选择劣化之后可能会变成毒性物质的魔法药物，而是将合成的镇痛剂塞进嘴里，药效很快让鲁弗斯全身虚脱，没有了一丝力气。在视线的尽头，是天花板上一个大大的字母“L”。

“别再笑话我了，老爸。”

由于镇痛剂摄取过量，鲁弗斯在一片恍惚中度过了不短的时间。在避难所里依靠药物度过的这段日子比他想像的要轻松一些。不过与此同时，他也为没能在这关键时刻奔赴前线而倍感煎熬。最终，他扶着墙壁站在门旁，在小键盘上输入了几个数字。但这只不过是一次徒劳的尝试罢了，之后他再也无法继续集中注意力。虽然鲁弗斯明白很有可能是那些药物让他无法静下心来思考密码，但之后他还是一次又一次把镇痛剂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雷诺和鲁德来到了被破坏的社长室。

“一个人也没有，嗯。”

“啊。”

“已经确认过三次了吧？”

“仔仔细细地。”

“也就是说，社长还活着。”

“但是在哪儿呢？”

地板上有几根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钢筋。他们仔细确认过好几次这些钢筋下面有没有鲁弗斯的尸体。

“接下来……去哪儿？”

由于陨石不断接近，外面的暴风越刮越猛。不过塔克斯成员们丝毫没有理会陨石，继续搜索着鲁弗斯的踪迹。救援队虽然四处奔走，但都没有发现鲁弗斯的情报。

雷诺和鲁德穿过大厦一楼入口深处某扇不太引人注目的门，开始对已经有一半陷入地底的干部专用、兼紧急出入口进行调查。这是

一处很符合修建大厦的上一代社长——神罗董事长行事风格的朴素设施。单单只是一个结构稳重的出入口而已，没有任何的装饰。天花板、墙壁、地板，全都覆盖着露出在外的钢板。

“什么也没有，嗯。走吧，鲁德。”

“等等。”

鲁德叫住雷诺，指了指一处墙壁。

“颜色不一样。”

鲁弗斯站在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标有数字0到9的小键盘。他明白只需要把所有的数字组合全都尝试一遍，就一定能把门打开。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自己很有可能在尝试的过程中发疯。必须得找个更有效率的办法。说不定密码是一串有具体意义的数字。但对鲁弗斯来说有着特殊含义的数字串，对设定密码的父亲来说很有可能毫无意义。而仅有的几个对两父子来说有着共同含义的数字——比如母亲的生日、祭日——都已经试过了，全都没能解除门锁。

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多久。但从自己还活着这一点来判断，陨石应该仍旧停留在天上。也就是说，“西斯塔·雷”可能并没有发挥预想的效果，萨菲罗斯也还好好地活在北方大空洞里。或早或晚，陨石终究将会把死亡带给他。

鲁弗斯忽然想到了死后的事。自己的精神应该会融入围绕星球流转的生命之流中吧，那里面会不会有父亲的意识呢。鲁弗斯试着想像了一下自己和父亲的意识对话的情景，但始终描绘不出一个具体的场景和形象。意识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对，在环绕星球的庞大能量奔流中，一个人的意识应该很快就会扩散开来。

“啊，是么。”

当他发现自己这些想法的大前提竟然是星球消失时，不禁又笑了起来。随后鲁弗斯把手伸进白色衬衫的口袋里，取出镇痛剂的瓶子，倒出三颗胶囊后把它们塞进嘴里咬碎，接着又把视线转回到小键盘上。

“哼。”

就算逃不过死神的追捕，他也非常厌恶死在这个房间里。鲁弗斯接着输入了一串他在看到这个装置那一刻立刻想到的，但之前却从未尝试过的数字组合。这几个数字代表了他在父亲面前承认自己的失败。不过，现在可不是任性的时候。

雷诺和鲁德正在调查这部分颜色与其他地方不同的钢板。

“只是普通的墙壁而已，嗯。”

雷诺的话音刚落，墙壁便轻轻震动了一下。很快，这面宽约一米的奇特壁面就像被吸入地板之中似的，就此消失了。雷诺和鲁德对视了一眼，然后走进出现在两人面前的空洞里。洞穴深处有一面白色的墙壁。看上去那里是个小房间。

“打扰了，嗯。”

雷诺正准备把头探进屋子查看时，鲁弗斯从侧面闪身而出。

“辛苦了。”

神罗公司的年轻领袖刚说完这句话，便一头栽倒在地上。

“社长！”

鲁德为了保护鲁弗斯而从雷诺旁边跑了上去，冲进白色的房间中。他很快明白那里其实是一个避难所。

他很快扫视了一眼周围的环境。门旁是一个小小的键盘，顶端的显示屏上有四个数字在不断闪动，但很快便消失了。鲁德并不知道，那是上一代社长在所有自己可能会用到的设备上，习惯性地设定的初始密码。也是他绝对不会忘记的数字组合——儿子鲁弗斯的生日。

“鲁德，你去找医生来。顺便看看外面的情况。”

“社长呢？”

“看样子是睡着了。”

正如雷诺所说，社长的呼吸平稳而悠长。

“可能是看到我们之后松了口气吧。”

雷诺本来想用开玩笑的语气调节下气氛，不过却失败了。

“真是太好了。”

鲁德一本正经地回答了他，然后朝外面走去。

＊ ＊

鲁德站在有狂风和骤雨的黑夜之中。这里是神罗大厦的后门，从大厦外壁剥落的铁板、建筑材料散落一地。救援队的活动、安装在地面上的探照灯、以及半空中那架直升机上的灯光照在碎裂的玻璃片上，反射出闪闪的亮光。鲁德冷静地看着这一切。鲁弗斯的生还给了他无比的勇气。鲁弗斯才是神罗公司。无论如何，神罗都将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神罗还在，塔克斯就不会消失。思考作为塔克斯成员以外的人生，对鲁德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降落到低空的直升机卷起一阵狂风，将一块拳头大小的木片从地面上刮了起来，它从鲁德的脸颊擦过之后，不知飞到哪里去了。鲁德咧嘴一笑，他非常喜欢惊险和刺激的生活。这一点也是鲁弗斯能够提供给他的。

他一边注意脚下的瓦砾一边朝大厦正面走去。到处都有蹲坐在地上的普通民众，偶尔还能看到从瓦砾中伸出的手或是脚，他也试着开口询问一些无法判断生死的人。其中大多数都活着，不过他们在看到鲁德的样子后立刻换上一副恐惧的表情。戴着太阳镜的光头鲁德总是散发出一种暴力的气息。看到那些人的反应和平时没什么不同，鲁德感到很满足。

忙着四处活动的救援队主要由神罗出资修建的医院的工作人员组成。鲁德逮住其中一个人，向其说明了患者所在的位置。由于不知道对方的立场，所以隐瞒了鲁弗斯这个名字。

“是神罗的人吗？”

“啊。”

“那他是属于最优先救治的。”

“拜托了。”

他点点头之后很快叫来一个拿着担架的同事，两人一起朝大厦后面跑去。鲁德看着他们的背影，忽然觉得自己应该去给两人引路，于是迈步追了上去。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对着无线电机械讲话的年轻女子。

那应该是克劳德的朋友，名叫尤菲的姑娘。虽然她也算是和神罗公司作对的人，但现在没有必要去找她打上一架。与他们战斗只会在有命令，或是受到阻碍时发生。

鲁德迅速躲进一处阴影中隐蔽起来，偷偷摸摸地移动着，看上去一点儿也不冷静。

“送到哪儿去？”

帮救援队员把鲁弗斯弄上担架时，雷诺问道。

“先去医院吧。以后的事还不确定。”

“不确定？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陨石就快来了啊。在这个星球都有可能消失的时候，我们能去哪儿？”

“啊，说的也是。好了，这边走。”

雷诺领着救援队员穿过了通往正面出口的小门。

“啊，原来还可以走这里，那个光头居然不告诉我们。明明有近道嘛。”

“这是干部专用的秘密通道。不能对其他人说，嗯。”

“明白了。”

雷诺听到对方坦率的回答后满意地点了点头，然后朝正门走去。一行人正准备从那里出去时，他忽然看到了尤菲的背影，于是赶紧停止前进。

“病人交给你们了，来了个麻烦的家伙。”

他回过头对救援人员说。

“当然，交给我们没问题的。对了，患者的名字能告诉我们吗？”

“等他醒了之后你们自己问吧。总之尽量把他安排在好一点的病房里。”

“难道是……鲁弗斯·神罗？”

担架后方的救援队员小声问道。

“嘘！”

后来，“命运之日”——也可以简单地称其为“那一天”到来了。鲁弗斯在距米德加不远的卡姆镇体验了那个神奇的日子。要想在被伤者挤得水泄不通的米德加医院里保证鲁弗斯的人身安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于是雷诺对已经恢复意识的鲁弗斯建议，可以搬到卡姆镇一所属于神罗公司的小屋子里去，那里相对比较让人放心。虽然他们转移时使用了直升机，原本可以到更远的地方去，但鲁弗斯指示就在卡姆停留。虽然他尊重部下的提议同意转移，但刻意逃避星球被毁灭的那个瞬间，显然与他的人生哲学相悖。

伸出手去说不定可以摸到——陨石已经接近到了这种程度。塔克斯的四名成员对这种不同寻常的景象视而不见，不停地在米德加奔走。在保证了鲁弗斯的安全——陨石的撞击迫在眉睫，根本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安心”——之后，塔克斯选择了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这条路。

“就算考虑陨石落地之后的事也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只能以‘尽可能回避’为前提展开工作。”

带着这样的想法，曾下达给几位部下的命令是救助米德加的居民和进行避难引导。陨石不断接近的影响已经扩散到了城市里的每一个角落。越来越强的暴风，不时发生的地震都可能引起建筑物的倒塌。面对出乎意料的惨剧，这个钢铁都市发出了震天的悲鸣。

“最后的任务居然是做好事……不过倒很像主任的风格。”

鲁德喃喃地说道。

“为什么，嗯？”

“赎罪。”

“原来如此。”

＊ ＊

后来，当前主任维多和许多以前的同事集中到米德加时，雷诺觉得陨石已经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噩梦一样。

塔克斯曾经执行过一些与不符合公司利益的任务——在拯救世

界的同时救助事件的中心人物，主任维多和他的女儿。后来雷诺发现，塔克斯好像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强大过，从来没有那么完美地完成一个任务。在帮助进退两难的米德加居民的过程中，雷诺明显注意到自己的精神已经渐渐放松了下来

那件事发生之后，神罗董事长和其他干部一致决定解散和肃清塔克斯。不是解雇，而是真正的“肃清”。当时拯救了这个部门的，正是身为副社长的鲁弗斯。在将恩人鲁弗斯暂时性地妥善安置好之后，又见到了那些曾经以为这辈子都无法再相见的同伴，雷诺感到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 ＊

陨石在米德加的正上方被破坏，星球避免了毁灭的命运。完成这一切的是从星球内部喷涌而出的生命之流。当然，这其中有与究极黑魔法陨石相对的究极白魔法神圣的功劳，不为人知的克劳德等人的努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大多数人还是将其理解为是星球用自身的力量保护了自己。

雷诺和鲁德在那一个瞬间远离其他同伴，来到了位于陨石正下方的神罗大厦。

“为什么挑在这个时候啊，嗯。”

受到与陨石撞击的生命之流的影响，大厦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从各个窗口不断涌入大厦内部的生命之流宛如光之巨兽一般，疯狂地破坏着整个建筑。两个人只好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厕所的单间里躲起来，隔着木板对话。

“都是我的错。”

“什么？”

“因为我要回来拿道具箱……”

鲁德用满含歉意的语气说。

“别放在心上。都这个时候了，还想那么多干什么，嗯。”

感觉到雷诺和平常不太一样后，鲁德便没有继续说下去。不一会儿……

“鲁德？”

或许是有些受不了两人之间的这种沉默，雷诺开口问道。

“什么？”

“我们好像打了很多年交道了啊。”

“嗯。”

“有搭档的感觉吗？”

“啊。”

“哈哈，搭档。”

鲁德发现雷诺的语气不知为什么又恢复了往常的状态，随后便感觉到他打开门走出了单间。紧接着，鲁德所在的单间的门被人用力朝自己踢了过来，他向后一退把门接住，然后再把它向外踢去。

“你干什么！”

“搭档，这是最后的礼物，嗯。”

“门？”

“是惊喜和冒险。你最喜欢的东西。”

“那这个可不够看啊……”

鲁德走出单间回答道。

“那……去外面看看怎么样？一定棒极了。”

“就像过节一样。”

就像是为了欢迎猛地冲出正门的两个人一样，生命之流卷起一阵狂风朝他们迎面刮来，紧接着是一条软鞭般的光束从两人眼前划过。

“喝啊！刚才那个就是生命之流吧！”

“雷诺。”

“什么？”

“太棒了。”

＊ ＊

“曾，雷诺，鲁德，伊莉娜。”在生命之流狂乱喷涌后的第二天清晨，鲁弗斯对塔克斯的四个人说，“你们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我可没想过会被开除，嗯。”

曾等人也同意雷诺的话。

鲁弗斯下达给塔克斯的指示有两个。一是返回米德加，掌握情况。然后招募同伴。

“神罗职员不一定就站在我们这一边，要记住。”

“明白，嗯。不过，召集了同伴之后呢？我们今后要干什么？”

“现在暂时以搜集情报为主，尽可能多找一些。”

除了肋骨以外，右脚的脚后跟也有骨折，在认识到身体还有其他异状之后，鲁弗斯选择了坐在轮椅上调养，不过并没有因此丧失威严。

“曾。”

“是。”

“我本来以为你不会再干了……”

“还有很多事只有神罗能完成。”

听到曾的回答，鲁弗斯满意地点了点头。

“一定会很愉快的。”

四名塔克斯成员几乎没有休息就返回了米德加，然后兵分两路。曾和伊莉娜负责情报搜集，雷诺和鲁德寻找同伴。昨晚集结到一起的同事们如今已散去，应该能够把米德加以外各地的情报及时送回卡姆镇。

“雪崩那帮人好像说过，神罗是星球的敌人。”

雷诺忽然想起了这件事。

“啊。”

“看来他们说对了。”

“为什么？”

“你看。”

他说的没错，生命之流虽然保护了星球，但却将惩罚给予了称

得上是“神罗之城”的米德加。尽管并没有被彻底破坏，可想要恢复原状也是极其困难的。整个城市半死不活，就像被判处了一次没有执行日期的死刑一样。再加上有些人已经知道拯救星球的并非神罗公司，他们随即对神罗充满敌意。如果不把造成这场灾难的责任推给某一方的话，人们心里的怨气是绝对不是消失的，于是不少人纷纷把矛头对准了神罗公司。

两人来到零号街的神罗大厦附近。虽然那一带的受损情况算不上特别严重，但还是聚集了不少人。大家好像都是来这寻求援助和信息的。

“可笑，嗯。”

听到附近几名逃难者的对话后，雷诺不屑地说了一句。人们渐渐把神罗看做一切罪恶的根源，但却期待神罗对现在的状况做出改善。

“真想把袜子塞到他嘴里。”

“塞啊，我不会阻止你的。”

“我只有这一双。”

曾和伊莉娜来到了米德加下层，位于六号街贫民窟的墙壁市场。那里从很早以前开始就是一个汇集了各种情报的地方，虽然情报质量参差不齐，但塔克斯偶尔还是会利用一下。从钢盘和支柱上掉落的各种材料散放在周围，显得极其杂乱无章。不过，也许这里从一开始就是这副样子——所谓的贫民窟，不就是这样的吗。要说和以前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锐减的人口了。米德加即将倒塌的传闻已经扩散开来，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全都转移到钢盘外去了。

在到这里来的路上，曾和伊莉娜也听到了许多非难神罗公司的声音。甚至有人在看到塔克斯之后竟然从远处用力扔石块砸他们。

“工作不好做啊。要不要换身衣服？”

两人随即在最初找到的商店里换上合适的服装，曾选了一件阳光海岸风格的花衬衫，伊莉娜则是设计简单的连衣裙，之后才走进那

间人声鼎沸的酒馆。几乎所有的酒桌都被严严实实地埋进了人群之中。好不容易找到空位坐下之后，他们立刻开始观察店里的情况。曾的目光很快便落在了一位稍显特殊的人身上，他独自一人占领着四座酒桌，身穿黑色的衬衫。

“像是睡着了。”

“是么……”

“曾前辈？”

“什么事？”

“我之所以留在塔克斯，身为组织成员的自豪感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

即便是从未掩饰过对上司这份好感的伊莉娜，要她在对方面前亲口说出来，多少还是有些难以启齿。

“继续说下去。”

“哎？”

“要是一言不发就太不自然了。就算是这种没有意义的对话也行，让嘴巴动起来。”

“没有意义……”

伊莉娜叹着气说完这句话之后，抬头看了看曾的脸。此刻前辈正注视着那个他从踏进店门开始就一直有些在意的人，一个装睡的男子。

“奇怪。”

曾站起身，靠近那个趴在桌上的人，轻声问道。

“没事吧？”

但对方并没有回答。曾随即把手搭在他肩上摇了摇，但手心立刻有了一种粘稠的触感。他连忙把手抽回，看到上面是一些黑色的粘液。曾重新开始观察男子的状况，这才发现之前由于他穿着黑色的衬衫所以没有注意到，其实男子的整个上半身都被粘液润湿了。

“到底怎么回事？”

伊莉娜也凑了过来。

“他死了。”

雷诺和鲁德站在神罗大厦的正门前。雷诺在一块和普通人差不多大的广告牌上写下一行字。

“想逃跑的家伙给我从站台沿着铁道往下走。列车没有运行计划，恢复时间未定。这里也没有任何物资。神罗公司暂时停业，嗯。”

卡姆镇里的这栋房子总共分为上下两层，一楼有被当做会议室的客厅、饭厅、小厨房、澡堂、厕所。二楼有三间卧室，鲁弗斯住在其中的一间里。脚后跟已经打上了石膏，脖子和胸腹部用矫正器牢牢固定住。如果不使用轮椅的话，在现阶段很难独自活动。

鲁弗斯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小镇。稍稍将窗帘拉开一些，就可以看到人潮涌动的街道。卡姆镇虽然也受到了生命之流的影响，但没有一间屋子被破坏至无法居住的程度。为了在这些房子里栖身，来自米德加的难民源源不绝，人数让鲁弗斯叹为观止。自从懂事以来，鲁弗斯就从未在没有护卫和亲属保护的情况下接触过这么多的人。与大批民众的焦躁、不安仅有一墙之隔，这让鲁弗斯怎么也放心不下来。更何况这道墙壁并不是神罗大厦那装甲一般的厚重外壁，而是普通民宅里的普通砖墙。曾走之前曾建议留下一个人来保护他，但被鲁弗斯拒绝了。现在他只能对自己那毫无意义的坚持报以苦笑。看来这件事得重新考虑考虑。神罗大厦是老爸建造的要塞，可以说是父亲的象征，但儿子总得在某一天离开那个属于父亲的家，然后靠自己的实力从零开始。这是很普遍的情况。现在的自己便来到了这个关口。如今可不是害怕民众的时候，必须投入其中，完成自己应该去做的事——而那只可能是复兴世界。

门铃响了起来。一次之后，隔了一会儿是第二次。鲁弗斯没打算理会，但它紧接着又响了两次。这和他与部下们商量的暗号不一样，是另外的人。最终他听到了有人用力猛踢大门，试图把它打开的声音。为了不让最糟糕的情况发生，鲁弗斯推动车轮来到床边，从枕头下取出一把手枪。然后他甩了甩另一只手臂，把宽大的袖子抖开，

让握枪的右手可以藏进去。之后他把摆在窗户附近的椅子推到门后，对坐在轮椅上的鲁弗斯来说，这件事花了他不小的力气。

鲁德的手艺十分可靠，经过加固的大门始终没有被打开，来访者好像也放弃了努力。但很快便传来一阵窗玻璃被打碎的清脆响声。好像有几个人已经进入了屋子。

“没办法。”

鲁弗斯打开了手枪的保险。

傍晚，曾和伊莉娜并排朝卡姆镇走去，在贫民区看到的疾病是他们的主要话题。好像有不少人都和死在酒馆里的那名男子有着相同的症状。

“我们躲起来的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曾，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病。”

也就是说，那种症状——虽然将其称为“疾病”，但实际上相关的一切都还是个谜——是今天突然在米德加爆发的。昨天和今天有什么不同？啊，生命之流。难道说生命之流不仅破坏了城市，还将惩罚带给了人类吗？

“要是大家都再冷静些就好了。”

“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伊莉娜想起了酒馆里的其他人在发现那名男子时的恐慌表情。最开始大家都带着看热闹的心情把男子团团围住，但不知有谁说了一句“会传染”之后，其他人就争先恐后地逃了出去，整个酒馆一下子乱作一团。

雷诺和鲁德走在曾和伊莉娜前面，很快就要回到卡姆了。虽然他俩很想开直升机或是汽车，但考虑到燃料问题还不知道今后该去哪儿解决，所以不能轻易动用交通工具。

“明天去五号街吧。”

“先去职工宿舍看看怎么样，嗯。啊，说不定那里还有职员。”

“仓库也在那儿。可以确保车辆和……武器。”

“武器啊。果然需要那东西。”

雷诺想起米德加那些筋疲力尽的难民以及他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情绪，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鲁弗斯被几名男子围在中央。

“社长先生，你好像吃了不少苦头啊。”

领头模样的人蓄着一脸胡须，他用猎枪指着鲁弗斯说。

“啊，没错。不过现在才是最可怕的时候。没有比愚蠢的民众更可怕的东西了。”

鲁弗斯盯着对方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说道。他早已看出来对方在对自己发泄完一肚子的怨气之后，就会开枪干掉自己。就算可以用藏起来的枪杀死一、两个人，但想要把全部难民——卧室里三个，他感觉到楼下还有几个——都打死，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们是蠢，但多多少少知道谁该会这件事负责。”

“哦。可是，你听我说。等走出这间屋子之后，你打算干什么？考虑过今后的事吗？”

“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指挥别人，一种听从指挥。这是资质的问题，不是优劣的问题。意外发生时，负起责任的往往是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其结果就是让剩下的人失去了方向，产生混乱。然后停滞不前。”

“真是不坦率的求饶方式。”

对方大声嘲笑着鲁弗斯。

“虽然你现在像是率领着这几个人，但你觉得自己能领导到什么时候？你能让他们看到怎样的未来？”

“我们都是些愚蠢的民众，只要能活过今天就很满足了。”

“不是我们，而是你自己。”鲁弗斯注意到屋子里的其他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了这位领头的身上。

“你是说你有计划？”

另一个男子问道。鲁弗斯转过头去看了看他的脸。三十来岁，

看打扮相对比较富裕。看上去十分高级的藏青色夹克十分合身，姿态稳重。

“当然，首先是确保居住的地方。卡姆镇不可能收容所有米德加难民。我本来以为你是这个镇子的居民……”

“我是。”

“如果这里变成米德加也没关系吗？”

“呃……”

他知道男子正在想像。

“帮助前来避难的人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感觉自己被无视后，持枪的男子猛地打断了对话。鲁弗斯一本正经地说道。

“比如，下雨了怎么办？挤满道路的那些人，连绵不绝地涌向这里的人到哪儿去躲雨？也许所有人都会出于善意把自己的家提供给难民。但是你想想米德加的人口。这里无论如何也容不下所有人。他们的不满、不安，你做好承受这一切的准备了吗？你敢对他们说‘能活到现在应该感到满足’这种话吗？”

“给我闭嘴！”

男子怒吼一声。鲁弗斯冷静地看着他，知道这个人的想法和自己预想的一样。如果让他在军队里当个小队长的话，说不定能很好地完成任务。不过，要想当中队长就难了。

“好吧，你说的或许没错。那么社长先生，你的对策呢？”身穿藏青色夹克的男子朗声说道。鲁弗斯忽然想到，说不定他才是真正的领导。

“说了的话，我就没命了。”

到达卡姆后，雷诺和鲁德立刻发现镇里的情况和早上相比真是天差地别。

“好多人啊，嗯。”

人潮一直延续到“家”门口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且不仅如此，他俩还看到有陌生人不断进出他们的“家”。

“社长！”

就算跑到了家门口，他们也无法立刻进去。从打开的大门往里一看，有不少筋疲力尽的男女正坐在里面，有些直接躺在了地板上。

“他们生病了。”

鲁德说得没错，这些人的症状和他俩在米德加看到的一样，身上的衣物和绷带都浸满了黑色的液体。

“鲁德，一楼交给你了。”

雷诺一边小心别踩到患者，一边全速冲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但楼上的情况也一样。雷诺疑惑地搜索者鲁弗斯的踪迹，但找遍了整个二楼也没有看到。当他放弃搜索后回到一楼时，鲁德说。

“不在。”

“开什么玩笑，嗯。总之我们先出去。如果继续待在这儿的话，说不定连我们也……”

雷诺忽然注意到有一名患者正狠狠地瞪着自己，于是赶紧对着他亲切地笑了笑，然后再推着鲁德走出屋子。

曾和伊莉娜刚好返回。

“主任，家被人抢了。”雷诺简单说明了情况。

“先找社长，有可能被人带走了。得找找看有没有知情人。”

“屋子里就交给我吧，前辈们会把他们吓着的。”

伊莉娜说完便走了进去。

“伊莉娜，小心那种病。”

“前辈，要是会传染的话咱们早就染上了。”

雷诺也同意伊莉娜的说法。

“好。”

曾对雷诺和鲁德下达了命令。

“搜索目击者。”

两人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跑去。

不一会儿，回到这里向曾报告的三人脸上全都写满了泄气的表情，像是听到了太多对神罗的愤怒和不满。没有目击者。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也是没办法的事。”

曾看着路上那些已经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行走的伤者和病人说道。

“而且……”

就算有目击者，也很有可能不愿意把这件事的经过告诉他们。

被人从卡姆的那间屋子带走到现在，应该已经过了两个星期，鲁弗斯想。手枪被缴之后，那些人让他闻了闻某种药剂，之后自己就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送到这儿来，不清楚具体位置是哪里。不过，这应该是穿藏青色夹克男子的别墅之类的地方。他自称叫缪顿，不知道是不是真名，总之听上去很奇怪。而且，自己被囚禁的地方很有可能是地下室。他能感觉到台阶之上聚集了不少人。如果那些全都是难民的话，那这里显然不是什么别墅，很可能依然在卡姆镇范围内。当然，那些人也有可能都是缪顿的同伙。既然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那么自己最好暂时忍耐，等待塔克斯前来救援。不过……鲁弗斯看着这个关押自己的怪异房间想到。屋里的内饰都是大红色的；虽然看上去挺豪华，但却凸显出一种恶劣品味的装饰——将身体的一部分怪物化的男女雕塑——被镶嵌在家具上；还有缠住双脚的脚镣。脚镣与沉重的铁链相连，链子另一头被固定在对面墙壁的结实挂钩上。很显然这里是一个专门关押人的房间。一想到缪顿竟然是一个拥有这种地方的人，鲁弗斯就不由得感到一阵恶寒。而且，将原本就动弹不得的他用铁链锁起来这种谨慎，也让鲁弗斯十分不安。

除了行动自由被剥夺以外，几乎可以肯定缪顿是把鲁弗斯当成客人来对待的。一位像是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中年妇女会仔细照料鲁弗斯的饮食。虽然鲁弗斯曾经问过她几个问题，但她就像是被下了不许回答的命令一般，怎么问都没反应。

还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医生曾经来过一次。他将鲁弗斯的身体情况整个检查一遍之后，便放下药离开了这里。鲁弗斯甚至没来得及询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是在给神罗公司的社长看病。虽然鲁弗斯曾经也想过趁人进出的机会好好听听楼梯上的声音，但之后该怎么办，他想像

不出来。

这几天里，缪顿曾出现过一次，想从鲁弗斯嘴里问出米德加周边的开发计划。虽然鲁弗斯想过和塔克斯联系，以他们搜集的情报为基础制定计划，但缪顿肯定不会让他和外界接触的。因此鲁弗斯以信息不足为理由，只给缪顿说了一个大致的想法。首先，在米德加东边修建一座城市。因为东侧的地势最为平坦，修建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另外，建筑材料就用米德加市内的废旧物品。五号街的仓库里有一些切割、焊接工具和小型工作机械，应该都还能用。

这是鲁弗斯的策略。当自己把所有计划全都告诉对方后，这条命就没了。想到自己现在简直就像个如果没能在一个又一个夜晚想出新的故事就会被国王杀掉的吟游诗人一样，鲁弗斯不禁苦笑了起来。

“全都告诉我怎么样？我不会杀了你的。”

“那把脚镣打开吧，我不会逃跑的。”

鲁弗斯想，他和缪顿两人相互信任的那一天，恐怕是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情报虽然有不少，但调查之后全都是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社长的去向依然是个谜。

但曾并没有放弃对鲁弗斯的搜索。他们离开卡姆那间被难民占领的屋子，将米德加五号街里的一栋房子当作自己的办公室。根据伊莉娜的提议，他们到处散布米德加有可能会倒塌的谣言。很多人信以为真，迫不及待地离开了这里。就算没有谣言，米德加也早已变成了瓦砾和疾病的巢穴，很快就会空无一人，但曾等人还是希望尽可能快地让难民都离开这里。米德加实在隐藏了神罗公司太多的秘密，至少要避免各种武器落入民众的手里。

“这下糟了，嗯。”

带来这个消息的是雷诺。

“留在朱农的军队占领了总部，大约总共有一百人。领头的军官名字叫什么盖特。”

“他们有什么目的？”

“不清楚，好像是准备召开什么会议。”

接着，曾和伊莉娜便起身前往神罗大厦调查，雷诺和鲁德则正式前去保护那些武器。

五号街虽然是一个建有很多神罗职工宿舍的地方，但在魔晃炉周围，还有一个只允许特定人员出入的仓库区。区域四周被高耸的围墙包围，入口只有一个。入口处的大门坚固无比，没有密码的话休想打开。而且紧急密码还会自动更换，发生意外时只有地位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有可能知道。雷诺和鲁德一边低声念着曾告诉他们的密码，一边来到仓库区的大门前，但那道门已经被打开了。

“是军队那帮人干的？”

“有可能。”

两人小心翼翼地朝收藏着武器的八号仓库走去，在途中看到四号仓库的出入口大大敞开，于是赶紧躲进阴影里观察起来。

“喂喂，那些可都是平民啊。”

出出进进的人有老有少，有男有女，还有几个小孩子。

“四号仓库是……工作机械。”

鲁德说的没错，不断有各种小、中型工作机械被从仓库里搬出来。小孩子们则拿着电钻等工具。

“怎么办？”

雷诺话音刚落，五号仓库前便爆发出一阵欢呼声。好像是门被打开了。

“这下糟了，雷诺。五号仓库里是备用燃料。”

“魔晃？”

“不，轻油、汽油，都是紧急物资。我们正需要那些。”

“真是的，嗯。”

雷诺和鲁德都想尽可能稳妥地处理这件事，所以来到五号仓库前喊话时并没有太粗鲁。

“我们是神罗公司的，嗯。负责人在吗？”

“我就是。”

走出来的是一位年轻且眉清目秀的女子。说她是少女也并无不可。

“哦？”雷诺一时语塞。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鲁德问话时的声音十分低沉，让对方有些不安。

“据说可以在这里找到建造城镇必须的工具……”

“谁告诉你们的？”

“军队的凯尔盖特先生。”

“大门和仓库的密码，也是那家伙说的？”

“对，没错。那个……不可以吗？我们是听说要开始修建一座脱离神罗公司的独立城市，所以自愿参加的。”

神情不安的年轻女子眼神游移，雷诺和鲁德不由得面面相觑。虽然他们感觉到军队另有所图，但这些平民无疑都是真正的志愿者。

“如果需要这些东西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嗯。”

雷诺对鲁德轻轻点点头以示确认，然后开口对她说。紧接着，鲁德补充了一句。

“不过，燃料必须留下一部分给我们。记得节约。”

“明白。”

女子说完继续回去指挥。雷诺和鲁德则站在原地，一直盯着志愿者们工作，并目送当最后一个人将小型发电机搬上小货车驶出大门。志愿者们开心地向两人道过谢，然后才离开仓库区。

“米德加的未来很光明嘛，嗯。”

“不能这样说。好了，开始吧。”

“什么？”

“保护我们的车辆、武器和燃料。接下来把密码全部换掉。大门、仓库，全部。”

虽然半夜时分前来查看的曾和伊莉娜也加入了密码改动工作中，但全部完成时依然是第二天清晨了。回到家的四个人决定小睡一会儿，可最后却在正午之前就被突然到访的前塔克斯主任维多给叫了起来。

“这可比死了的老爸突然活过来还让人吃惊，嗯。”

“身为塔克斯的成员居然睡到这个时候，我也很吃惊。”

“你是说再次见到我们很高兴吗？”

“……”维多用沉默回答了雷诺的玩笑后，开始了关于凯尔盖特中尉的报告，“中尉虽然当时正在休假，但还是把手下的士兵叫到了米德加来。今天早上，他在米德加东侧召开集会，并发表了演说。内容是将在那里建设新的城市。虽说他提供了一些曾经属于神罗的机械装置、建材……”

“维多……先生。”曾一边为如何称呼曾经的上司而疑惑一边问道，“这些情报和我们得到的一致。但请您告诉我。您究竟是站在怎样的立场上将这些情报告诉我们的？”

雷诺和鲁德面面相觑，不明白曾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因为维多可以说是把塔克斯一手带大的至亲啊。

“理由么……”维多眯起眼睛说道，“赎罪。或者是报恩。”

“感谢您告诉我们这些情报。不过，您并没有赎罪或是报恩的必要。”

“什么啊。”雷诺忽然莽撞地打断了对话，“管它什么提供情报的理由，什么赎罪的。那些东西怎么样都无所谓。我们只是单纯地……”

“单纯地……什么？”

曾催促他继续说下去，但雷诺却沉默了。看到他的窘态，维多继续说道。

“雷诺，你们塔克斯是我的……”

维多并没有把话说完，最后的话被他硬生生地咽回了肚子里，整间屋子也随即被沉默所包围。最终雷诺像个小孩子一样重重地点点头，开口说道。

“机械是志愿者们昨天从仓库里搬出去的。”

可能是觉得这种充满感情的语气有些不合时宜，说了一半之后他又恢复了往常的严肃样子。

“不过，中尉这种级别的人应该不知道密码吧。”

鲁德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鲁德，这正是问题的关键。中尉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卡姆镇休假。然后便知晓了他本不应该知道的紧急密码。从谁那里打听到的？社长又是在哪儿失踪的？”

维多的话让其他人全都站了起来。曾让大家都坐下，继续问道。

“凯尔盖特中尉是个什么样的人？”

维多接着便和大家分享了有关凯尔盖特的情报。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双亲过世，现在是凯尔盖特家的主人。以这样的家世本来没有必要参军的，但他却以“打倒神罗的敌人，维护世界和平”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自愿加入了军队。虽然身为士兵的能力十分突出，但好像性格有些问题。

“虐待，酷刑。训练也好、实战也好，都做得非常过分。在普通士兵中甚至有传闻说，他就是为了合理满足自己的变态欲求才加入军队的。”

“原来如此……那么，社长的所在地有眉目吗？”

“卡姆镇，凯尔盖特的公馆。”

话还没说完，雷诺、鲁德、伊莉娜三人便起身离开了屋子。不过雷诺回过头来……

“其他塔克斯在哪儿？要是大家都在的话就更放心了，嗯。”

“虽然原定计划是让他们前往世界各地搜集情报……不过现在，大家都走上了各自的人生道路。他们之所以在陨石落下那一天集合到了一起，或许都因为是和我有着相同的想法。不过，今后我们没有理由勉强他们之中的任何人。”

听完维多的话，雷诺脸上随即出现了不以为然的表情，但他最终没有开口，就这样走了出去。

“您今后打算怎么办？”

曾原本也准备和部下一起离开，但走到门口时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

“我还要再去朱农。里维的目的地好像也是那里。”

“这……的确让人不放心。”

“啊。不仅仅是里维，只有这一次，我理解不了相关人员究竟想干什么。”

“但塔克斯不同。或许那天晚上集合起来的人也一样，大家都一直都忠实于您的教诲。”

“真是搞不懂你们。”维多靠近曾，从对方让出的门框走出房间后说道，“社长就交给你们了。”

看着维多渐行渐远的背影，曾喃喃道。

“这么久没见面，虽然很想送送您……”

缪顿·凯尔盖特狠狠揍了动弹不得的鲁弗斯三拳。

“不知道的事情我没法告诉你。”

“告诉我新的密码！”

“可能是被人改了吧。我只知道一套紧急密码……”

没等鲁弗斯说完，缪顿又是一阵拳打脚踢。这是准确的，经过训练的殴打方式。

“原来如此，军人……”

“我虽然曾经见过你好几次，不过对你来说，我只是个普通的士兵吧。”

“不好意思。”

鲁弗斯诚恳地道了歉。但同时也想到，如果这间屋子是缪顿的私人财产，那么他要么是一位著名企业家，要么是名门之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他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出人头地，不至于到了现在这个年龄还只是一个“见过鲁弗斯几次”的普通士兵。虽然公司严厉禁止这种事，但实际上通常都是如此。也就是说，一定有什么问题妨碍了缪顿的晋升。说不定这个恶趣味的房间就是那个问题的象征，鲁弗斯不禁想到。

“你应该有手下吧？”

缪顿忽然改变了话题。从“手下”这种粗陋的词汇，鲁弗斯也能看出缪顿那肤浅的见识。

“他们在哪儿？”

“很难说。你们是趁我的部下外出时把我带到这儿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相互都不知道对方的所在地。”

“原来如此。”

虽然看上去缪顿似乎接受了这个说法，但他依然又给了鲁弗斯几拳。这时，忽然有人敲了敲门。

“什么事？”

“有客人。”

照顾鲁弗斯的那个女人回答道。

“客人？是谁……啊，算了。我现在就去。”

缪顿走出房间前回头对鲁弗斯说。

“新的城市从今天早上开始修建，那里集合了不少我的手下和志愿者。他们都是米德加东部民众中的精英。你一定很期待吧，社长。我的城市很快就会建好了。虽然很想让你看看，不过……没办法啊。”

这个后来被称为边缘城的地方，缪顿一眼也没有看到。他离开关押鲁弗斯的房间后不久，一名男子便大吼了起来。这是鲁弗斯曾经听过的声音。之后是枪声和侍女的惨叫，接着有什么东西被火点燃，发出阵阵恶臭和噼啪声，有不少人逃跑，发出的惨叫和噪音充满了整间屋子。

鲁弗斯很想从椅子上站起来，但身体怎么也不听焦急的神经使唤，不小心栽倒在地板上。肋骨处的阵痛让他几乎大喊起来。但鲁弗斯依旧保持着冷静，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感到现在就是一决胜负的时刻，因为屋外那个粗野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

“社长！你在哪儿！”

鲁弗斯确定这个声音的主人是在卡姆那间屋子里用枪指着自己脑袋的那个人。虽然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应该是他们起了内讧。总而言之，他不像是来救自己的。那么，该怎么办？很快，鲁弗斯在床下找到了可供躲藏的空间，于是尽全力朝那里爬去。

“呃……”

折断的骨头让他几乎发出痛苦的呻吟，但最后还是紧咬下唇拼命忍住了。接下来呢？对方只要注意到绑住双脚的铁链，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所在地。他仰躺着看了看床板的底部。那里有金属挂钩，以及——光是想想它们的用途就让人毛骨悚然——几根带刺皮鞭。鲁弗斯抬手取下一根，紧紧握住缠有皮带的握柄。

“社长！”

房门被人粗暴地踢开，一名男子随即走了进来。从鲁弗斯所在的位置只能看到男子的皮靴。对方走到床边，立刻发现了从鲁弗斯脚踝处延伸出来的铁链，随即飞起一脚把它踢开。

“哼，原来在床底下。”

来吧，再近点。和鲁弗斯设想的一样，男子小心翼翼地朝床下靠了过来。听话，朝这儿看，把脸露出来。

但伸进床下的只有一个反射着银色亮光的枪口。鲁弗斯立刻用左手握住枪身，用力把它朝上面推去。

“你干什么！”

枪响了，左手随即一阵剧痛。鲁弗斯在放开枪的同时从床下朝男子滚去。一开始并没有感觉到侧腹部的疼痛，但脚上的石膏却因为身体的滚动而撞上了男子的膝盖下部。

“呃啊。”对方闷吼一声后退了几步。鲁弗斯随即站起身，挥舞着鞭子朝对方抽去。锋利的尖刺刮破了男子手臂上的皮肤，猎枪伴随着一声惨叫落在地上，碰巧弹跳到了鲁弗斯脚边。他利落地捡起枪对准男子。

“胜负已分。”

但浓浓的烟雾却在此时涌入了这个房间。

“你这个笨蛋社长！来啊，开枪啊。反正你马上就要被火烧死了。你打算怎么打开那把锁？”

现在只有靠这个男人了。鲁弗斯开始寻找破绽。

“是你杀了缪顿？”

“啊，就是我干的。竟敢瞧不起从小和他一起长大的我。”

“原来如此。看来是缪顿失算了。”

“别妄想让我帮你。居然把我当傻瓜，这个仇我不会忘的！”

这就是因果报应么，鲁弗斯想到。他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然而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一声枪响，男子应声倒地。正当鲁弗斯低头查看手中的猎枪，想弄清楚自己是不是无意识中开了枪时，新的客人已经走了进来。

“社长！”

位于卡姆镇外围的凯尔盖特公馆的前厅里已经挤满了来自米德加的难民。在厨房着火，整间大屋都被烧光之后，塔克斯的四名成员赶到了。

“社长……”

他们在一脸憔悴的难民中苦苦搜寻着鲁弗斯的身影。最后得到一个消息。

“一个五十来岁的人从着火的房子里带出一个头上、脚上都缠着绷带，身穿白色西服的青年。”

伊莉娜一脸担忧地告诉大家。

“是社长。”曾发表了看法。

“五十来岁的人，会是谁啊？”雷诺的语气有些疑惑。

“只是听说的而已。”

“主任，我有话想说。”雷诺眯起眼睛说道，“这不是塔克斯以前的办事方法么？总之神罗的人肯定脱不了干系。”

“我许可。不过，不要对复兴志愿者下手。”

“为什么？”

“建造新城市这个主意，恐怕是社长提出来的。”

不久之前。在熊熊燃烧的缪顿公馆地下，中年男子用枪指着鲁弗斯问道。

“鲁弗斯·神罗先生。感觉怎么样？”

他正是曾经给鲁弗斯看过病的医生。

“不怎么样。”

“那么还是把枪扔掉比较好。那只会让你的状况变得更糟。”

在互相都拿着枪的情况下，医生的话让鲁弗斯非常不安。

“医生，如果你放下枪，那我也放。”

医生咧嘴一笑，转而把枪口对准了鲁弗斯的脸，而且很明显正在加大扣住扳机那根手指的力量。鲁弗斯抢先一步对准医生的胸口扣动了扳机，但结果却是听到卡锵一声脆响。

“神罗先生，你并不认识这把枪的主人。那家伙非常憎恨缪顿，恨他把肮脏的工作交给自己，然后坐享其成。所以为了发泄这股愤恨，他几乎把子弹全都用光了。虽说我听到最后一枪好像是从这间屋子里传出来的，但是……”

鲁弗斯看着倒在地上的尸体叹了口气。他果真是个不考虑后果的人。

“我叫基尔米斯特。年轻时曾在神罗公司工作过。啊，是比宝条博士的助手还要低一个等级的人。”

宝条的人——鲁弗斯有不祥的预感。

“好了，把枪扔掉。”

鲁弗斯除了照办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就这样把枪放在了基尔米斯特脚下。随后对方从衣服内部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玻璃瓶向前递出。

“闻闻这个，我希望你暂时失去意识。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就开枪。虽说我很希望能借助你的力量，不会杀死你，但是……那一定会很痛的。”

他说着便打开了瓶盖。一闻到这个气味，鲁弗斯脑中的一段记忆立刻苏醒了。这正是在卡姆的家中缪顿让他闻的那个味道。

等到恢复清醒时，他已经倒在了一辆卡车的货斗里。乘客除了鲁弗斯以外总共有九个人。年轻男性五名，年纪相仿的女子四名。大家都抱着膝盖疲倦地坐在铁板上。此外还有一个共通点。一开始鲁弗斯以为那是污渍，但仔细一看才发现，每个人的身体露出部分都有黑色斑点一样的东西。头发里也渗出了不少同样的粘液。从不时响起的

呻吟判断，他们一定非常痛苦。这时，他身旁的女子忽然失去平衡，朝鲁弗斯靠了过去。

“对不起。”

“别放在心上。”

“你……没有生病啊。”女子痛苦地说道，“要是传染给了你的话……对不起。”

从大厦最高层滑落下来导致骨折，然后是监禁和殴打，最后是枪伤，现在又面对疾病的鲁弗斯除了苦笑以外实在找不出其他适合的表情。不管是什么病他都不想再承受了，话虽如此，可他在这个卡车货斗里又能做什么呢。

道路不仅恶劣，再加上基尔米斯特几乎是用称得上“狂奔”的速度在驾驶，导致整辆卡车不停地上下颠簸着。鲁弗斯曾经考虑过从车上跳下去逃走的方法，但很快便想起了基尔米斯特说过，想要借用他的力量。这样的话应该不会要自己的命。就这样被送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也许要比在荒野中独自徘徊要好得多。

基尔米斯特停下卡车的地方是一个靠近海岸线的洞窟，位于一片伸入海中的岩石地带开口处。和被缪顿带进那个地下室时一样，鲁弗斯依然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意识，所以他无法估算这里离卡姆究竟有多远。但这里有海岸线——鲁弗斯脑中浮现出一张地图——就算再远也就是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要是没有受伤的话，徒步走回去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基尔米斯特举着枪对患者们下达了指令。就算不那样做，这些人看上去也没有反抗的力气。鲁弗斯靠刚才和她说话的那名子女的帮助下了车，由于没有拐杖，所以他只好扶着女子的肩膀走近洞窟。

“我们互相帮助吧。”女子说。

的确如此，鲁弗斯想到。

进入洞窟之后整个通道便猛地向下弯去，面前接着便出现了一根长约五十米，安装在垂直断层上的竖梯。在艰难地顺着梯子爬下去之后，鲁弗斯抬起被矫正器固定住的脖子，忍着剧痛勉强朝上面看了

看。如果没有这架竖梯，要想爬上这面岩壁显然是不可能的。等到所有人都下来之后，果然，基尔米斯特便把梯子收了起来。

“这里面有几条分叉的通道，每一条都很快就会走到头。如果找到满意的通道尽头，就把那里当作自己的房间吧。”

“治疗怎么办？”一个年轻男子说。

“等我叫名字就到这里来，别把我想得太坏。”

平静地回答了问题之后，基尔米斯特便消失了。

令人吃惊的是，洞窟里已经按人数准备好了简易的床和像是医院里使用的睡衣。患者们将这些东西分别搬到“满意的通道尽头”里，在那里把床铺好。

鲁弗斯半习惯性地选择了一个比任何人都要深的地方。之后一位症状比较轻的青年拿来了吃的东西——奶酪、面包，还有水。

“大家都是被他用枪指着带回来的吗？”鲁弗斯问道。

“不，我们所有人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基尔米斯特医生的病人。因为他可以说是卡姆的‘小镇医生’。所以当听到他说能治好这种病时，就和平常一样相信了他。我和其他几个人负责帮忙把物资运到这间医院里来。”

“医院？”

“啊。我们必须要隔离起来。就算继续待在镇子里，早晚也会被赶走……”青年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犹豫，接着继续说道，“之所以用枪，是为了不让你逃出去。”

“虽说我也是患者……不过还真是不受信任。对了，这是哪儿？”

“医生叫我不要告诉你。”

鲁弗斯感觉到，这次的停留也必然不会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那一天，鲁弗斯也接受了基尔米斯特的治疗。不知道他原本是不是打算在入口附近的断崖下修建一间诊室，总之这里被简单地与其他区域隔离了起来。在给鲁弗斯更换石膏的基尔米斯特身后站着的，正是那位给他送面包的青年。此刻他正举着枪。

“医生，你正在进行对那种病的治疗吗？”

“当然。”

不过，鲁弗斯并没有看漏，基尔米斯特说出这句话时偷偷瞥了那名青年一眼。

“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我说你啊。我是医生，最希望的自然是所有疾病都从世界上消失。”

“这可真了不起。不过，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儿来呢？”

“杰诺瓦。”

“什么？”

鲁弗斯听到这个出乎意料的名词后，不由地大声反问道。

“患者和之前调查过的战士身体相比较……虽然这是细胞级别的问题，不过多少有一些类似之处。”

“详细跟我说说。”

鲁弗斯说完后，基尔米斯特又朝青年看了一眼。

“以后再说。”

接着他便再也没有说话，一言不发地继续工作。

“那告诉我一件事。会传染吗？”

“这个……也是以后再说。”

不会传染，鲁弗斯这样想道。

三个月之后，固定肋骨的矫正器早已经卸掉，在拆除脚后跟的石膏那一天，基尔米斯特给了鲁弗斯一根拐杖。

“应该是神罗大厦里的某根钢管。”

“米德加怎么样了？”

“疾病还是那样，患者有可能增加了不少。啊，我说的是在东边那座新修的城市。大家都很热心地在那里劳动。”

鲁弗斯想起了自己曾经告诉过缪顿的计划。

“谁在指挥？”

“不清楚。虽说有几个民间组织……不过社长，你知道神罗公

司杀手的事吗？”

鲁弗斯摇摇头，催促他继续往下说。

“偷偷潜入神罗大厦和仓库的人都收到了恐吓信，警告他们要是再敢去小心没命之类的。看到对方连自己的住址都知道，大家十分害怕，于是再也不敢去了。”

是塔克斯的人，鲁弗斯不由地微微一笑。

“社长。虽然现在说有些太早了，不过我很想要神罗的那些设备。你能跟那些杀手们说说吗？”

“你想要什么？”鲁弗斯隐藏起自己的警戒心，若无其事地问道。

“宝条博士使用的各种装置。”

“是用来治疗这种病的吧？”

基尔米斯特抿嘴一笑。这让鲁弗斯忽然想起了宝条博士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笑容。

“当然。另外，还有我曾经提到过的……”

“杰诺瓦。”

“没错，现在在哪儿？”

“不清楚。如果能从这儿出去的话，说不定能找到。”

基尔米斯特看着跟自己讨价还价的鲁弗斯。

“那么我就得找个新的医院了，这里的确不适合搞研究。”

研究？

“基尔米斯特先生，你究竟是医生，还是科学家？”

一阵沉默。

“好，治疗结束了。”

基尔米斯特抽出藏在白大褂下的手枪指着鲁弗斯说。

在那之后，鲁弗斯花了些许的时间来练习步行。一开始由于伤口并未完全愈合，身体的状况有时会非常糟糕，不过最后终于可以在洞窟里自由行走了。他重新去看了看各个“房间”。有几个是空的，最开始那个给他送食物的青年也已经死了。仔细一数，还剩男性三

名，女性两名。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总是死了四个人。

鲁弗斯在某个房间里找到了一名正在痛苦呻吟的女子，是刚到洞窟时曾经帮过他的那个人，旁边是一个满脸担忧地照顾着她的男人。男子看到鲁弗斯后……

“因为药已经没剩下多少，所以我让医生把我那份分给她，但是医生那里……好像已经没有药了。”

鲁弗斯什么忙也帮不上。不对，接着他来到断崖下，大声叫着基尔米斯特的名字。不一会儿，那个脸上写满忧郁的白衣男子便走了出来。

“我听说药没有了……”

“啊。我攒下的那些很快就用光了。”

“攒下的？”

意思是他从很早以前开始就保存着能治这种新型疾病的药？

“稍等一下。”

说着，基尔米斯特转身走开，接着又很快回到这里。他把竖梯放了下来。

“能爬上去吗？”

鲁弗斯一边想着这也许是逃跑的机会一边抓住了梯子。然后慎重地往上爬着，在就快到达断层上方的地方，基尔米斯特掏出枪对准了他。

“就到这儿，好好听我说。”

仔细一看，基尔米斯特面无血色，冷汗不停地往外渗。

“你的身体似乎不太好，医生。”

“给我药。”

“谁的药？”

“至少把我那份给我。”

根据基尔米斯特的解释，他似乎将神罗公司分发给士兵的兴奋剂稀释之后当作药物让患者服用。

“虽然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止痛。”

“这就是治疗的真面目啊。”

“我没有骗他们。首先得找到发病原因，在那之前是不可能有正确疗法的。”

“你也得了这种病吗？”

“不……”

服用经过稀释的兴奋剂之后，到了晚上也能正常工作，基尔米斯特说。

“但那东西好像会让人上瘾。”

鲁弗斯在惊讶的同时，发现自己说不定找到了能够控制他的方法，于是冷冷一笑。

“有电话吗？不然，纸和笔也行。”

“你要和谁联系？”

“神罗的杀手。我知道哪儿有兴奋剂。”

基尔米斯特眼中立刻放出了光彩，但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命令鲁弗斯先沿着竖梯回到洞窟深处去。不一会儿，纸、笔便从鲁弗斯头顶被扔了下来。

鲁弗斯除了在信中写明需要兴奋剂以外，什么也没说。要想得到基尔米斯特的信任，这是最关键的。剩下就只有希望塔克斯别辜负他的厚望了。

但基尔米斯特拿着信前往米德加之后，很久都没有回来，塔克斯也没来。洞窟里的粮食因此越来越少。他叫基尔米斯特直接到神罗大厦去，把神罗杀手——塔克斯的人叫出来，当面把信交给他们。按照鲁弗斯的估计，最多三天之后他就会回来。当然，跟踪着医生的塔克斯也会在那时来到这里。然而，从基尔米斯特出发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星期。

鲁弗斯在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洞窟里转悠，打发着无聊的时间。那名女子现在的状况十分令人担忧，连意识好像都已经模糊了。虽然照顾着她的男人也在不时发出呻吟，但他依然紧握着女子的手，等待发生奇迹。

“基尔米斯特医生很快就会回来了。”

鲁弗斯将这毫无根据的话说给他们听之后忽然想到，究竟是什么让自己这样说的呢？

那是突然发生的意外。虽然鲁弗斯感觉到了外面一直在下雨，但并没有想到水会灌进洞窟里来。而且不是从入口，而是从那个被鲁弗斯当成自己房间的通道尽头顶部不断有雨水往下渗。这里好像有数不清的中空小洞，就像安装了数十个水龙头一样让白花花的雨水流了进来。雨之前也一直在下，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呢。也许是洞窟周围由于连续的降雨，已经被水整个淹没了。总之，现在必须得离开这儿。于是鲁弗斯一边大喊一边朝洞窟入口走去。

他抬起还没有痊愈的脖子向上望去，洞口附近一个人也没有，只能听到暴雨拍击地面的响声。接着他往周围一看，洞窟深处已经开始积水了，如果这整个空间都被水淹没的话，如果他能一直浮在水面上坚持到那个时候的话，还是有可能爬上那面峭壁的。

“至少，我……”

鲁弗斯回到洞窟深处，准备通知其他患者去避难。由于在这一个星期里都没有服用代替镇痛剂的兴奋药物，大家一直都在忍受病痛的折磨，没有一个人回答他。

“五个人……”

他低声念叨了一句，然后下定决心要从最深处的患者开始，把他们挨个送到入口附近。由于每个人都因为病痛的折磨而骨瘦如柴，所以就算是体力不济的鲁弗斯也能不怎么费劲地把他们挨个转移。

水渐渐漫过了脚踝，鲁弗斯开始寻找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救生圈，这时正好有几块木质的床板顺着水流漂了过来。他赶紧将组合床的金属部分拆掉，把木板朝洞窟入口处推去。随着水流的走势，木板漂流的速度比鲁弗斯想像的要快得多，他紧随其后回到了其他病人身边。

“会游泳的人尽量游，实在不行就抓住这个。一人一块。”

几个小时之后，水已经涨到鲁弗斯的下巴附近。有几名患者如果没有木板的帮助甚至连站都站不起来。自己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

事——接下来鲁弗斯什么都没想，一直盯着高高在上的断崖顶端。最后他也抓住木片浮了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之后，只要水再涨高一米，他就能摸到断崖的上缘。但情况却在这时发生了变化。水势好像止住了。不知是雨已经停了还是地形问题——鲁弗斯咬紧嘴唇。只能等待救援了。回头一看，患者的数量减少了一些。两名男性，一名女性。正是那个女人。她和一名男子将两块木片拼起来，紧紧地抱在一起。正当鲁弗斯以为她可能已经没有了呼吸时，女子的脸忽然因为疼痛而猛地一抽。这让鲁弗斯莫名其妙地松了一口气。

但几个小时之后，情况依然没有任何变化。积水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冰凉的雨水正从湿透的身体里拼命夺取着热量。鲁弗斯忽然感到了绝望。

“什么？”

鲁弗斯感觉到好像有人在跟自己说话，但这里应该没有人还有那样的气力。接着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水面，发现上面好像漂浮着什么东西。一团黑色的物体渐渐朝鲁弗斯靠了过来。在反应过来这应该是从患者身体里流出的粘液后，他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但它就像是有自我意识的物体一般不停移动着。鲁弗斯感觉到了恐惧。他拼命拨开身体周围的积水，想让黑色的液体远离自己。但粘液反而因为水流的波动而越逼越近。最终，它们抓住了鲁弗斯，将白色的西服渐渐染成黑色。

由于这套衣服已经被弄得很脏，几乎看不出它原本的颜色，但鲁弗斯为了能够抓住一切机会逃离这里，只要醒着就一定会把它穿在身上。看着被染黑的袖口，鲁弗斯不禁想到。

——结束了。

黑色粘液沿着脖子爬上了他的脸，鲁弗斯知道它们想钻进自己的嘴里，于是紧紧闭上了双唇。接下来是鼻子，他抬手捏住鼻孔。虽然这样就无法呼吸了，但现在的他宁愿因为窒息而昏过去。粘液最终来到了耳朵周围……鲁弗斯发出一声惨叫，随即失去了意识。

“社长，社长。”

听到有人在叫自己，鲁弗斯随即醒了过来。

“没想到会有洪水。我来晚了。”

基尔米斯特一边攀着梯子下降到水中一边说。鲁弗斯在对自己的生还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慢慢想起自己好像在失去意识前拼命想要抓住那架竖梯。回头一看，患者只剩下抓着两块木片的那对男女了。

“喂，没事吧？”

男子抬起头。

“有人来救我们了。”

男子一脸恍惚地看了看鲁弗斯，终于明白了现在的情况。他赶紧开口提醒身旁的女性。她轻轻摇了摇头表示回应。鲁弗斯慢慢把手朝女孩伸了过去。就在这时，头顶忽然传来一声枪响，女子猛地向后倒去，然后静静地沉入水中。

“帕梅拉！”

男子大喊一声，也跟着放开木板想要追过去。但他似乎已经没有游泳的力气了。鲁弗斯借着木片的帮助移动到男子身边，牢牢抓住他的手。

“帕梅拉……”

他虽然依然在悲哀地叫着，但身体里已经没有了一丝气力。鲁弗斯只好拉着他往竖梯移去。

“爬上来。”

“但是……”

“只顾活着的人吧。”

男子依然盯着帕梅拉下沉的地方。鲁弗斯这才发现他之前一直不知道这名女子的名字，随后他抬起头恶狠狠地瞪着基尔米斯特。

“已经没救了，不如让她愉快地死去。我想帕梅拉她一定不会恨我的。”

不仅仅是帕梅拉，这名男子接下来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男子绷紧着脸颊开始攀爬那架竖梯。

“你叫什么名字？”

鲁弗斯问他。

“恰德。”

“恰德，现在还不行。基尔米斯特就交给我来对付。”

恰德没有回答，继续抓住楼梯往上爬，鲁弗斯紧随其后。在还差一级就能爬到地面时，全身上下忽然被一阵剧痛侵袭。他知道从自己的嘴角流出了什么东西。

用手一擦，和帕梅拉以及恰德一样，那是纯黑色的粘液。

“哦哦，社长。看来你也得受兴奋剂的照顾了。”

基尔米斯特高兴地说道。

“唔！”

基尔米斯特忽然痛苦地呜咽了一声，他的枪随即从手中滑落，掉进了洞窟的积水里。鲁弗斯忍着痛抬起头，能够看到基尔米斯特那张扭曲的脸。一定是被人从背后扭了脖子。恰德这该死的，不是说了现在还不是时候么。

“呃……”

很快，鲁弗斯听到恰德发出一声短促而苦闷的惨叫，他好不容易才忍住没有放开因为过度安心而有些脱力的双手，用尽浑身气力怒吼一声。

“来得太晚了！”

“不好意思，嗯。”

克里夫休闲山庄是神罗公司在发展初期为公司职员开发的休闲、疗养设施。但比起待在山里，大多数人更喜欢到海边去度假，所以这里后来不知不觉地荒废了。几间小屋都还保持着当时的状态。分乘两辆汽车的鲁弗斯、曾、伊莉娜、雷诺、鲁德还有基尔米斯特以及恰德抵达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病患。其中有很多是塔克斯从卡姆镇带到这里来的，都是基尔米斯特的病人。看到鲁弗斯有些疑惑，于是曾对他进行了解释。

大约一个星期以前，基尔米斯特忽然出现在神罗大厦，高声喊

着叫塔克斯出来见他。当时负责巡逻的是雷诺和鲁德两个人。基尔米斯特自称手里有鲁弗斯写的信。为了得到失踪许久的社长的消息，雷诺和鲁德从藏身之处走出来，和基尔米斯特进行了接触。信上只写了把兴奋剂交给医生这一件事，雷诺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不是鲁弗斯写的，所以和基尔米斯特约好第二天一早再回这里来之后，便让他走了。之后鲁德负责把信带回五号街的办公室找曾商量，雷诺负责跟踪基尔米斯特。

曾虽然感觉信上的字迹和签名都是社长写的，但又不敢确定。不过最终还是决定先把兴奋剂交给那个医生。

雷诺跟着基尔米斯特来到了卡姆镇。卡姆镇里有一间由于医生失踪了半年多而开放给难民居住的小医院，基尔米斯特正是那家医院的医生。患者们看到医生回来了非常高兴，纷纷前来问诊。雷诺从窗口看到，基尔米斯特给患者看病时好像不太舒服。可能他自己的身体也不是太好。

第二天，出现在神罗大厦入口处的基尔米斯特在确定装有兴奋剂的箱子后立刻打开其中一瓶，用自带水壶里的水将其稀释后便仰头喝了下去。他无视一脸惊讶的塔克斯往地上一坐，说得等药起效，然后就地躺了下去。想到他是惟一一个能提供社长情报的人，塔克斯强压下了怒火。

脸色终于转好的基尔米斯特接着又要求塔克斯把箱子运到米德加下面去，甚至——这明显是得意忘形——向曾询问哪里有合适的研究设施。条件是远离城市，但又不是太偏远，能住下大量的病患。他说这是为了在那里进行这种疾病的研究，造福于社会。或许是害怕自己得不到信任，接着他详细描述了鲁弗斯的近况。在听到基尔米斯特正确说出了鲁弗斯受伤的部位和之前做的处理之后，塔克斯这下终于相信了这个人。他甚至说是他把鲁弗斯从着火的房子里带出来并加以保护的，神罗公司应该感谢他的所作所为。在被问到之前为什么不跟塔克斯联系时，他笑着说因为自己想让社长乖乖听话。

曾立刻想到克里夫休闲山庄，并带基尔米斯特去看了看。医生好像十分满意，并命令塔克斯把患者全都带到这儿来。虽然被一个兴

奋剂中毒的医生指使很令人气愤，但如果不做好这些准备工作，他是不会告诉塔克斯社长的去向的。既然基尔米斯特毫不松口，那他们只好照办。后来塔克斯往返于卡姆和克里夫休闲山庄多次，终于完成了医生的要求。将塔克斯当成自己手下来使唤的基尔米斯特可能终于满意了，答应带他们去见社长。

四人之所以晚于基尔米斯特到达洞窟，是因为受到下个不停的大雨和洪水的影响，雷诺跟丢了医生那辆走在前面的卡车。“之所以能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找到洞穴，多亏了我灵敏的第六感”，雷诺在事后坚持用这个理由为自己辩解，就像是为了抹消跟踪时的失误一样。

鲁弗斯以患者的身分在克里夫休闲山庄度过了一段时间。虽说治疗手段只有服用经过稀释的兴奋剂，但那的确对镇痛有奇效。当身体情况比较好时，他会从轮流值班的塔克斯成员那里听取情报，制定今后的活动方针。

“新城市的中心有什么？”

一天，鲁弗斯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雷诺。

“嗯……广场，一个空荡荡的圆形广场。和一条从米德加延伸出来的道路相连，然后从这里扩散到城市的各个方向。所以，那个广场可以说是城市的正中央。”

“那么在广场上造个什么东西吧。嗯，纪念碑之类的。”

“纪念什么？”

“表面上是纪念星球击退了陨石。”

“表面上……那其实呢？”

“圈占地盘。”

“也就是说城市正中央是神罗的地盘！这可太棒了，嗯。”

尽管神罗公司依然不断遭到非议，但在提供了部分建材、机械设备、燃料和药品之后，多少获得了一些民众的信任。在新城市的建设方面，前神罗公司干部里维从朱农带来的大型机械和大量专业人员

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虽然里维明确表达了自己反对神罗的立场，但塔克斯以及由维多集合起来的公司前职员的活动只要没有对社会发展造成影响，他也就不会出手干预。

雷诺在得到志愿者的协助后，开始了纪念碑的建造工作。希望在广场正中央有一个标志的人们十分乐意的参与了进来。当然，也有人在得知这是神罗提出的计划后不断骚扰建设工作。对于这样的人，雷诺便用“符合塔克斯风格的方式”把问题解决了。

虽然克里夫休闲山庄的病人在不断增加，但这里依旧保持着疗养圣地应有的宁静，但这份安宁终究没能一直保持下去，骚乱开始出现，这无意间加大了药物的消耗量。照这样下去，基尔米斯特担心兴奋剂很快就会被用光。而熟悉了新城市的伊莉娜也在这时提议应该把药也分给城里的患者，鲁弗斯同意了她的请求。这样一来，仓库里的兴奋剂很快就见底了。鲁弗斯接着命令塔克斯召集具备医药学知识的人，准备研究和制造兴奋剂。当然，这个名字得改一改。这项工作可以随意使用神罗的设施，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联系里维，与他合作。然而，基尔米斯特并不同意鲁弗斯的做法，他坚持要求优先保证克里夫休闲山庄的兴奋剂供应。这个瘾君子，曾对他的举动气愤不已，但不知为什么，鲁弗斯却并没有反对。尼比熊的尾巴是兴奋剂的原料，况且他们所需的药物并不要求有兴奋剂那么高的浓度，因此抓住一头熊就能制造大量的药品。伊莉娜得到鲁弗斯的授意后，立刻出发去寻找原材料。

“我说，鲁德。”

真是少见，雷诺竟然一脸困惑地找鲁德谈话。

“社长为什么会对基尔米斯特那么纵容啊？”

“在等研究结果。我是这么认为的。”

“什么狗屁研究。用兴奋剂止痛这种事，连我都会。”

雷诺不屑地说道。

“我也作为健康人的代表提供了细胞样本。终究会弄清楚

的。”

“他也找了我的。周围这么多患者，我们居然没被传染，很奇怪吧？”

“社长说这是不会传染的。”

鲁德在一脸将信将疑的雷诺肚子上轻轻捶了一拳。

“搭档，好久没有训练了，要不要试试？”

“为什么？”

“心和身体，要是两个都健康的话就不会生病。”

“别跟个老头子似的，嗯。”

嘴上这么说，雷诺很快摆好姿势，和鲁德开始了训练。

坏孩子们——这是年长的患者们对留在克里夫休闲山庄的鲁弗斯及其部下的总称。有人说，真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如此团结。

即便在如今这种情况下，依然保持着社长和下属的身分关系，有组织有条理地行动。究其原因，恐怕连当事人也说不清楚。在外人看来，他们就像一群在做“公司游戏”的小孩子一样。可能是担心“回家”之后再也没有什么能让人开心的事可做，又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家”，于是只能拼命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拼命把游戏进行下去。

某一天，距离命运之日差不多已经过了两年的一个夜晚，鲁弗斯来到了基尔米斯特的房间。

“怎么样，医生？差不多该告诉我研究成果了吧？我最关心的是这种病和杰诺瓦的关系。”

“好吧。首先，治疗方法和两年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此刻基尔米斯特由于服用了自制的兴奋剂而精神抖擞，开口时的语气就像在对鲁弗斯说一个珍藏的笑话似的。鲁弗斯没有任何表情地听着。

“不过，这种病的原因差不多找到了。”

第一，最初的病患都是直接溶进了生命之流中的人，基尔米斯特说。这是他通过对患者本人的调查、寻访，很早以前就知道的。他继续得意地说道。

“之后发病的患者也有共同点，那就是烦恼的思想，比如接受了自己即将死去这个事实之类的。社长，这一点你应该深有体会吧？”

的确，鲁弗斯想到。

“发生那件事之后，谁都会对未来充满困惑，都会感到死亡近在咫尺。接着患者数量便开始呈几何状增长，然后……”

黑水，基尔米斯特说。鲁弗斯随即想起了他在洞窟中遇到的那些漂浮在洪水表面的，有自我意识的水。

“后来发病的患者中，有很多都见过那种黑色的水。即便没有注意到，也很有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触碰过，或者是喝过。总之病源应该就是水。只要它们有这个想法，就能从任何地方侵入人体。”

“‘只要它们有这个想法’？”

鲁弗斯很在意基尔米斯特的说话方式。

“患者的疼痛和发烧，就是身体在和侵入体内的异物战斗的证据。和其他病症相比，这个战斗的过程异常激烈。不过考虑到对手的性质，也就不难理解了。”

“你知道了我们的对手是谁？”

“萨菲罗斯因子，或者是杰诺瓦遗传基因……哦不，或许应该称它为遗传思念。我好像曾经和你说过，这种病和战士身上体现出来的身体、心理特征十分相似。”

鲁弗斯的身体因为突然出现的萨菲罗斯这个名字而变得异常僵硬。实际上，他在被黑水包围时也曾不经意地想到过这种事情。

“社长，我想研究杰诺瓦。你知道那东西在哪儿吗？”

基尔米斯特无视了鲁弗斯的异状，开口问道。

“很遗憾，我不知道。”

“那就让你的部下去找。”

“我会考虑的。”

“希望你尽快做决定。”

鲁弗斯点点头，转过身背对基尔米斯特准备离开房间。心情依旧不错的基尔米斯特对着他的背影说。

“宝条博士曾经否决过一个我的提案，直到现在我还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试试那个计划。个人认为，我应该能造出比萨菲罗斯更完美的东西。”

“治疗方法呢？”

鲁弗斯背对着他问道。

“对已经出现症状的病人，除了放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健康人只要注意不去想那些阴暗的事，应该没有问题。公开这些消息的时候不要说水的事，会引起恐慌的。”

身为患者的鲁弗斯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基尔米斯特的房间。

第二天清晨，基尔米斯特的尸体被人发现，可以认定是受枪伤而死。曾在调查尸体时，一个名叫恰德的青年走到他身边，承认是自己干的。

“枪你从哪儿搞到的？”

“不能说。虽然他没有特意让我保守秘密，但他可以说是我的恩人，所以……”

听到曾报告基尔米斯特和恰德的事后，鲁弗斯只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是么”。

“曾，你听我说。”

“是。”

“神罗公司必须找到杰诺瓦，并加以保护。”

“是……”

“我们的目标是不把杰诺瓦交给任何人。不管是疯狂的科学家也好……”

鲁弗斯想起了基尔米斯特的话。

“还是潜入生命之流的亡灵也好。”

“是，我马上去准备。”

雷诺和鲁德正在重新喷涂克里夫休闲山庄的招牌。

“席琳是什么意思？”

“治愈整个世界。”

不知不觉来到他们身后的鲁弗斯话音刚落，两人便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

“虽然做法或许有些野蛮……但我们是神罗公司，所以没有人会感到吃惊的。”

鲁弗斯的声音，不知为什么显得有些激动。

睡神扫描

女子正在考虑将危机传达给克劳德的方法。在思考的过程中，几段没能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克劳德的回忆鲜明地浮现了出来。她其实有很多话想要对克劳德说。但一直不清楚究竟应该怎样告诉他。好久没有这么烦恼了。最终，女子决定先见见克劳德，然后再考虑接下来的事。

女子最终得知，那个四处散播憎恨的男子想要重新出现在星球上。她知道对方一定另有所图。于是女子鼓起勇气，接近了男子的精神世界。男子发现后立刻拼命追赶她，但很快就放弃了这一举动。女子知道他在嘲笑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但同时，女子也感受到了男子的想法。他首先使用的是另外的东西来代替自己。女子认为自己应该也能做到那样的事。不过她最终改变了想法。如果，如果可能的话，她还是希望以克劳德熟悉的那个样子，与克劳德见见面。

文/ベニー松山

星之彼端的少女

水面下……

艾莉丝平静地缓缓沉下，安详的面容就如同她正沉浸在梦中一样。冰冷的湖水拥抱着她的全身，盈盈波光绘成的迷网在其身上轻舞跃动，仿佛想以此唤回少女生命的气息。

少女的脸庞是如此地安详，从这张面孔中，我们再也无法看到那足以感染无数人情绪的迷人微笑，那为弱小者被欺凌而不平的愤慨，那饱含着悲伤与失望的泪水……一切都消失了，只有她的身体依然在静静地沉落、沉落……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艾莉丝这个身分的消亡。此刻她正在注视着，不是用自己迷人的蓝色双眸，而是用心与灵魂中生命的力量注视着自己的身体。她透过波光粼粼的湖水向朦胧的外界望去，对于她来说，那已经是另一个世界。在那边，她能够看到那个一直在凝视着自己的少年，能够感受到他那颗因失去她的悲伤而支离破碎的心，能够体会到他对自己以及对他人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怒不可遏。

“别责怪自己，陨石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没什么可担心的。所以，不要再这样了，克劳德。你只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了。”

艾莉丝想这样告诉克劳德，可她的双唇却无法吐出言语。已经化为灵魂的她失去了与外界进行交流的能力，只能眼睁睁地目送克劳德那充满了悲伤的背影消失在自己视线中。随着不断的下沉，盈光渐淡，四周变得一片昏暗。就在这黑暗的湖水包围下，艾莉丝向着塞特拉人的古都——忘却之都的深处缓缓沉下，这位最后的古代种——最后的塞特拉人已经结束了她守护星球的使命，回归自己最后的应许之地。

死亡，无尽之路

虽然早已沉入湖底，但艾莉丝觉得自己的意识仿佛依然在沉落中。

从意识中看去，她的身体就像是躺在积累着岁月尘埃的被褥上，被湖水紧紧拥抱着。这一刻，她要同陪伴了自己22年之久的身体

永远告别了，无论是灵魂还是身体都会长眠于这洁净的水域中，而后回归大地。

渐渐地，艾莉丝感觉自己的意志愈发模糊了。

如今的她连吹动细微粉尘之事也无法做到，只能在这无边无际、既温暖又黑暗的宁静世界中静静坠落。尽管能够看见东西，但无论什么都无法在她内心掀起一丝波澜。

忽然，她觉得自己似乎可以感应到周围事物的变化了。就在短短的刹那间，她的感觉蓦然间超越了原有的范畴，达到了凌驾于五感之上的境界。

黑暗的世界从她视线中消失了，如今她所在的地点，是由淡绿色光流构成的光之海洋。

站在光流中的她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计其数的生命之源布满世界的每个角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星球内部蕴含的魔晃能源早已达到了人类无法想像的地步，而包围着她的光流也隶属于其中。

艾莉丝凝视着星球命脉的跳动。她忽然意识到，这些光流正是所有生命回归大地时产生的生命之流的光芒。无数的灵魂凝聚在一起，并将自己人生所得的知识与经验归源到星球的精神能量中。不过，艾莉丝与他们不一样。此时的她依然是独立的个体，即使身处于死者的洪流中，她也仍然拥有属于自己的意识，可以思考，可以行动，和生前没有任何区别。

可她自己并不这么认为。

身为最后的古代种，艾莉丝拥有与星球对话的能力，她早就明白自己终将成为生命之流的一部分，死亡对于她来说并非终结。

许多人都坚信死亡意味着一切的毁灭，他们的意识将完全没入黑暗，再也无法苏醒过来。所以他们对死亡异常恐惧，害怕自己总有一天将要迎来的命运。虽然也有一些人可以坦然面对死亡，但那只是人类这个广大群体中的极少数而已，即使是年迈的老人也无法逃离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艾莉丝清楚，死并非一切的结束。塞特拉人的生存目的就是要完成开拓星球的使命，而最后总要归入生命之流。所以她从没害怕过

死亡，不仅没有害怕，甚至对这个迟早会来临的东西还抱有小小的期待。早在远古时代就已丧失与星球对话能力的人类不可能像艾莉丝这样坦然地面对死亡，内心也不可能如此平静，除非是遭遇飞来横祸。虽然逃避使命可以让她继续生存下去，但艾莉丝从没想过这一点。

尽管如此，她还是感到了自己内心的悲伤与失落。

那些为了拯救星球而相聚在一起的同伴，曾养育了自己15年的养母伊法露娜，之前一直友好相处的亲戚朋友们，曾有过微妙关系的人，未来也许会遇到的人，现在还不认识的人……从今以后，她将再也无法与这些生者们见面了。

那些认识她的人肯定也会有和她一样的感觉，他们无法得知艾莉丝将以意识形态继续生存下去，所以悲伤也许更甚于她。一想到大家心中承担着这样的痛苦，艾莉丝就感到更加难过。

尤其是想到克劳德时更是如此。

对克劳德，她是有好感的，一开始是因为他与自己喜欢的人有相同的感觉。他们俩其实完全不像，无论是相貌、声音、还是性格，但不知为何，每当与克劳德在一起时，艾莉丝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个总是面带微笑的黑发青年的身影。

可是，后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她发现自己真的喜欢上了克劳德，不是作为某个人的替身，而是真真正正地喜欢上了这个人，那种情感甚至超过了对初恋情人的爱慕。对于她来说，克劳德已经成为了她的英雄，尽管平日里沉着冷静，但偶尔也会有短暂的迷惘……如果可以的话，她真想永远陪伴在他身旁，不管怎样，只要能在他身边就好。

当自己离开同伴独自前往忘却之都时，克劳德的心都快碎了，甚至险些陷入精神崩溃的状态。她其实非常想留在克劳德身边，事实上，如果她不是最后的塞特拉人，她肯定会这样做的。

可是……

继承“从天而降的灾难”——杰诺瓦意志的男子。

——他曾是英雄，但现在的他身心都已沉沦于黑暗中。那个名

为萨菲罗斯的男子已经得到了可以发动陨石魔法的黑魔石，这也让身为最后的塞特拉人的艾莉丝别无选择，她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不久之后，萨菲罗斯便将使用黑魔法召唤陨石落下，给这个星球带来难以想像的灾难。那时，星球为了治愈自身的创伤会集中大量的精神能量，而这正是萨菲罗斯的目的。如果他将那些能量完全吸收的话，就会与星球同化，成为类似于神一样的存在，并会将他所痛恨的人类以及这个世界完全消灭。那样一来，星球的未来、生命的循环也将就此终结。

在与星球的交流中艾莉丝得知，只有身为最后古代种的她才能了解到如何解决这种可能发生的最糟状况的方法，而详情则要前往忘却之都后才能得知。可如果她这样做的话，就意味着她将成为萨菲罗斯计划的最大阻碍，并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艾莉丝知道自己不能逃避。是人类的彻底灭亡？还是牺牲自己以换取人类生存的权利？对于这点，她对自己的命运早有觉悟。由于迷惘，那时的克劳德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为了同伴，为了这个世界，同时也为了克劳德，答案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她别无选择，也不想作出其他选择。

当独自来到忘却之都后，她在祭坛前得知了自己应该如何去做。关键在于塞特拉人继承的白魔石，只有利用它发动的白魔法——神圣才可以抵御陨石的强大威力，而仿佛是受到了命运的指引一般，它的拥有者正是最后的塞特拉人——艾莉丝。当年从养母伊法露娜那里得到白魔石后，她就将其藏在了发带中，从来没有拿下来过。现在她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自己手里。正是由于有白魔石的存在，她才能够与星球进行对话，而现在，她则为了消灭陨石需要用白魔石召唤出神圣。

如果心中有丝毫疑虑，那她的愿望就很可能无法实现，但最后她还是做到了。当萨菲罗斯察觉到她的意图而对她发起攻击时，召唤神圣的条件已经完成。当那柄银色的长刀贯穿她的胸膛后，完成任务的她带着微笑安然逝去，迎向那预料之中的最终命运。

可是，一股撕心裂肺般的呐喊声刺入了她的耳中。

那不像是从口中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从灵魂深处迸发而出的怒吼。对艾莉丝之死的悲伤与绝望，对自己的自责，对萨菲罗斯的愤怒，这数种情感交织在克劳德发自内心的悲鸣中，令他那本已伤痕累累的心再度遭到了重创。

艾莉丝被那种深深的悲哀震惊了。有些女孩也许会因对方如此在乎自己而开心欣喜，但艾莉丝却只感到心如刀绞。她不知该如何是好，她从没想过克劳德会如此难过，这样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

即使身处于生命之流中，这种痛苦依然延续在她心底。

肉体虽已失去，但只要将手放在胸前，便能清楚感受到心中的痛楚。

艾莉丝很快将视线从手上移开，因为她感觉到了某些东西的存在。

在她周围存在着无数的意识、无数的声音、无数的记忆。这些过去她只在米德加的教堂感受到过，而现在却充满了整个空间。就如同她一样，存在于这里的，是在死去后回归星球的灵魂们。

不过，像艾莉丝这样保持着生前清晰形体的灵魂非常少。在这流动的精神能量漩涡里，只有她保持着一如以往的鲜明映像。

“是因为我是塞特拉人的缘故吗……”艾莉丝喃喃自语道。

在这里，思想就等同于语言。思考和感情的波纹在以意念体存在的她心中荡漾开来，同时，生命之流中的无数记忆也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至。如果她没有那种保护自己的力量的话，恐怕早就被这些耳语般的无形之力吞没了。

“不管怎样，要是能告诉克劳德就好了……”

艾莉丝嘟了嘟嘴。她之所以能在这充满了记忆和知识的魔晃能量海洋中保持清醒的意志，完全要归功于从幼时开始就和星球对话所锻炼出来的耐性。不过，她明白任何个体的存在总有一天会消融于这里重归大地，就如同水滴总有一天要重归海洋一般。至于为什么如今自己能以个体形态存在，艾莉丝自己也有些搞不懂。

“难道是因为我是塞特拉人？可生命之流里不都是塞特拉人

吗？过世的妈妈也是塞特拉人……难道说15年以后我也会与星球融合，而后渐渐消失吗……”

艾莉丝微斜着头，陷入了沉思中。

“那么，该怎样告诉克劳德我很好呢……好？这么说还真奇怪……”

对克劳德的留恋，大概就是自己的执念吧。如果能再见到家人和恋人，一定要将过去一直隐藏在心底的话全部倾诉出来——在米德加的时候，艾莉丝就知道死去的人在那个世界中都会有这样的执念，这些残留的意识和遗留的思念都强烈希望能保持原个体生前的意志。

“不过，在与克劳德见面后我的意识是会就此消失呢，还是会继续存在呢？”

忽然，一个想法如闪电般划过了她的脑海，也让她不自觉地握紧了双手。

“我之所以能像这样保持清醒的意识，能够在生命之流中也不回归消融，一定是有着某种理由的。这个世界上可以使用神圣的只有我一个人，也许……这就是我还会存在的原因吧？”

就在这样想的同时，她又一次感受到了星球的气息。艾莉丝几乎可以肯定，将所有的意识融合并不是星球的目的。

“……我想的没错吧？或者是为了别的？”

星球没有回答艾莉丝的疑问，而是一直保持沉默。

不过，笑容渐渐浮现在了艾莉丝的脸上。在这柔和的光波中，那灿烂的笑容就如同她之前花篮中最美丽的花朵一样。

“唔……这样也不错嘛。我现在还不能就此长眠消失，毕竟还有着要做的事情。在那个时刻来临前还有着漫长的一段时间，慢慢的，在星球的某处——那个我们的约束之地……”

艾莉丝抬头凝视着头顶的星球，心头思绪万千。此时，天空中漂浮着无数的魔晃光粒。这一幕，就如同当初克劳德注视着被火焰吞没的宇宙峡谷一样。

艾莉丝清楚地知道，在魔晃能量的世界——生命之流中的时空概念与她所生活过的那个世界截然不同。时光如水，希望眨眼而过，但在生命之流中，时间的流逝却毫无意义。这里夹杂着过去的无数记忆，星球的沉重历史都记录于其中，你可以称它是现在，但同时它也意味着过去。艾莉丝还无法透彻地了解到一切事情，因为记忆的印记已超越了时空的距离。对于生者而言，时间只会顺序向前，不断形成新的回忆，而这些记忆也将成为新生命的能量源泉。这是一个无尽的循环，就如同彼界时光的流逝一般是一种不可违背的铁则。

在星球内部的生命之流中，一切都是紧密相连的。就算相隔万里，精神能量的气流也可以在瞬间抵达目的地。不过相对的，也有咫尺之遥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接近的地方存在。在流淌的魔晃能量中，有着几个被视为禁地的场所。艾莉丝的直觉告诉她，那一定是彼界那些魔晃炉的所在地。为了小小的便利，原本不属于人类的能量被他们疯狂掠夺，世界的平衡因此遭到了极大破坏，而星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神罗公司却变本加厉地加速了掠夺的步伐。艾莉丝能够肯定地做出预言——照此情况发展下去的话，星球的生命能量很快就将流逝殆尽。到那时，能够看到鲜花绽放的地方将只有贫民区的那个教堂，而米德加大街小巷剩余的只有魔晃能量的残渣和荒凉。

“所以神罗的人想知道约束之地——那个只有塞特拉人才允许进入，蕴含着无限魔晃能源的圣地究竟在何方……尽管那里的确很美，可也只不过是最后的天堂，是人类回归大地的地方。神罗完全想错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可以无限取用能源的圣地。”

在生命之流的波动中，艾莉丝凝视着平静的魔晃世界，低声自语道。

“萨菲罗斯所期望的约束之地肯定不是那样。他坚信自己的判断，企图用陨石破坏星球，而后独占聚集在那里的能量，这就是他的目的……”

一想到未来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艾莉丝不仅微微颤抖了起来。

“克劳德他们还好吗？蒂珐、巴瑞特……希望追查萨菲罗斯的

他们不要遇到什么事情……”

“……克劳德？蒂珐？巴瑞特？”

忽然，周围的一个意识对艾莉丝的喃喃自语产生了反应，这让女孩惊诧不已，因为这还是她第一次在生命之流中感受到自己以外的清醒意志。这时，一个模糊的身影在生命之流中渐渐显露了出来。那个意志并不能像艾莉丝那样拥有原本的外表，不过还是能看出她生前是位女性。

“你认识他们吗？你是谁？”艾莉丝问。

“我……”

那个意识的记忆似乎有些混乱，大概是还没有融合在魔晃能源中的灵魂吧。不过艾莉丝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融合，而是游荡在生命之流中。

“唔……我先自我介绍吧。我叫艾莉丝，你呢？和雪崩有什么关系吗？”

“雪崩……嗯，没错。”

那人的原有记忆是由魔晃能量构成的，当她意识到自己的身分时，很快就在大地上形成了透明的影像，并在艾莉丝的影响下逐渐清晰了起来。

虽然与艾莉丝相比形态还有些模糊，但还是能看出来她穿着生前的衣服、扎着马尾辫，并且穿着便于行动的军人风格的衣服。她看起来和艾莉丝差不多大，死得实在是早了一些。

“我已经快想不起来了……我是雪崩的杰西，唔……你是艾莉丝小姐？”

“叫我艾莉丝就可以了。”

“谢谢，艾莉丝。你刚才提到了克劳德、蒂珐和巴瑞特？他们都还好吗？还在与神罗进行战斗吗？”杰西的表情中充满了期盼，“艾莉丝是因为与我一样的原因而来到这里的吗？”

“嗯，大家都很好。”

当觉察到自己头脑中其实只想到克劳德时，艾莉丝急忙转移思路。她确实没说谎，就当是想不起来了吧。

“那就好，我一直担心巴瑞特呢。我当时也是守护七号街的成员之一呢，不过可惜只遇到过维吉……维吉！”当不经意地提到这个名字后，杰西立即睁大了眼睛，好像又想起了些什么。“没错，还有比格斯！我们三个虽然一起来的，但很快就看不到对方了……我刚才还想不起来这些，多亏遇到你，艾莉丝！”

就如同刚才杰西成形时一样，又有两个身影出现了，并很快变得清晰了起来——是一个蓄着短须的男子和一个胖子。

“唔……”蓄须的男子——比格斯看着自己的手小声嘀咕道，“我还是我啊，就算死了也没什么区别。”

“又见面了，两位，当时你们真是帮了大忙呢……艾莉丝？难道说你也死了？”

在此时此地维吉惊讶地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多此一举，但艾莉丝还是微笑着点了点头。

“好久不见了，维吉先生。比格斯先生，很高兴认识你。那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总之我也成为了雪崩的一员，算是各位的后辈吧。”

“咦，这样啊……不过雪崩的死亡率好像也变得很高了嘛。”

“巴瑞特还是老样子吧？脾气是不是还那么火爆？”

“后辈吗……那真是要谢谢你才对了，我一直很向往当前辈的感觉呢。”

在闲聊了一会儿后，艾莉丝告诉了他们外面的情况。如今的雪崩并不只在与神罗公司对抗，还要阻止更危险的萨菲罗斯霸占星球能源，而他们已经离开了米德加继续着战斗。

“克劳德也成为同伴了吗？那真是太棒了。”

“是啊，虽然平日里总是冷冰冰的，但那家伙一定能够帮上大忙。”

“哎？克劳德也变成我的后辈了？真丢脸啊……”

雪崩的幻影们愉快地笑了起来，但在笑声中，艾莉丝能够清楚地察觉到他们心中的那种悲伤与酸楚。深刻的悔恨正深深束缚着他们三人。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你们不是好不容易才见面嘛，为什么……”

“嗯……我只是想到，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们再也不能赎罪了……”

杰西垂下了头，一脸落寞的样子。比格斯则继续说道：“我们曾认为，为了阻止神罗继续消耗星球的生命能源，必要的牺牲是无法避免的。可是，那并不完全正确，我们直到来到这里后才明白这一点。艾莉丝也应该知道一号魔晃炉爆炸的事情吧？”

艾莉丝点了点头：“一号街就在我住的地方对面，虽然并不是很清楚事情经过，不过知道死了很多人。”

“我以前一直认为那些人既然都与神罗有关，就一定是接受了它们恩惠的走狗，即使在爆炸中死去也是自作自受。可到这里我才明白，他们中也有和神罗无关的人……我们究竟做了些什么呀……有时候我真想喝得大醉然后放声大喊，我们可不是那些说什么守护星球的大话的人。”

“……我倒没想那么多，但我厌恶这种只是个配角的人生，也希望自己的一生能过得轰轰烈烈一些……之所以加入雪崩，是因为我想成为拯救星球的英雄，但从来没想过会把其他人卷进来。现在不要说风光了，根本就是完全不起眼啊……”

维吉羞愧地蹲在了地上。

“那次袭击其实是已经被消灭的旧雪崩筹划的。”杰西后悔地说道，“许多雪崩成员的想法都过于偏激了，当我们接过有名无实的雪崩组织之名时，电脑上已经有了详细的爆破计划、炸弹的制作方法，甚至精确到了指挥的细节方面。我擅长制作机器和炸弹，所以这个工作是由我来接手的……可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那个计划的目的不仅是摧毁魔晃炉，而是原雪崩出于对神罗那无法抑制的仇恨而制定的恐怖作战计划，巴瑞特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这点……”

“所以，我们……”比格斯沮丧地向天空望去，“我们想在这里被星球融合而消失，但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巴瑞特他们现在为了拯救更多的人而努力奋斗着，可我们却无法赎罪，只能以罪人之身继续

这漫无止境的痛苦。虽然我也想努力让自己相信，谁也没有资格审判别人，但这样实在是太难了。我想要回去，可是却没有艾莉丝你这样清晰的意识，这大概就是报应吧。”

他自嘲地笑了笑，而后摇头叹息。

“可是……可是……”艾莉丝安慰道，“所有人都会犯错啊，我也是一样，比如说我就经常遇到别人买花时却没有零钱找给他的事情……”

“可、可与我犯的错根本这无法相提并论较啊！”

“所以你们才会这样一直痛苦着吗……”

“谢谢你，艾莉丝。”比格斯说道，“虽然我是雪崩的前辈，但现在却只不过是个可怜虫而已，已经再也说不出那些豪言壮语了。我们没有得到宽恕，所以只能这样呆在这里。

“也许有一天可以重返星球吧，但现在是没什么可能了。”杰西接着说道，“艾莉丝肯定也会去那个世界吧，而且必定会做得非常出色的，我担心我们的罪恶对你会是种拖累。”

“不会的……”

“而且我们还这么痛苦，所以……”

虽然杰西这么说，但艾莉丝清楚地知道她在说谎。杰西想要与艾莉丝保持距离，而目的则是希望艾莉丝不再郁闷下去。

此时，三人的幻影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在他们完全消失之前，艾莉丝咬着唇含泪说道，“不要这样说，就是因为有你们三个努力支撑着七号街的支撑塔，贫民区才有那么多人能够逃生，那些人远比死在一号魔晃炉的人多得多！我、玛琳，还有很多人都因为你们才能够得救的。虽然人命的价值无法以多少来衡量，但请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身上背负的并非只有罪孽……”

“……谢谢，谢谢你，艾莉丝……”

已经无法判断是谁的声音了，他们再一次将自己封闭在心牢中，没入了记忆的湖底。

艾莉丝擦干眼泪，继续向着前方走去。在此刻，她只能祈祷雪崩成员的灵魂可以早日得到安息……

在生命之流中，艾莉丝完全无法判断时间的流逝。在遇到杰西他们又分离后已经过了多久？或者说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这些她都不知道。

希望他们的痛苦能够很快消除——艾莉丝轻声自言自语着。她依然在这个世界中徘徊着，随着生命之流，在布满星球的魔晃能量海洋中游荡。

当幻象再度出现在自己面前时，艾莉丝再次小小吃了一惊。

钢铁的枪口出现在荧光漩涡中，艾莉丝意识到那是连接手腕部分的义肢，并马上想到了巴瑞特，以及玛琳。当母亲伊法露娜从米德加逃出来后，她就一直很担心玛琳。

“玛琳……”

那个手上装着枪的男子浮现在了魔晃能量中，反射着冰冷金属光泽的武器就如同长在他的左手上一样。虽然看起来很模糊，但艾莉丝却从他身上感觉到了一股凶狠的味道。

“你是……”

“你在哪里遇到过玛琳吗？你认识她？”

“是。”艾莉丝点了点头。

她知道对方是谁了。那是充斥着黄沙和废物渣滓的流放地——可利尔监狱的支配者，巴瑞特的朋友，由于神罗毁灭了自己的故乡可利尔村而被绝望吞噬，陷入疯狂杀戮中的男人——达恩。

“哦，你是和巴瑞特一起的小姑娘啊，这么说你也死了？真可怜。”达恩轻蔑地笑了笑，“和你这样的小姑娘相比，杀了那么多人的我死后还能与你在同一地点相遇，还真是没有天理呢。这种无聊的星球早点毁灭算了。”

“……你还在说这种话？”比他形态清晰许多的艾莉丝那美丽的眉毛跳动了一下，“你不担心玛琳了吗？”

“怎么可能？小姑娘，你是……”

“艾莉丝。”

“嗯，很有胆量嘛，可惜我的左手只不过是前生的记忆，不

然……算了，艾莉丝，当时我到底是怎么了？在与巴瑞特谈话时，我几乎想破坏一切，就连玛琳都不打算放过。”

“那是在说谎吧？或者说你只是在逞强。”

“在这里大概不可能撒谎吧？至少当时我确实是那么想的，于是就认真地和巴瑞特拼杀，然后就来到这里了。”达恩摸了摸额头，苦笑着继续说，“这件事我确实要感谢巴瑞特，不管怎么说，我自己也存在于我想破坏的这个世界里。不过我倒是没想过自杀，我可不愿意去取悦流放地的那些胆小鬼们。”

“……”

“明白了，艾莉丝？站在你面前的男人只是个杀人狂，是个被星球抛弃的孤魂野鬼而已。当艾莱诺雅——我老婆死后，我把玛琳托付给了巴瑞特，之后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都与我毫无关系。”

“……”

看到艾莉丝一直沉默不语后，达恩露出了笑容，为自己挫了这个神气的小姑娘的锐气而感到有些得意。但在不久后，他就觉得自己的想法似乎错了。艾莉丝正在凝视着她，一点都没有被打败的迹象。那翡翠般清澈透明的双眸中似乎能放射出一种光芒，将他身上的狂妄完全驱散。

“……胆小鬼！”

“你说什么？”

“我再说一遍，达恩，你只不过是个胆小鬼！那种永不放弃的勇气已经没有了吗？只要自己轻松如意就够了吗？”艾莉丝勇敢地正视着达恩，向前跨了一步。男子被她眼神中的气势所慑，下意识地向后退着。

“巴瑞特与你一样也选择了枪作为义肢，也一样非常憎恨神罗。因为如此，许多人死在了他的手上，可是，虽然双手沾满了鲜血，但他从来没有逃避过背负的责任。这次我们真的是要拯救星球，不要再逃避了，难道你不想守护玛琳所在的世界吗？”

“不过，怎么说呢，那家伙强得有点不正常。”

“巴瑞特和你有什么不一样？”

在艾莉丝的一再追问下，达恩迟疑了。他似乎有点清晰了，也正在从厌恶的情绪中摆脱出来。在艾莉丝的凝视下，他那种企求逃避的颓废迷惘已经消失了，一直困扰自己的心结也就此烟消云散。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双手已经沾满了别人的鲜血，他们死死地缠着我，我只要稍微放松就会被拖入万劫不复之地。”

达恩低声说道，他的身影似乎笼罩上了一层血红色的光芒。在可利尔村被毁灭后的四年中，他一直深陷在无可救药的仇恨中，只有用鲜血才能补偿的罪孽就像枷锁般紧紧禁锢着他。

“我怎样才能回到过去呢？难道说只能这样永远陷在绝望与悔恨中吗？”

“不是这样的。”艾莉丝慢慢走近达恩，用双手轻轻抚摸着他身上的那层红色光芒。“这些束缚你的鲜血是因你内心的罪恶感而生，而被你杀死的人早已归于黄泉。就算你不想忘记自己过去做的事情，也不能就此陷入绝望。我保证，你认为的那种事情是不存在的。”

“……”

从艾莉丝触及的部分开始，那纠缠在达恩身旁的血红光膜开始逐渐干涸，而后化为粉尘彻底消失。而从左手起，达恩的幻象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了。

“……有一天，像我这样的人也能与星球融合吗？”

“一定会的。”

“等到玛琳老了，寿终正寝来到这里时，我也能去迎接她吗？作为星球的一部分……”

艾莉丝笑了，她仰望着达恩，用力地点了点头。

“那么，达恩就可以像之前一样了。已经没事了，对吧？”

原本已经变得模糊的达恩的幻象又清晰了一些，这是与之前在可利尔监狱见到的他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他——真正的达恩是一个深深爱着故乡与家人、充满责任心的男人。

再也无法回到大家一同在可利尔矿井内流汗干活的那个和平年代了——达恩和艾莉丝都明白这一点，但是人心却是能够再度振作起

来的。他们可以从悲伤绝望的回忆中解脱出来，如若不然的话，世界也会因此而混乱不堪。

“我能在这个魔晃能量的世界中做些什么呢……不，一定是要做些什么的。在被融合前，总之先让我好好想想那些被我干掉的家伙的事情吧。”

“嗯，这样也好。”

“艾莉丝，真是多亏你了。能遇到你真好。”

“我也是。”

“你真是个坚强的女孩。”达恩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而后再度变得模糊了。“真是累死了，好不容易才能在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后重新开始关心玛琳和巴瑞特……代我向他们问好吧……”

艾莉丝目送着他消失在生命之流中，这时，魔晃能量好像有意识般地出现了另一个幻象，而达恩那惊讶而微弱的声音也传入了她的耳中。“是你吗，艾莱诺雅？”

就这样，艾莉丝又开始了自己的旅途。

艾莉丝本来一直以为，在生命之流中是没有味道存在的。

虽然是灵魂，但是他们可以用听觉感觉到思念，可以用视觉捕捉能量的强弱，而触觉则是作为视觉的外延而存在的。不过，由于不再有进食的必要，味觉功能也变得不太明显了。比如说刚才遇到的达恩身上的血膜，艾莉丝就全然闻不到那种血腥味，这也让她做出了上面那个结论。直到遇到那个人的灵魂，她才知道自己错了。

就如同腐烂但却未分解的污垢一般，那种恶心的味道险些令她作呕。

在沉淀的魔晃中，一个老人的身影在气流凝滞处浮现了出来。

“哎呀哎呀，原来是你啊。”

与生前一样，那个男子依然穿着饰有许多金线的西服，看上去的形态也与艾莉丝差不多清晰。不过，清晰的只是华丽的服装及配件而已，脸部轮廓依然是那样模糊，只能隐约看清那松弛的脸颊和修剪过的胡须。

“你叫什么来着……算了，没什么关系，总之是继承了古代种血脉的那个小姑娘是吧。”

“不要胡乱称呼我。”

虽然这么说，但艾莉丝并不打算告诉他自己的名字。站在她面前的这个老人就是曾领导神罗公司，统率那个庞大的集团，如同帝王般高高在上的神罗公司前任总裁——神罗董事长。

“哈哈，你也到这里来了？和我一样死了，然后来到同样的地方吗？”神罗董事长看来非常愉悦，“虽然人生不一样，但我们最后都会腐烂掉。这个星球的构造确实不错，让我获益不少呢。”

“获益？”

他的话有些像达恩一开始的口气，不过达恩自嘲的成分居多，但这个老人却与他截然不同。艾莉丝能感觉到，神罗董事长是认真的。

“理解不了？真没想到古代种这么笨，对哦，所以才会那么愚蠢地拒绝我们公司的帮助，然后沦落到如此可怜而悲惨的人生。”

“对不起，我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哪里可怜。”

看到艾莉丝生气时，老人露出了嘲弄般的怪笑：“不会计算得失，这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幸福吧。不过仔细想想，你和你母亲从宝条的研究室里逃出后，十五年间一直呆在满是垃圾的贫民区。如果你老老实实地跟寻找你的塔克斯回来，不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吗？那时宝条还沉迷在他的研究中，所以我指示只要将你监视好就可以了，要是你当时乖乖合作的话，我肯定会好好对待你的。但现在呢？受到雪崩的拖累，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就悲惨地死去，这样的人生难道还不悲惨吗？”

“这只是你的想法，我不认为你有资格判断别人幸福与否。”

“是说我自以为是吗？哈哈，那你就错了。老实说，这世上没有人比我过得更好了。”虽然受到艾莉丝的讽刺，神罗董事长还是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

“我一手缔造了神罗的军火帝国，并以魔晃炉吸收了星球的魔晃能源。可以替代电力的魔晃能源令人们的生活提高了数个档次，也

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了我的俘虏。那些愚民只要习惯了这种好日子，就会如同上瘾一样被我控制。在掌握了这种能源后，神罗的规模越来越大，无数优秀的人才聚集在我旗下。梦幻般的大都市建设计划、充满浪漫的宇宙战略——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都是我做的！我是万物之王，民众没有思考的必要，他们只要相信我所控制的新闻舆论，享受我的魔晃能源就可以了。神罗是我的帝国，我是永远不会犯错的帝王！废物们永远都只会臣服在我脚下，而我则会以无穷的财富主宰一切！哈哈，古代种小姑娘，现在你该知道你我的人生价值有多大的区别了吧？不，应该说你现在该明白自己的人生是多么悲惨了吧？"

"原来如此。"

艾莉丝总算明白了，这个老人对幸福的定义与她完全不同。对他来说，幸福就意味着比别人过得更好，永远居于上位——就是由于他的野心，神罗的公司理念才会是尽一切可能榨干星球的能源。

做了鬼魂，还是意识不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这么想来，他确实是个不幸的人。

艾莉丝并不打算指责他的这种想法，因为神罗董事长是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的。他绞尽脑汁敛聚财富，但只不过是像散发出恶臭的垃圾那样堆积着。即使死去，即使呆在这个如同阴沟一样肮脏恶心的地方，这个古怪的老人依然无法醒悟，无法从贪婪的欲望中解脱出来。

看到艾莉丝毫无反应后，喜欢与别人进行比较以衬托自己的神罗董事长显得极为不满。

"和蠢材说话真没什么意思，只会让我觉得恶心难受而已。如果听不懂我的话，就快点滚吧。"

"很乐意。"

这个老人的灵魂已经无可救药了，在身居高位的漫长岁月中，他的灵魂已被腐蚀殆尽，余下的只有贪婪的欲望而已。

当艾莉丝转过身准备离开时，意外发生了。生命之流中忽然出现了一道诡异的光芒，魔晃能源剧烈震动了起来，似乎昭示着某件不

祥的事情。

“啊，怎么回事！？”

当听到老人的惨叫后，艾莉丝急忙转身。而映入她眼中的，则是神罗董事长被某种强大的力量飞速拖走的一幕。

不是随着气流游动，而是以强力拉着老人的灵魂向魔晃能源的某个点飞速下坠。不久后，神罗董事长消失了，只有他的惨叫还回荡在艾莉丝的耳畔。

艾莉丝又一次感受到了那种震动，这次她终于想起来这种感觉来自于谁了。

在忘却之都杀死她的那个人——萨菲罗斯。

她仿佛看到，那个罪孽深重的男人，那个银发的片翼天使，他的嘴角正挂着一丝冷酷的笑容。

危机远没有结束。艾莉斯再度确认了这一点。

那时，她所召唤的神圣魔法在发动前一瞬间停止了。萨菲罗斯正在刻着古代星痕的北方大空洞——对杰诺瓦而言的约束之地等待着重生的一刻。

之后，他将会发动最强黑魔法——陨石。而那颗恶魔之星将从遥远的宇宙彼方应邀而来，给星球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

克劳德正在不断下坠，向着生命之流。

不是身为死者，也并非灵魂，而是以生者的形态直接掉落于魔晃能源中。

坠落着……

在北方大空洞中，他终于知道自己的记忆是被虚构的，所谓的克劳德只不过是那个疯狂的科学家宝条为了让萨菲罗斯复活，移植了杰诺瓦的细胞制造出来的木偶而已，而且还是个失败的作品，是连代号都没有的恶劣复制。

如同空壳一般的他被无情地自米德加扔下，而后遇到了蒂珐——真正的克劳德的青梅竹马。那时他用杰诺瓦的记忆复制能力，迅速克隆了蒂珐记忆中的克劳德，而残缺的部分则用自己的战士

记忆进行补完，也就是说，新生的克劳德·斯特莱夫是以蒂珐记忆深处的那个少年为蓝本重构而成的，无论是性格还是记忆都充满了矛盾。正是因为不被怀疑，他才会虚构了这个人物。

可是，伪装还是被揭穿了。

虽然一开始就存在破绽，但在数次与萨菲罗斯复制品接触的过程中，克劳德并没有与本体的意识产生共鸣。这很大一方面是由于艾莉丝的死，少女的死亡令他对自身的怀疑突破了心理的堤岸。他强忍住了对萨菲罗斯的怒火和自己的冲动意识，可当他真正遇到萨菲罗斯时，一切都不一样了。

北方大空洞内，在作为杰诺瓦核心的萨菲罗斯面前，克劳德的精神防线被摧垮了。萨菲罗斯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他的意志，让他亲手将召唤陨石的关键——黑魔石交给了自己。

不但变成了仇敌的帮凶，甚至阻止陨石的目的也被逆转，这让克劳德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了。原本的虚构意识被粉碎殆尽，如今的他陷入了什么都不是，只是萨菲罗斯复制品的绝望中。

所以……

认为自己已与废人无异的克劳德从大空洞的火山口纵身跃下，将自己投入了生命之流中。

当这种失去自我的状态被星球记忆的集合体——高浓度的精神能源侵蚀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就如同将一块海绵放入水中一样，无数不知从何而来的记忆杂乱无章地填补了意识的空白，世人则称之为“魔晃中毒”，是种再糟糕不过的状况。

克劳德漂浮在生命之流中，而那些精神能源依然在不断侵蚀着他，让他可能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再过不久，那些不应存在于此的生者的肉体就将随着自然界少数的魔晃能源涌出口被排入米迪尔近海，而那时的他们，则将变成永远迷失自我的废人……

艾莉丝明白，生命之流之所以无法靠近北方大空洞，是因为萨菲罗斯在那里设下了结界。当远古时代杰诺瓦降落在星球上时，它所乘坐的陨石给星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为了治愈伤口，星球也不得不

将大量的能源聚集在了那里。而现在，那里则成为了萨菲罗斯期望再生的摇篮。那里到处弥漫着浓密的生命气流漩涡，令艾莉丝这样的意识体无法接近一步。

艾莉丝试图靠近从那里顺流而下的克劳德，在他漂流至米迪尔海之前，女孩一直在不断地呼唤他，可是那时的克劳德已被绝望团团笼罩，完全听不到艾莉丝的声音。无论她如何呐喊都无法让克劳德做出反应，就如同在忘却之都时一样……

克劳德的身体就在生命之流中漂动着，可艾莉丝却对此无能为力。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直看着……

"怎么才能救克劳德呢？还有陨石……没想到神圣会被干扰，按此发展下去的话，星球一定会落入萨菲罗斯手中的……我该怎么办？告诉我，克劳德，我该怎么办……"

纵然祈祷也无济于事，克劳德的心已然崩溃。当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泪水无法抑制地自艾莉丝脸颊滑落。他的精神世界可能已经无法恢复了，如果说一开始他就不是克劳德的话，那他究竟是谁？艾莉丝只知道那个原来是战士的克劳德，但现在她已经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那种无力感让她手足无措。

"克劳德……我想见你……那个真实的你……"

艾莉丝呢喃着，思念的涟漪在生命之流中渐渐蔓延开来。她脑海中浮现着的是已消失的克劳德的记忆，虽然表面上非常冷淡，但却非常可靠，他总是给人以这种感觉。

"不对啊……难道说那些都是虚构出来的虚假的人格？克劳德这个人难道根本就不存在？不对！不是这样的！只要想着克劳德就好了，克劳德一定存在，一定！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是空壳的。"

可是，她还是没有找到答案，思维波流陷入了阻碍中。艾莉丝再次尝试着回忆，在脑中不断想克劳德的种种习惯，例如他走路的方式、动作、等等等等……

那种深刻的思念几乎要完全融合在生命之流中了，但就在这时，一个思念体在艾莉丝的努力下被唤醒了。就像艾莉丝曾经熟悉的

那样，他呼唤着自己的名字，而后苏醒了过来……

“艾莉丝……是艾莉丝吗？”

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让艾莉丝感到非常意外，以至于一开始她没想起那究竟是谁。但就在她急忙转身时，那个名字也伴随着映入眼中的幻象清晰地浮现在她脑海中。是他，那对泛蓝的双眸正是战士的证明，已经五年没见到这张曾让她朝思暮想的面孔了……他是艾莉丝的初恋对象，但却不知为何失去了联络，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在克劳德的身上，艾莉丝也总是能看到他的影子。

扎克斯就站在她的面前，形象如她一样清晰。

“扎克斯！难道……你也死了？”

怪不得这些年来一直杳无音信，艾莉丝这才明白这是为什么。她本以为像他那样强大的战士不会死的，虽然一直没有消息，艾莉丝也一直坚信这一点，并认为他一定平安无事地生活在某个地方，可现实却给了她这样一个沉重的打击。

“你也是吗……艾莉丝？唉，我的事情一会儿再说吧。你怎么这样难过，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没什么，已经……”

看上去总是那么开朗的扎克斯无奈地对艾莉丝苦笑着，在还是神罗战士的时候他就清楚，艾莉丝烦恼的时候总是这样。

“一言难尽吗……还真是麻烦啊。总之，是到尼布尔海姆村那种乡下地方执行任务时发生的事情。”

“尼布尔海姆村？”

“你知道？那时我和一个非常出名的战士在一起，他可被公认为是英雄呢。可是，那家伙突然变得非常奇怪……”

“……你是说萨菲罗斯？”

艾莉丝惊讶地问道。她有种预感，扎克斯会出现在这里，也许并不是偶然。

“果然有名啊……难道说，报纸上也登了尼布尔海姆村的那次大屠杀了吗？”

“扎克斯那时就在那里吗？那么，克劳德是不是也……”

“喂喂，等等，你怎么知道克劳德？那家伙没事吧？”

“扎克斯知道克劳德？那么说克劳德是存在的了？！”

在两人交换了彼此所知的事情后，艾莉丝终于知道克劳德并不是萨菲罗斯的复制品，以及他与扎克斯相似的理由。而扎克斯也知道了当时一起卷入事件并被神罗追杀的伙伴们的现状。如果萨菲罗斯复活的话，那受害的就不仅仅是尼布尔海姆了，而是整个星球。

“扎克斯，怎么才能让克劳德重新找回自己呢？你可以告诉真正的克劳德吗？”

“我们恐怕做不到，必须要让当年尼布尔海姆的惨剧再度重现。也许，那个叫蒂珐的女孩可以引导克劳德的记忆……”

“虽然很难，但我决不放弃，一定会有办法的！”

当终于看到一丝希望后，艾莉丝的表情总算是轻松了一些。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克劳德他们一定能够阻止萨菲罗斯，并扫清阻碍神圣的力量。

没过多久，她就等到了这个机会。

由于陨石的不断临近，星球产出的巨大生物——兵器渐渐苏醒了，而生命之流也受其影响产生了乱流。激荡的能源以前所未有的气势向米德加地区奔涌，巨浪将漂流到那里的克劳德完全吞噬，而守护在他身旁的蒂珐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

被魔晃能源笼罩的他们落到了星球内部，蒂珐也在那里与克劳德重逢了。在四周都充斥着混乱且高浓度的魔晃能源的糟糕状况下，蒂珐拼命地呼唤着克劳德的名字，试图将他那颗自我禁锢的心再度解封。

如果可以的话，艾莉丝非常想自己唤醒克劳德，可她却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她只能拜托蒂珐。因为，蒂珐的心中充斥着对克劳德的思念，想与克劳德永远在一起的思念。

终于，蒂珐做到了。当克劳德的记忆与她的思念产生呼应时，总算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并以这份记忆为证打开了封闭已久的心扉。那个不能成为战士，由于杰诺瓦的复制能力而与扎克斯很像的克

劳德总算得以从记忆深处的梦魇中解脱。

从现在开始，克劳德不再是那个为了逃避而虚构出来的赝品，而是重归于真正的自我。

“太好了，蒂珐……虽然我有点嫉妒你，不过克劳德……以及这个世界的和平就全拜托你了！”

看着找回自我的克劳德和即将重返地面的蒂珐，艾莉丝从心底里为他们高兴。

看到女孩的表情后，扎克斯不禁感到有些心驰神往。

“艾莉丝，在与我关系不错的女孩子中，你果然是最出色的呢。我本来是想在那个任务结束后立即返回米德加与你见面的……总之为此我非常痛恨萨菲罗斯，以及幕后的神罗公司。”

“有那么多女朋友，就不会有真命天子了。”

“原来艾莉丝是这么想的啊。”

“好过分，我可是最棒的啊。”

“过了五年，人总是会变的嘛。”

“切……”

艾莉丝闹别扭地嘟起了嘴，扎克斯斯则露出了会心的笑容。那带着几分天真的笑容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而当初年仅17岁的艾莉丝就是喜欢这一点。

“现在还没到最后关头，我先去睡一会儿吧，反正暂时也没什么可做的。如果觉得寂寞的话，我随时都有空哦，艾莉丝。”

“嗯，我知道啦。晚安，扎克斯。”

曾经的神罗一级战士向艾莉丝挥了挥手，缓缓没入了生命之流中。他坚信自己的使命尚未完成，现在为了保存实力，他暂时进入了沉睡中。

但艾莉丝却睡不着，幸好她是塞特拉人，现在并不觉得累。而最让她高兴的，则是自己终于了解了真正的克劳德，并能够在短时间内守护他。

“哈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狂笑声令艾莉丝停下了脚步。

在地面上，克劳德他们正在为寻找进入北方大空洞的方法而战斗着，而艾莉丝也在生命之流里寻求着萨菲罗斯结界的破绽以及令神圣得以解放的途径。不过现在她依然一无所获，萨菲罗斯身上的杰诺瓦能力已经彻底觉醒，他将大空洞视为自己重生的蚕茧，以全力将它封锁了起来，尤其是接近生命之流的一侧更是毫无进入的缝隙。他就是以此骗过了一直对杰诺瓦充满警惕的星球，以及星球的守护兽——兵器的眼睛。

如果来不及发动神圣，那……

这时，那种笑声又一次传入了艾莉丝耳中。

就在刚才，又有一个新的灵魂复归入生命之流中。那个身着白衣，正在神经质地怪笑着的男子，就是利用神罗的权利疯狂进行邪恶人体试验的科学家宝条。他正在凝视着艾莉丝，眼神中放射出锐利的光芒。

“宝条……博士？”

“古代种的女孩？原来如此，塞特拉人能够以意志之力在生命之流中维持清晰的意识啊，可惜人类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哈哈哈哈，不过萨菲罗斯应该和杰诺瓦有类似的能力吧。”

“不要将我们混为一谈，另外你不记得我的名字了吗？”

“无所谓，比起你的名字，最后的古代种这个称呼更为适合一些，这个名字才能凸现出你个体的本质。毕竟标本要有显示个体差异的数据和编号嘛……”

“对你来说，生命只不过是实验材料吗？即使变成灵魂到了这里，你还是没有丝毫改变！”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宝条好象听到了什么有趣的话，再度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不，我变了，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变了，你没发现吗？哦，对了，这身衣服让你看不到啊。”

宝条猛地撤下了那身白色研究服，白衣如同撕落的羽毛般四处飘落，而隐藏于其下的肉体也显露在艾莉丝面前。

“……！”

艾莉丝惊讶地说不出话来。那已经不是人类的身体了，而是她曾见过的杰诺瓦与同胞的细胞构成体。宝条已经厌倦了用别人的身体做实验，于是将自己当作了实验品，进行着天理不容的研究。

“哈哈哈哈……我现在也是个标本了哦。哼哼，你没想到我会变成这样吧？”

“为什么……宝条博士，你不想当人了吗？连灵魂也被侵蚀……你已经不可能重归星球了啊！”

“生命之流……生命的循环……星球的意志……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想要知道的是科学究竟能够多大限度地凌驾于自然和星球系统之上。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及目的，人类这种身分抛弃也不足惜，而如果能够证明我关于杰诺瓦的假设的话，星球即使毁灭也无所谓！”

宝条所散发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疯狂。但这并不是达恩曾需要的为麻醉自己而产生的疯狂。与神罗董事长的野心不同，宝条毫不在乎生死与否，对自己的未来与生命也是不屑一顾，那种对科学的狂热早已让他沦为了知识的囚徒。

“嘉斯特……那个总是被认为比我优秀，但却懦弱地逃离了科学怀抱的家伙，现在我总算可以证明自己超越了他了！要是那家伙还是杰诺瓦计划的负责人，绝对达不到现在的高度……哈哈哈……对了，嘉斯特博士是你的父亲！”

“……父亲一直坚信星球的命运远比科学重要。”

在前些时间克劳德与蒂珐落入生命之流时，艾莉丝已经从他们融合的记忆中了解了这一切。为了将刚出生的艾莉丝作为标本，有人杀死了她的父亲，而那个凶手就是宝条博士。

“哈哈，嘉斯特最多也就能做到那一步了。无法做到应有的境界，那是对科学的亵渎……唔，似乎没有和你闲聊的时间了。”

没有丝毫罪恶感的宝条抬头向北方大空洞的方向望去。

“儿子啊——杰诺瓦的帝王，我在呼唤你呢。聚集你的生命力吧，将我作为你的祭品也无所谓啊，啊哈哈哈。与我合为一体吧，这

样你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我们将会重聚！”

与不久前的神罗董事长一样，和杰诺瓦合体的宝条一边发出得意的狂笑，一边被某种力量向生命之流深处猛拖过去，就如同被吸进无底洞一样。

“给你最后的忠告吧，古代种。你做什么都毫无意义，一切都是因为这个星球的构造体系作祟。它从来没考虑过会有其他天外来客降临，所以独自构成了星球生命的循环机制。而当杰诺瓦来后，它们的灵魂又将到何处去呢？虽然被打败但却不会消失，而是融汇在魔晃能量之海中，顺着生命之流抵达了星球的每个角落。你与我一样，总有一天会成为杰诺瓦的一部分，哈哈哈，那是迟早的事情啊。”

“我决不会让那样的事情发生。”

“你早晚会明白的，哈哈哈哈……”

宝条消失在了艾莉丝的视线中，只有他那嘲笑的声音还在女孩耳畔回荡着。带着疯狂与喜悦的表情，他成为了萨菲罗斯的祭品。即使在灵魂被完全吞噬的最后时刻，他也没有丝毫悔改的念头。

艾莉丝清楚，宝条的死意味着神罗已经完蛋了，也就是说，克劳德他们与萨菲罗斯的决战即将来临。

想到这里，她跑了起来。如果宝条死后依然能支持着萨菲罗斯，那么他们能为星球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她这样坚信着……

克劳德他们终于击败了萨菲罗斯。

一直潜藏在星痕中，吸取愈合星球伤口的魔晃能源的萨菲罗斯虽然复活，但坚韧的意志力让人们打倒了这个强敌，粉碎了继承古代灾难——杰诺瓦的意志的野心。当消灭了萨菲罗斯后，他们也遍体鳞伤地踏上了归途。

可是，克劳德能感觉到，由于曾被杰诺瓦的细胞侵入，他能够感觉到受萨菲罗斯精神支配的痕迹——他的精神的一部分在产生共鸣，而生命之流中依然有着阻碍神圣释放的意念存在。

克劳德让自己的意识在生命之流中进行着追寻，从气流中他可

以感觉到，那个人的灵魂并没有被消灭，而是正在某处等待着时机来临。

在精神能量的世界中，两人再度兵刃相见。曾被称为最强战士的萨菲罗斯以超长的剑光挥向克劳德，但后者却面无惧色，而是抓住对方出招的空隙挥剑重创了萨菲罗斯。伤口让萨菲罗斯的防守产生了漏洞，克劳德没有放过机会，连续不断地向那里发动攻击。没有人能逃避那疾风迅雷般的十五连击，各种必杀技的威力令强大的萨菲罗斯也只能接受败北的命运。

不过，身受重伤的堕天使却笑了，似乎一点都不在乎这些。

虽然他在笑，但受了超过伤害极限的精神体开始崩溃了。从内部迸发的光吞噬了萨菲罗斯的灵魂，也将他消灭在了克劳德面前。那个噩梦——从五年前的尼布尔海姆村就一直折磨克劳德的噩梦也终于画上了句号。

被抑制的白魔法——神圣马上就要启动了。

此刻，离开肉体处于精神体状态的克劳德见到了在魔晃能源世界中引导他的人。那个白色的身影，那只纤细的手……是那个曾在米德加递过他鲜花的女孩！克劳德下意识地伸出了手，而后……

意识回到了他的身体，他抓住的那只手来自于他精神崩溃时拯救了他的那位少女——蒂珐。

如果没有她的引导，自己大概已经坠入地狱深处了。克劳德清楚地认识到，是她救了自己。

当他们乘坐飞空艇高风脱离后，北方大空洞原本昏暗的天空开始闪耀出神圣的光芒，那光芒是如此地灿烂夺目。

可是，已经太迟了。

以米德加为撞击点的陨石离星球已经近在咫尺，星球与陨石的相互引力终于抵达了极限，重力风暴即将粉碎城市上空的防护罩。在陨石与地表间的神圣力量与其说是缓冲，还不如说是更加强化了陨石的威力。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不要说在贫民区中避难的米德加人，整个星球也会因遭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就此灭亡。虽然萨菲罗斯的野心被击溃了，但最坏的结果还是降临了这个世界。

星球正迎接她最后的时刻。

“大家，给我力量！”

艾莉丝拼命地呼喊着，意识的震动扩散在魔晃能量海洋中，随着生命之流传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我一个人远远不够！大家……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守护星球！”

最后的塞特拉人的呼唤唤醒了无数她在旅途中接触过的意识，那也是星球的意识。存在于这里的，都是为了赎罪而残留的意识，他们聚集成了强大的意识体，为保护星球的精神能源起到了辅助作用。

“等等，点燃导火线将那个陨石砰的一声轰飞怎么样？”

“雪崩生命之流支部出动！巴瑞特不在，那我就是老大了。”

“啊，我也想当一次老大的！杰西，你太狡猾了！”

“巴瑞特的伙计们，正经一点吧，哪怕是为了玛琳也要认真干呀！”

在他们的指挥下，生命之流集合了无数的光带出现在地面，就如同一张巨网般覆盖住了整个星球。并且还延伸到陨石之下，将这个恶魔重新推回到宇宙中。那光芒简直就像是战争女神率领着不死的战士冲向高空。

“艾莉丝，想不想看克劳德最后的绝招？那其实只是模仿我的招数而已哦，厉害吧？注意，不要看呆了哦！”

扎克斯率领的生命能源成为了第二波攻势，将想要再度攻来的陨石又一次推开。

当有了足够的空间后，神圣终于能够发挥它原本的作用。陨石从接触点开始粉碎了，这样就算它回到宇宙空间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了。终于，陨石再也无法对星球造成影响，只能等待被消灭的命运。

星球终于避免了灭顶之灾。

艾莉丝的担心，也总算是解除了。

在高风的甲板上，克劳德、蒂法，还有巴瑞特他们可以清楚地

看到，从星球内部流淌出来的星命之光映射出了凝固在他们记忆中的艾莉丝的笑容。而后，那幕景象缓慢而柔和地消失了……

静止的时间再度开始了流动，悲伤也总有一天会被抚平。

就这样，星球继续记录着生命的痕迹。

迎来新生的时代。



完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丁塞尔在患上星痕症候群，遇到蒂珐、克劳德以前过着怎样的生活？蒂珐为什么要在边缘城开一家名叫“第七天堂”的酒吧？这个名字所代表的那段回忆曾让蒂珐痛心疾首，那她为什么最后会妥协？消灭了萨菲罗斯之后，克劳德心中的自责与悔恨并没有因为仇敌的消失而有所缓解。他一直努力想和蒂珐过上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可总也摆脱不了回忆对心灵的束缚。前去寻找石油的巴瑞特怎么样了？尤菲在返回五台后经历了怎样的变故？原来威胁，从来就不曾彻底消失过……

虽然这本书是以小说的名义编辑成册的，但实际看过之后发现这其实更像一部剧本的雏形。文字相对比较质朴，鲜见独到、细致的描写。不过单纯从“对《最终幻想VII》的补充和延续”这个角度来讲，本书还是具备相当高的可读性。人物的思想活动在一个个事件的进行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语言风格也和原作保持一致。更重要的是补充了原作中一段长达两年的剧情空白，对那些系列拥趸来说本书无疑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接续作用。

ISBN 7-88618-170-0
9 787886 181702 >

最终幻想光盘定价：22元

严禁一切商业交易



微信：shuishen